

清外史叢刊之一

庚子使館被圍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LIBRARY
GEN



3 2173 8213 8

序一

前譯慈禧外紀其中景善日記述庚子年事最詳然皆屬於中國政府一面者也使館圍攻之情形則略焉今秋中華書局戴君復持此書見示閱竟知作者即當時使館中之一人親居圍困之中且曾執鎗以與防守之役者述其所歷都為三卷上卷述事前驚恐之情中卷述圍中攻守之事下卷述聯軍騷擾之狀日日記之纖悉無遺令閱者如身歷其境極饒趣味今一依原文譯出雖有嫌繁瑣之處亦不之削以存其真與景善日記比而觀之則庚子年內外情事皆盡之矣而末卷尤有關係今之新學家每謂白人行軍為文明之師觀此書所載聯軍騷擾之狀其文明為何如耶且出之彼族之口尤為確鑿無誣吾國人其詳觀之外兵之入國中其殘酷侮辱有如此可不懼哉

乙卯年十二月朔冷汰識

序二

庚子拳亂乃中國未有之變局雖親貴諸人之誤國而當時各國公使處置之不善積

序

MS
K256.706
7

年民教案件辦理之不平亦足以激人心之憤怒小民無知挺而走險其事至愚其情亦可憫也此書雖時有責備使館當局者之言猶未能推及其真因惟秉筆直書無所隱諱於聯軍入京騷擾之實况尤爲詳盡外人記庚子書中最稱善本在歐洲已十餘版其風行可知而吾國人尙未之見今承中華書局之請與冷汰共譯之天下之事無論巨細其真情雖暫能掩蓋於一時終必暴露於世界於此尤可以見公道之不泯焉

乙卯年冬月陳詒先識



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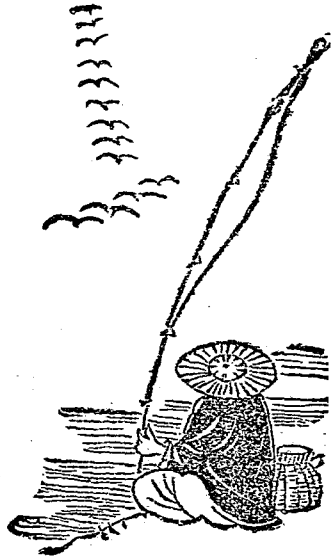
此書記一千九百年北京夏秋之事。作者曾親歷其間。儻目之所親者而述之。每日每時之情形。詳載無遺。當其時。中國都城。處於驚風駭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雖英國適有南非之戰。世人亦暫忘之。其事之重要。離奇。可以想見。披此詳細之記載。殊覺有味也。此書出版雖遲。關係頗重。其最要者。約有數事。第一可以見其時拳匪瘋狂之真象。當使館未被圍困之先。其兆已甚顯明。各公使尙無預備。及至危急之秋。而彼此猜忌仇恨之情。仍復如故。僅因中國政府之遊移不定。乃得免於全體之覆沒耳。第二可見列強在遠東間彼此之誤解。此誤解乃歐洲人士認爲無關重要者。不知其關係實大。觀於此書。當可恍然覺悟而力去之矣。第三可見歐洲聯軍到北京後。搶劫情形。野蠻腐敗。一至於此。軍法一懈。各軍隊卽漫無紀律。幾於無事不可爲者。各國之人皆然。觀於此書。則公私記載中。彼此詆毀譏誚之辭。可以休矣。今日學者。皆言世界已進於文明。古代戰爭中野蠻之狀。將不復見。今請其詳細觀之。果文明耶。野蠻耶。擄掠奸淫之事。仍爲軍隊之恆態。唯特執法者嚴懲無私。始能戢之耳。第四歐人皆謂派

往東方之代表。只須二等人才卽足。今可嚴詰之。此意是否錯誤乎。觀此書所述之情形。則爲中國使臣者。必須其聰明才略。足以轉移事勢。而不爲事勢所轉移。乃能勝任。已無疑義。非有敏活堅強之腕。不能當此艱鉅變幻之局也。第五歐人皆謂觀於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國以大軍圍攻區區之使館而不能克。可見兵力之弱。衆口一辭。其意堅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誤。觀於此書卽可知之。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當時中國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勢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而使凶暴者自敗。此亦不可不知者也。英國在東方之外交。曾有一時呈極鈍拙之象。亦觀於此書而知之。記載北京圍攻使館之書。固有多種。泰晤士報通信員莫理遜博士。曾告予。在彼書室之中。但以英文而論。記載此事者。卽有四十三種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隱諱。或不完全。均不如此書遠甚。除中國北京曾親觀其事之人以外。世人明此中之真象者實少。兩部較好之書。一卽莫理遜博士之所著。一卽法公使對其政府之報告。然此二書亦但述其緊要之事。於內部詳細之情形。仍未道及。且於其最堪注意者。無一字及之。卽聯軍之劫掠是也。此可

駭可恥之事。有一幕遮之。世人知者甚少。此書始將其幕揭去。此親歷目擊之人。本事直書。無所隱諱。今爲印出。尙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刪減者。然卽所留存。亦足令人閱之而驚駭矣。此親歷目擊人之所記述。無論如何愚拙。或其意見亦不無少偏。然均係真實之事。較之臆度及欺瞞者。固自不同。後之作史者。可以參考而改正其錯誤矣。今其事雖已成陳迹。想閱之者。必仍覺其有味。觀其所記。如事前之恐慌。防禦之薄弱。守兵之困苦。以及戰爭之忽起忽停。外交之變幻離奇。盼望援軍之焦悶。及其後之忽然而至。種種情事。令閱者如身歷其境。亦隨之而驚憂悲喜焉。至於解圍之後。聯軍肆行擄掠。其貪慾之重。實爲可怖。殺人放火。強奸豪奪。無所不有。作者以其隨時所見所歷。竭力記出。繪影繪聲。歷歷如覩。若有缺漏。則編定者之過也。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遠留存。與印度變亂之事同。皆歷史中少見之事。今日遠東風雲未已。吾人將此故事。重溫一遍。未必無益。此書所記。多有未經人道者。如人當圍困中之心理。皆曲曲傳出。圍困之事。實爲辨別人才。磨練志氣之爐。此人人所當知之者也。

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 樸笛南姆威爾 B. L. Putnam Weale 記於中國

庚子使館被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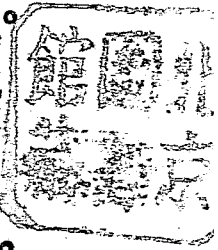
宣 傳 部 圖 書 館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LIBRARY OF PUBLICITY DEPARTMEN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庚子使館被圍記

第一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十二號

此時天氣漸熱。予所居之地。當緯綫四十度。雖在西歷五月。而氣候已覺炎燥。令人難耐。此地灰塵極重。且以質黑著名。每起大風。則由地直捲而上。仰視天日。頓成愁慘之色。撲人口鼻。衣履皆滿。此初至中國北京者。無不言之而攢眉者也。中國北方。除夏季雨水略多外。不見日光之時甚少。大風揚塵。日光既爲之蔽。而無風之時。灰塵亦不能免。蓋一年三百六十餘日之中。難遇天宇澄清之數日也。其在四達之衢。及城門之間。則重笨之驟車。擁腫之駱駝。往來交錯。時時擠塞。不能通行。車馬既衆。則灰塵亦愈甚。善人居於此間。似無衛生之可言矣。但此可憎之灰塵。亦微有益處。其嗆入人喉。固極難受。然亦嗆彼微生物。使難滋生也。以上乃中國北京之實情。蓋地近沙漠。無怪其然。而今年天氣。較往歲尤爲乾燥。故灰塵亦愈重。歐人居者。尤爲苦之。當此之時。有一新發生之事。如一縷微雲。起於天末。雖其後將籠罩大地。使人間成陰翳之世。而此時則



甚微細。皆不之覺也。是事在山東省。距威海衛不及千里。起有匪亂。由十二英人率黃種之兵六百勦平之。德人因此懷忌於英。蓋彼視山東省爲德人勢力之範圍。不願英人插足於其間也。此事本極微末。然彼臂繫手劍。球術極劣之德武官。則表現其仇視英使館之態度。由聚會中察見之。英使館之俱樂部。有一特別之名。曰冰房。吾人每日皆聚會於此。駐中國之德使。貌頗美麗。蔚藍之眼。修潔之鬚。態度沉靜。不發一言。望而知爲深心之人也。此時山東省新發生之義和拳匪。使館中並不注意。但偶一談及。且其時山東巡撫爲袁世凱。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學。其部下有精兵一萬。故吾人恃以無恐。但當時中國政治情形。實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覺此時之北京。非復中日戰事以前之北京矣。在中日戰事以前。吾人居此。宛若一快樂之家庭。當日只有使館十一處。及爲稅關領袖之老年赫德。又環遊地球之一二人而已。吾人每日優閒無所事事。唯游談宴會。馳馬擊球以爲樂。公務甚爲輕簡。使館中人。皆戴特月 (Tabor) 之帽。服老式之衣。彼此和好。坦白無間。及中日戰事以後。則情勢大變。俄羅斯首蹴其球。羣起競之。華俄道勝銀行。遂於此時出現於世。發起者爲彼大皮君。恆見其手挾灰色之皮夾。

面色黑黯。呈詭譎之容。往來於使館街中。人皆謂彼乃經濟界之魔王也。然不久在克細里會中。猶有報告此事之不確者。其詭譎如此。未幾而滿洲鐵路會社。又正式發表。其表面雖若正大無私。實則伏匿極大之陰謀。尙有其他報告之事。皆祕密重大者也。道勝銀行東清鐵路兩事既過。則有膠州灣事件。旅順事件。威海衛廣州灣事件。交涉情形極爲緊急。少年好事者。則用爲相見時談笑之資。當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中國政局生極大之變動。慈禧太后重執朝權。皇帝錮於瀛臺。人心惶懼。以情勢論之。使館應增其衛隊。且使久駐。以防事變。乃不但不增。且事過卽遣之使去。保護吾等之人。不在予等之側。而遠駐於海口。殊可異也。昔日余等所歷和樂之光陰。今已消滅。而日處於疑忌仇恨之中。各使皆互相嫉視。與前大異矣。當此氣候乾燥。灰塵障天之時。已極令人難耐。使館中人。則伏居高牆之內。以從事於詭譎猜忌之事。其居予等之外者。則爲內城喧雜之聲。至夜始息。蓋各城門至夜而閉。但至夜半。則守門旗卒。起於睡夢之中。開鑰啟城。惟見紅呢或藍呢之車。拖以肥碩之驃。羣向宮門而進。以備早朝。皆中國之大官也。有一使館中人。雖於城頭視之。言昨夜之車。較往日爲多。守門者或時止來車。

而詢之。其所見止此。但覺塵飛土揚。盤旋成陣。今日天氣極爲乾燥而已。

第二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四號

山東新起之匪。予等稱爲義和團。但言語之間。多呼爲拳民。以其字少便稱也。今日予等談論拳民之語甚多。蓋今日爲維多利亞女王萬壽之期。使館中鋪張甚盛。使臣捐廉設宴。款接賓客於花園中。各處皆懸中國之花燈。香檳成列。人皆開懷暢飲。樂此佳節。又聆赫德之中國音樂隊。當此良夜。燈光燦爛。口飲佳酒。耳聞佳樂。尙有何事挂於心乎。然觀於法使之容。使在會諸人。皆不能不爲之注意。予亦有所觸動。起而聽之。其初所聞。仍係陳舊之語。既而忽有一新奇之名稱。送入耳鼓。蓋拳民二字。第一次出現於法語中也。法使所言。足以使人傾聽。因中國多數之天主教士。皆在其管理之中。故其所發之言。極關重要也。彼所言者。乃北京大教士蒙雪惹佛君 *Monsieur F.* 五月十九號致彼之信。距今不過五日。信中請派水兵四五十人保護教堂。然此請求。經公使團之會議。斥爲荒謬而拒絕之。此大教士述其請求之理由。謂距京不及千里之地。已出現排外舉動。損傷頗大。又言及未來之危險。法公使語至此。面有憤怒之色。揚

其肥掌。默視諸人一周。其意似謂阻止水兵之來者。出於英使館也。語畢。卽冷然而去。想又往發電矣。衆聞其語。皆爲不歡。然對於拳民。皆輕藐視之。不覺其重要。英國使館中人。雖已知其殺害內地教士。且知勃路克司在山東之被害。亦由彼等爲之。但英國人。乃不值錢者。其國中本有人滿之患。政府聞其教士在中國有交涉之事。或被傷害。不獨不理。而且怒之。故在中國橫死者亦日多。於是拳民遂由山東漸蔓延於直隸首都之地。歐洲各國。其半以英政府爲首。極言其不關重要。或以漠視之故。隱匿其事。此由予等電報以知之者。拳民勢力。已至涿州。東南去京城不過七十里。日驅教民而殺之。除蒙雪惹佛大教士外。無人注重之者。觀政府及使臣漠視之態度。彼大教士力請水兵以保護教徒。豈非甚愚。上帝之信徒。固分應殉道者。何乃不自知乎。盲目之公使。其胸中。日盤旋於政治發生之情勢。不知另有一最可恐怖之事。已由胎胚而萌芽。而長成。將爲剝膚之災。而茫然莫覺也。無論外間之事如何。北京總安全無慮。此乃今日衆人之共言。而無有疑之者。故予等歡宴既畢。羣作倦怠之容。各乘車而歸。不久卽入睡夢之中。想諸人亦決無恐怖之夢。或夢及久居北方乾燥之天。使人煩惱耳。

第三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八號

今日爲何日乎。蓋距予等談述大教士之信。而譏笑法人輕浮易動之日。已踰四晝夜矣。此四晝夜之間。有何變動乎。蓋前此一縷之微雲。今已漸次發展。而障蔽大地之光綫矣。距今二三禮拜以前。所謂義和團者。固已漸漸蔓延。動人注意。然皆不過視爲一隅之變。微末之事。而今則何如。北京至保定之鐵道。已被拆毀。豐台車站。亦已被焚。其距北京僅六英里耳。大鐵橋亦炸毀。洋工程師皆逃入北京。尤可驚者。拳民之旗幟。已飄揚於空中。鮮紅之布。大書扶清滅洋四字。彷彿吾歐人之血所染也。其在涿州。則中國官員。雖親見拳民練習之狀。情形怪異。甚爲可怕。拳民首領。當衆人之前。以火藥實入鎗中。而落其塞。又加以彈。舉鎗作勢。以告衆。衆人但見火光爆發。轟然作响。而當前之拳民。安然無恙。則羣相驚異。謂拳民真有避鎗礮之神術。譁然讚美。不知其鎗塞已落。先雖以彈實入。而放時則已脫出。但其手術甚巧。而人不及知耳。拳民聚集。既衆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各處鄉村。排外之舉。日益以盛。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致紅布價格。爲之頓昂。蓋直隸一省。均已風靡。羣知變亂。卽在目前。此皆予等得之於中國。

之友者也。然十一國使館中人。則伏居深廈之內。外聞奇異之故事。內則祕密籌思。如何出奇制勝。使政局一新。以使己國政府。知其駐華外交家手段之敏活。實則自法使館之及君。及斯拉夫皮君。離去北京後。北京已無一敏活之外交家矣。北京必安全無患。此猶爲吾人今日公共之言。但因無知之婦人。孺子恐懼之故。不得不召集衛兵。於是此事遂經公使團之會議而決行之。至下午則各拍電報。以報告此事。而召其衛兵。各國衛兵。均居於大沽口外之船上。接電即可來京。皆謂衛兵一到。即無事矣。十一國公使。除開以上之聯合會外。又各電告政府。述中國之新聞。各人私心揣量。不知後此果有變動否。時倫敦外務部。即維多利亞女王之大臣沙禮士侯。有電報來。言拳民事。彼已厭聞。勿庸再述矣。南非戰爭。非仍未止乎。即此一事。非已使英國處於困難之域乎。當此之時。而英國之外務部。發來如此之電文。誠不知其何心。真令人閱之而激動也。歐洲政府。永不能知東方之實情。蓋東方之事。非可以溫和處之者也。巍然紅色之宮牆。峙立於日光中。吾人在使館門外。即可見之。據所得之報告。則此宮牆之中。其事亦變幻而無定。聰慧之慈禧太后。聞其臣下兩端之言。彼此迥無別。而各執其是。唯在

太后之裁斷耳。想太后當能出其智慧。以斷定此事之不祥。必無良好之結果。蓋太后深明歷代之變故。不同常人。太后時召皮稍李而詢之。太后喜聞小話。故此太監之權頗重。太后召彼。使之探視外間之真情。慈禧性情頗急。當其年少之時。人皆稱爲俄國之加色林。蓋具滿洲剛烈之質。喜執政權者也。皮稍李以一皮匠之子。入宮爲太監。漸得太后之寵任。遂執宮中之大權。此次奉命往端王邸。端王卽新立大阿哥之父也。邸中正開宴會。上坐者爲團中之老教師。正議率領拳民揭旗以入內城之事。中國之政府。本爲昏愚柔弱混合雜糅之政府。今則與拳團合而爲一矣。皮稍李靜聆彼等之言。暗自籌度。蓋李乃具有轉移太后意志之權者也。此太監疑信參半。時時詢問團中之事。彼等則大肆誇張。言拳民如何衆多。人心如何歸服。聲勢如何盛大。法術如何神異。滔滔不絕。皮稍李仍不甚信。遂辭去。於是上諭連翩而下。宮門抄當差之人。不復似昔日之緩步安詳。與朋友且談且行之狀。唯見其手執印刷之上諭。以粗重之音。喝行路之人曰。躲開躲開。要緊公事。據各方面觀之。皆若有重大之事者。街市中時見慌亂之狀。似爲事變之先兆。其情狀已漸明矣。洋鬼子三字之口號。已異口同聲矣。觀此氣

象實不佳妙。但吾人已召集衛隊。不久即可無事。以上所記。乃內地之報告。此時各使館仍鎮靜如常。惟法公使館前。時有亂雜之狀。然亦不過天主教士。請求四五十名水兵之小事。非有他也。彼蒙雪惹佛君。真一囉唆之人哉。

第四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三十一號

予等今日晚餐。有美酒佳肴。飲啖至酣。與宴之人。雖不甚多。亦不爲少。共有一十八人。公使夫婦皆在座。以嚴重之態度。講述中國現在之情形。終席皆談拳民之事。公使極好談論。其演說時。常作手勢。其夫人則面現憂色。時有嘆息之聲。質言之。環遶於予等周圍之情勢。實甚可怖。據公使之言。則事變之來。未可逆料。北京或有一日。忽起殺戮之事。中國政府。已現瘋狂之狀。予等隨飲隨談。議論至多。及終席。公使亦數露恐懼之容。予等則痛飲狂啖。意氣興奮。此席間之情狀也。然轉瞬而情狀大異矣。蓋今早自天津來電。言衛隊正上火車。其後又得消息。言衛隊業已啟程。然吾等晚餐既畢。將近十時。而音信杳然。衆皆猜疑不定。又久之而不見。至於是。最初銳氣。消磨都盡。雖九門提督。有正式通告。言使館衛隊。或到京稍遲。前門應緩關閉。然當事者若久候不耐。變爲

憤怒。立刻關其城門。則衝突卽不能免。予等設想至此。尤覺不安。各婦女尤不絕吁嗟之聲。正凝望欲絕時。見一人手執一單。上書各衛隊之數。由前門送來。蓋衛隊已至矣。衆乃大悅。立時恢復其銳氣。此時情狀。乃予所永記不忘者。其後聞公使批君言。彼得一消息。不敢告人。卽彼之書記。亦未告之也。單上只載英法俄意美日本各國之衛隊。德奧二國尙未到。皆謂再歷數小時。將另搭一車至矣。於是予等得一重要之判定。蓋衛隊猶能通行無阻。安抵北京。可見中國政府。雖意志難測。此時猶未決定行之也。衆心旣安。議論復起。然久之亦自覺其無謂。蓋所談多係贅辭也。予等之希望。卽恃此衛隊。以維持大局之安全。於是先出至法使館。見法國衛隊。僅爲兵船之水手。彼等正執刷刷衣上之灰塵。雜以詬訾之聲。又見蒙魯佛君所領之教士二人。坐於院中。耐心以候公使之歸。予復聞此二人。乃要求明日派水手廿五人至教堂。非得允許。則不肯歸也。各使館中情形。大概相同。各衛兵皆力刷牙上之灰塵。互相道賀。其所以欣喜之故。或內久處城中。一旦遷至岸上。志意舒展乎。或彼等聞人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國政變時。派來北京之衛兵。除飽食外。毫無事事。極其快樂。而羨慕之乎。彼等蓋茫然

不知時局之危險也。是夜予乃知衛兵在天津啟行時。曾有小小衝突之事。蓋英國先議定調衛兵七十五人。後欲增至百人。中國不允。不肯開車。英國船長。雖以言恐喝。終無所用。卒從原議。自衛兵到後。衆皆欣悅。或散步。或飲酒。皆言今無事矣。獨予憶此月爲六月。乃歷史中多事之月。不覺復起憂念。天氣又極燥熱。似此後仍不免有事變者。予殊嫌衛隊之數太少也。

第五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四號

今日爲六月四號矣。予等所歷之光陰。奇怪不可思議。以前每日爲二十四點鐘。今則至少有四十二點鐘。與往常大不相同。何以有此等奇事。殊莫明其所以然。若謂變局。此時亦尙未見有何確定之變局。吾人之身體。固依然如故。日常之生活。亦依然如故。惟所掛之晴雨表。寒暑表。似已亂其升降。陳設之鐘。其彈簧機器。固與平常之鐘表無異。但已變每日二十四點鐘。爲至少有四十二點鐘之長。豈非奇怪不可思議之事乎。此奇怪之理。唯印度哲學。似有一綫之明。其言曰。是卽非。非是卽是。汝平日所不解者。今可悟矣。或者因謠言之來。頃刻變換。忽然如海潮之洶湧。忽然消滅而無跡。其變

幻之捷。遂使一定之時辰。分爲無數之段落。而覺其特長乎。要之時光長短。本無一定。人覺其長卽長。人覺其短卽短。所謂萬事皆由心造也。予等有時心房跳動甚速。有時則又歡悅以啖點心或大餐。如有食物未永好者。仍喝罵僕侍。如平日安閒之狀。予等之僕。或爲漢人。或爲滿人。大抵皆天主教徒。其態度亦與平日無異。不動聲色。亦無憤恨之狀。彼等等候消息。較西方人之耐煩者。更爲耐煩。但亦略有抑鬱之態。側耳張目。以候謠言之來。欲知消息之確否。予等自早至晚。恆似有極鉅極慘之事。在其後者。時時皆可忽然發生。雖不敢以己之所思。告於他人。而此等思想。則人人有之。恆往來於心而不絕。蓋風潮果忽然而至者。將頓成陰慘之象。其勢殊爲可怖也。予等之僕。所言亦然。北京巨室之僕從。多爲旗人。爲從龍之嫡嗣。但彼等雖爲滿人。或竟爲紅帶子。而其爲予等僕從。則甚親暱。予等。甚於親暱彼等之同族。此事甚奇。實則彼等乃天主教徒。歷來已久。當舊瑞嗣 Jesuits 一派盛行於中國之時。彼等祖先。卽已從之。蓋自匪比史梯 Verbiest 史茄累 Scholl 之時而已然矣。每逢禮拜及節日。則彼等羣趨大教師之北方教堂。參與舉聖體 The elevation of the Host 之禮節。愛其教主。乃過於

愛其朝廷也。予等之滿洲僕從。乃謠言之介紹者。凡有風說。彼等皆謂爲實事。且言予等若不急急防備。則均不免於死矣。北京有天主教堂三處。皆在通衢之中。其四旁之衝衢。多爲教徒所居。家家皆被基督教之吸力者。數禮拜之前。日見其同教之人。由鄉間逃來。其苦萬狀。匆遽逃生。錢既不多。衣物亦不備。多希望北京爲安全之地。來者絡繹不絕。但既到以後。其所受之憐恤。不如彼等心中之所期望。蓋北京天主教。乃教派之最古者。其掌教態度尊嚴。待彼新入教者。恆藐視之。然於其所傳述之新聞。則皆信以爲實。故彼等出外。必到處刺探新聞。歸而夾雜報告之。其所報告。如鐘擺然。忽向於此。忽移於彼。有時風聲極惡。有時又頗輕緩。使人心志淆惑。猜疑不定。現在所聞如此。不知十分鐘後。又作何狀。唯有制持其心。安靜無躁。否則亦唯隨之搖擺而已。予之僕從。爲一滿人。亦與其他滿人爲伴侶。其朋友或爲宮門之看守者。彼等出入宮門。傳播消息。如火之延燒。滿城皆震。拳民必恃政府之助力。現在之北京政府。則尚在作勢而未動之中。因宮中猶審慎而未決也。至下午。得一消息。言太后在頤和園。不在城中。董福祥帥其兇猛可畏之甘勇。亦於使館衛隊到京之前兩日。開出城外。駐紮於頤和園。

側因見其軍隊之旗幟。以黑藍布爲底。而大書紅字者。飄揚於山下。故知之也。董福祥乃一頑固凶橫之人。數年以前。平定甘肅甘匪。手段極爲殘忍。至今人猶記之。此時之皮硝李。則到處皆見其足跡。時而來京。時而在園。此人財產極富。現處於危險之域。北京人皆謂其必將自誤。彼非至性命將失時。不肯捨棄其財產也。頤和園距京不過十二英里。登城西望。隱約見之。此手執大權之太監。往來並不坐車。恆跨一極佳之黑驢。人人皆探聽太后已與端王同意否。因此乃最要之關鍵也。又皆探聽皮硝李已與拳黨首領。秘開談判否。有一太監之家人。對人曰。是的。又有一太監之妻。住於南禮拜堂之附近者。更力言其是。此乃予之僕從告予者。予以上非言太監之家眷乎。聞者必以予爲發狂。實則中國太監。皆有家眷。聞者必謂太監既已成爲不男不女之身。何能有家眷。予將以予之所聞於師者。告諸閱者。予師之言曰。彼太監雖不能人道。而最喜有家室。又好與兒童嬉戲。其妻雖不能生育。恆買窮人子女撫育之。遂以爲繼嗣。故太監死後。亦有子孫以接續其香煙也。在此奇異不可思議之北京。卽太監亦可爲人之祖宗。予書記載至此。已出本題之外矣。上所言太監之妻。居於禮拜堂之附近者。時與天

主教人閒話。故予等每日亦獲得許多之新聞。彼鄭重而言。總管太監已在城內。各事皆已定局。洋人均須處以死刑。至夜。予僕自外匆匆而入。兩眼直視。滿面驚慌。以破裂之聲。大呼曰。先生。這回我自己看見了。有三大車。滿裝刀鎗。從哈達門進來。守門的兵。阻住問他。他有順天府尹的護照。就讓他進來。人人都說現在到了。以上乃予僕之言。閱者尙奇怪予等之鐘表乎。此可怖之消息。若不止滅。則予等不能恢復其恆狀也。

第六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九號

今已漸至危急之時。無可疑矣。天津火車。日來到京。每每遲誤。今日竟不通行。無車到京。然自予等言之。則似此火車早已停止者。蓋每日四十二點鐘之難過。可以使人忘却各事。僅有危急之感覺而已。消息更爲險惡之時。卽身旁四周之情形。亦莫明其所。以然。僅見院中四面之高牆耳。今日火車。何故不通行乎。蓋炎炎之勢。業已逼近。若不停止。開行。必遭覆沒也。有一中國人。在鐵路中服務者。曾受西方之教育。今日在使館街中。談論大局之無望。勸各使館速電本國設法。前曾有上諭。命聶提督帶兵保護鐵路。聶提督乃一明達之人。其部下皆用新法操練之兵。然雖奉諭保護鐵路。毋使交通

斷絕而仍無效。聶之部下以欲試其新毛瑟 Martini 之故。於兩日前曾攻勦拳匪。此等拳匪至京津路綫之一車站。欲行搶劫。正擬虐害站長。殺戮餘人。謂諸人皆吃洋鬼子飯者。而聶軍適至。遂驅而殺之。想聶之兵丁亦非深惡拳匪。不過執鎗在手。遂樂得而殺人。然此乃予苛刻之解釋耳。今聶軍已開往天津北數里之蘆臺地方駐紮。傳聞以後再無攻勦之事。故更無維持治安之望矣。蓋京中袒護拳匪者。謂聶軍不應殺戮多人。照例遇此等事。不過對空放數鎗。喊吶一陣。搶奪旗幟數面。卽回營報告勝仗。豈令其真正勦殺乎。但以上之事。離北京尙遠。在北京之人。仍曰北京必安全無慮。卽拳匪真正謀亂。亦不能傷害予等。然漸漸此等語調。雖與前無異。而言之者已不甚氣壯。漸漸變爲官樣之語。蓋外面雖如此言。而苟於街市中。遇其親友。仍互道眞事而驚駭之也。北京情勢。今已不佳。然公文上仍十分平安。予等情形。則平日驕誇之氣。今已消滅無餘。凡事皆暫停。唯等候事變之來。及記時候而已。予等今訪得一可靠之新聞。其事至確。蓋太后已由頤和園回京是也。但予等憂仍不釋。不知此消息究爲好象。抑爲壞象。紫禁城距使館甚近。卽在使館之西。見彼頑固凶橫之董福祥。騎馬後隨。旗幟

飄揚於道中。以顯董軍之威。其號手力揚其聲。似挾有殺伐之音者。觀此情狀。殊不能使人安心也。日間太后入城。尙未聞有謠言。至晚間。則謠言蜂湧而至。予亦無暇悉記。蓋其多過於予腹中所能貯也。今但略述之。初則跑馬場起火。在不滿一月以前。予等尙於場中跑馬爲樂。今則此行樂之場。已成灰燼矣。拳匪尙欲取予等之管理人。置諸燒紅之磚上。幸得鄰里來救。始免。今日之所謂拳民。已與平民無所分別。蓋已羣改其常度矣。此事已爲逼近之危險。其事甫畢。又有使館學生數人。馳馬於城邊之沙地。公然有執鎗者圍攻之。數人力鞭其馬。並放手鎗。始免於難。此時人人皆帶有手鎗以防身也。尙有更重要於此者。爲稅關領袖之老年赫德。已下其旗。其部下辦事之人。則召集之。予等使館。則共有水手五百人。擦其鎗管。分段駐守。在友誼國之都城。而有如此舉動。豈不大奇。每日之公事。仍照例發行。實則消息已極恐怖。但預備受中國政府所不能鎮壓之風潮而已。行路之人。皆側目而視。吾非言行路之人乎。閱者勿謂有許多行路之人。蓋中國人久已不敢行於使館街中。一若予等所居之地。有瘟疫之發生者。數禮拜前。街中擾擾之聲。今已靜寂無聞。偶有一二人行過。已等於空谷之足音矣。予

等今已爲北方中國民人之所呪罵。皆欲得而甘心。孰能知彼曠近洋人者之命運乎。當予等游行於街市之時。已有一新鮮之別號。聞於耳鼓。蓋予等今不僅爲洋鬼子。已升高而得大毛子之名。此誠可以自驕者。毛乃禽獸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頭。故以毛子二字罵之。大字亦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尚有二三等之人。亦爲奉拳團者所同聲呪恨。則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號。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間接與洋人有關係者皆是也。茶館中。凡官員家中。有少許西洋物件。卽爲三毛子。此龐大放任之國都。頗惡人談論國事。故平日凡公共場所。皆粘有莫談國事四字之紙條於壁間。人人皆莫敢輕犯。蓋犯之者。常被執至附近官廳打板子也。但今日則不然。人人皆昌言無忌矣。以此之故。雖極愚蠢之人。亦知將有可驚之事。出於排外舉動之外者。蓋昔日尙未有以用洋貨之人及與洋人往來者。置於排擊之列者也。是風潮愈熾而愈廣矣。今日天已黑暗。復聞驚人之消息。彼頑固凶橫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駐紮於天壇先農壇前之空地。此事予將歡喜而言之。使館至此。始大震動。發急電與水師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爲時已晚矣。真太晚矣。予等僕從。有看守

宮門之友者。今夜皆談此事。且言之不已。蓋中國疎懶之政府。今已奮臂而起。不久將冒險而來攻。或即將來攻。欲踏予等爲肉泥。予等零星之同伴。渺小之衛隊。豈能當其一攻耶。予等至此。應如何悔恨前此信彼之過。如何責備予等之領袖耶。

第七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一號

閱者或未深明中國之都城。此城中所現之景象。有羣衆携械喊吶之聲。有意外可憐之事。如戲幕然。遂成此離奇變幻流血荒謬之都城也。予覺有事出現。將預備筆墨以書之。亦無可解釋其故者。閱者將詫予所言爲何事乎。蓋此中野蠻之象。藏伏未見。而其逐漸逼近之情形。必有暴發之一日。將索予等之生命也。予今有暇。將一述北京之歷史。其歷史至少已有二千年之久。聞人言耶穌降生前數百年。此地卽曾建都。築此外城。但予觀漢人之於北京。不過以爲暫時聚集之地。並無何等重要之關係。此溫和良善之漢族。當五千年前。自麥所波臺米 Mesopotamia (亞洲之古國) 遷移而來。其武勇之性質。已一變爲文弱。今之北京。乃一種野蠻之種族。騎其壯馬。自北方而侵入者也。此地之歷史。只可謂其始於元代。彼蒙古人蓋爲一種之流寇。以劫掠爲生。既侵

入中國。遂置其武力於食稻衣錦之國土。據中國史書。當耶穌紀元以前。此等野蠻種族。常爲北邊之患。變封建爲郡縣之秦始皇帝。乃築萬里長城以禦之。當時只有此法。可以阻其侵馱。然此野蠻人。甚爲狡滑。常於邊城關口。乘隙而入。故長城歷代皆增築之。當西歷一千五百四十七年。明代又加築三百里。距初築之時。已二千年矣。明代乃以前漢族爲帝之最末者。於此可見中國北方之患。及其民人之爲何族也。中國歷代相承。常與北邊之匈奴戰。有時被其侵入。殘虐百姓。然不能久據。蓋中國時出偉人以驅逐之也。當十五世紀。阿梯那 *Atila* 及其種族蹂躪歐洲之時。此野蠻人亦同時侵入中國。皆上帝所降之真禍也。以此之故。中國本部。雖朝代屢變。都城屢遷。有時成一統之朝。有時成分裂之世。而其與北邊之匈奴爭。則接續不已。中國百姓。無論其政府何如。常順服之。而對於北邊之野人。則每力禦之而不使入也。以深畏之故。數千年之諺語。至今猶存。卽不畏南方之雞。但懼北方之羊也。人人皆引用此言。予今日已聞之。二次矣。至十世紀時。北方蠻族。實始侵入而據其地。卽所謂契丹是也。契丹自中滿洲起。攻破北京而據爲都城。此種人爲和樂之族。然其輕視婦女。更甚漢人。書籍中曾載

有彼等割其妻妾之背。飲其血以助氣力之事。可以證之。契丹既據北京。建國號爲遼。凡二百餘年。漸漸同化於漢族。失其舊日之性質。遂亦不能禦新起之一族。卽金是也。金人據中國北方者數代。不久卽亡。十三世紀之初。成吉思汗生於陰寒無毛之興安山麓。聚合蒙古游牧之族。攻掃北京。逐金人而去之。建國號爲大元。此乃純粹之蒙古朝也。至此時始有今日之北京城。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定北京爲國都。起建都城。此乃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之事。古漢城爲長圓帶方之形。鞑靼城則爲正方之形。包於古城之北。忽必烈建鞑靼城於古城之北。而設置重防。如以箭鏃加於箭桿。且以北治南。亦起於忽必烈汗。以傳至於今日也。其後元代又亡。蓋彼離去沙漠馳逐之場。舍棄食血寢穰之舊。而居於食稻衣錦之鄉。故獷悍之性。日漸消亡也。大游歷家馬哥波羅 Marco Polo 之游記。述蒙古朝廷之壯麗。建業規模之偉大。至爲詳盡。然極東之十三世紀。自遠勝於歐洲之十三世紀。此亦不待馬哥波羅之書而始知之。觀其所留貽於今日之建築物。雖受數百年風雨烈日之剝蝕。而其濶大之象。慘紅怪綠。著人眼簾。皆可告吾等以強武蒙人戰勝中國之舊跡也。元代之後。繼以明代。但其前北京之地。

爲滿蒙族所據者。已過四百年。明代之開國者。以欲遠於北邊之故。乃建都於長江之濱。卽今之南京是也。然至第三代。仍遷都於北京。此舉甚爲不利。不及百年。又有新興之族。起於滿洲。卽今日之皇室。發祥於長白山畔。而擴張其兵力於奉天東北之地。清代開國之君。努爾哈赤。力戰以征服各部。漸據遼東。以向北京。二千年之長城。阻遏匈奴者。亦阻遏滿洲之侵入。至於多次。清太祖取奉天而都之。不久卽崩。其子太宗嗣位。發揚太祖之功烈。繼續攻明。阻於山海關之險。乃思取成吉思汗之故道。由蒙古而南下。旣征服蒙古。與之聯婚。遂由北方侵入長城。有一次已至北京城下圍攻之。但自以力尙不足。遂仍班師而歸。太宗崩。繼位者爲五齡之幼帝。監國攝政王有出衆之才。適其時中國盜賊蠶起。李自成攻陷京城。明帝崇禎殉難。鎮守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請滿洲兵合力破賊。遂入關定鼎。於一千六百四十四年。登中國之帝座。是爲今日之皇室。凡此數百年戰爭之歷史。已明見於城坊宮殿廟宇各種紀念建築物之上。在予等所居之四周也。北京蓋中國之得惹雪。Dahli (印度地方) 又爲嗜戰之族之墳墓也。外族侵入而建國者四次。然居之旣久。皆同化於漢族爲中國文明所征服。使主治者成

爲善良百姓之眞奴僕耳。內城中建築雍和宮。聚集光頭喇嘛甚多。此朝廷羈縻西藏人。使其歸順。成爲半獨立國之效。附近宮牆之地。有理藩院管理蒙古。分爲數盟。彼蒙古人仍逐水草而居。以顯其爲二百年前威加世界之遺裔。紫禁城之周圍。則爲六部九卿。以爲施政於各省之中樞。內城高五十尺。厚四十尺。周約二十餘英里。每一城門。則有一高大壯麗之城樓。環城及穿城而過者。有百年之河溝。設水門以啓閉之。並置鐵刺以爲防護。外城中則有天壇先農壇。其高入雲。於此禱告神祇。以保佑此衰弱而驕傲之中國。思之思之。不知曾經幾千萬已死之人之力。乃得成以上所述偉大之觀也。內城之隅。有古舊瑞第教派之建築物。Jesuit observatory 中有法國路易所賜美麗雕龍之銅具。又有廟宇。中居數百披黃色袈裟或褐色袈裟之僧徒。皆自忽必烈時建立以至於今者也。又有回教禮拜寺。每遇節日。則見戴藍色巾之中國回教徒。出入其中。皇宮則有硃紅盤龍之廊柱。及金綠相雜。彩繪輝煌之殿頂。而街市中每見銜接不斷之駱駝。緩步而行。上駝各種貨物。此自西方萬里之沙地。辛苦跋涉而來者也。又有奇異之輪。置於兩駝之間。有執兵之人送之。此亦由陝甘遠道而至者也。又有

蒙古市場有光頭長袍之蒙人呼賣獸肉。及他種貨物。又有姑蘇娟妙之女。郎髮光如鑑。香氣襲人。又有山東肥壯之挑水夫。雍髮匠。又有最饑地之廣東廚子。又有山西慳吝之票商。全國各處皆以其特別之出產。輸於首都。其中央爲紫禁城。環以紅牆。內居熱血之滿洲妃嬪。及圓滑狡獪外爲狐媚內藏奸詐之太監。宮門則有帶刀之侍衛。太后皇帝則居於深宮之中。綜合以上種種。是爲中國之北京。予等大謬。將來之事。或且更謬。彼拳匪公然入城之事。自係不確。然彼韃靼人之靈魂。所藏何事乎。予書至此。忽有一種慘烈之聲。來激予耳。蓋中國軍隊之笳聲也。聞此聲。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予已不能更書。卽出而問之。則不過滿軍一隊。吹號回營耳。但予心已爲擾亂。吾人當此心驚魄動之時。至不知何者爲信。何者爲懼。無論何事。皆覺謬誤。而尤以予每日所書之日記爲最也。

第八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二號

當此之時。淡定懷疑恍惚之英使館。今亦覺有難於處置之事。予所書英使館六字之徽號。乃美使館阿史君所加者。此語所含呪怨之意味。上通於天。如北京灰塵之高也。

蓋英國自昔負武勇之譽。故羣候其舉動以爲準繩。今人人皆謂予等今日所受之苦難。皆英國使之。人人皆願英使館而攢眉。至教會中詬訾之聲。如蝗之集。質問予等何以不支配時勢。而爲時勢所支配。何以如此之愚。何以自信如此之堅。凡此質問之語。究爲何事乎。閱者可觀予此後所述。昨日有騎馬之數英人。至城外馬集舖火車站。歡迎史統領及其所率之援軍。此項援軍。蓋兩禮拜以前。卽應電召。而今於十分失望之中。始電召其來者也。此數英人經過天壇先農壇前。甘軍駐紮之地。殊爲凜凜。及至車站。等候良久。杳無消息。平日火車站旁圍繞擁擠之情形。已一變爲荒寂之鬼墟。數人久候不至。遂垂頭喪氣而歸。進城時。天近黑矣。又經過天壇之前。彼甘勇正於營外乘涼。見有洋人行過。羣起而噪罵之。數人力鞭其馬。後面石塊如雨之集。幾於不免。此數人魂魄喪失。歸後如獲更生。予等之史統領。今日何爲不至乎。彼於十號動身。相距只九十里。今日爲十一號。理應到京。而竟不見至。究爲何故。使館欲派一人往探之。但彼凶惡之甘勇。方駐紮天壇先農壇前。孰敢經過其側者。歐人中無有一人敢當此任。會在日使館言及彼短小精悍之輩。膽量極壯。卽有數人挺身願往。而書記官杉山彬

Shiyama 遂當此任。然彼一去而不歸矣。其事慘極。令人不忍述之。天已黑時。見杉山彬之車頭。灰塵滿身。夾以血跡。倉皇而歸。言杉山彬行至天壇先農壇之前。卽爲甘軍所攻。杉山彬略一抵禦。遂被殺害。先斷其四肢。又割其身體。蓋杉山彬實受支解之刑矣。此車頭平日恆默不言。今日則言之不已。並發誓曰。予若有一句謊言。卽拔予舌。當其述此慘事時。反覆言此二語不已。至夜間。仍述此故事。以告新來探問之衆人。衆人皆張口而現恐怖之色。此北京車夫。蹲於廣大之院中。仍反覆言予若有一句謊言。卽拔予舌。衆人皆知予等今已圍困於此。不能逃矣。此乃昨日之事。至今日。則更可驚駭。昔之匿於予等之附近者。今已更進而出現於予等之前。予儕首領中之最勇者。厥推德國使臣克林德男爵。男爵受公使之任。雖只一年。而在北京資格甚深。並非初至北京之人。當十五年前。予等安閒快樂。唯事游宴之時。男爵已爲德使館之隨員。其貌之美。婦女見者。無不傾倒。但今則堂堂爲德皇之欽差大臣。肩負特別之重任於中國。今日之事。卽在使館前新馬路中出現。克林德男爵晨間出外閒步。見一驟車車夫。力鞭其驟。驟耳上豎。狂馳而過。男爵見而大詫。所詫者非其車。非其車夫。亦非其驟。乃坐

於車沿之人也。倉卒之間。男爵至不能自信其眼。以爲恍惚。蓋見坐於車沿者。頭繫紅巾。腰繫紅帶。手腕及腿亦皆纏以紅布。手執一刀。於其靴上磨之。固明明爲一拳匪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裝束奇異。手執凶器之惡鬼。乘車馳行於使館街中。真正荒唐已極。男爵既見之。將作何舉動乎。將亦如其同僚及子等之首領。急歸使館。令人擬電。以報告其本國乎。不然不然。男爵舉杖擊之。彼匪徒略一捍格。卽棄其刀。飛逃入鄰巷而去。勇敢之男爵。大聲而呼。查見車中尙坐一匪。亦舉杖擊之。彼欲逃不能。遂爲男爵所執。交付衛隊。前一人逃入肅王府界。阿姆君亦聞聲而至。幫同搜尋。但說話太多。耽誤時間。各處皆已查到。而其人已杳。可見其同黨甚衆。既發現此事。使館中情形更爲擾亂。蓋子等處於特別之地位。至今日雖仍竭力辦公。但不過寫公文數行。卽羣冲出。打聽新出之事。自此事發現。遂皆一字不寫。十一國使館中人。心皆擾亂。雖子等今日與中國外交關係尙未斷絕。表面仍屬和好。而目大局觀之。實日見其危也。除前述之事外。又有一事。則在王府井大街中。有三五拳民。手執兵刃。其後隨以多數游手好閒之人。匆匆走過郵政局前。而入一小廟中。約距數百步。在廟中練習邪術。子等決

定以馬鞭擊之。既到不能入門。蓋彼等已堵塞矣。及各水手携斧至。斬關而入。則不見一人。已皆逃去。可見卽此街中。亦有奸細。否則彼等不能逃也。閱者試思予等當時之驚駭。爲何如乎。予等既已全與外界斷絕。唯有從事於防禦之計畫。但此事自八號起。或自九號起。則予不甚記憶矣。英美德法意俄奧日本八國兵隊之統領。業已會議。各使臣皆訓示兵官。務須和衷共濟。同僚如有提議。可儘讓之。實則並無何等提議之可言也。既無統將。人人皆希冀此任。故會議毫無結果。諸人中官階較高者。唯有二人。一爲奧國水師船長。彼本駐紮大沽。當風聲緊急時。來京遊歷。遂爲奧國水手之統領。論其官階。略如陸軍中之參將。一爲日本大佐。此外官階皆小。故以資格而論。則統將應爲二人所得。但日本受其本國訓令。凡事隨英國而行。而英國水兵之統領。則奉有便宜行事之命。彼之意見。又與奧國水師船長不合也。故所謂防禦之事。僅任各國衛兵之長。自守其使館。與其鄰以二三人聯合之而已。蓋據上述之情形。難得一公共之統將。只得如此解決也。各使館衛隊之統領。皆懷妒忌之心。對於統將問題。皆不肯讓。苟風潮一旦忽然而至者。予等之生命。固日決定無望。而彼衛隊之長。亦皆不能倖免也。

第九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四號

昨日予體不舒。起來稍遲。予之不舒。非因行路太多。作事太勞。聽人發議論。報新聞太多之故。乃因予等至此時。皆嚴裝以待事變之至。未曾習慣。而覺其不舒也。以此之故。予亦如他人。不能自持。而幾發病矣。予常自問。豈竟扮一大笑劇乎。豈竟有大禍來臨乎。此疑問常往來於心。予殊不能作答也。天將晚時。予等數人。巡歷各使館。視彼各種不同之兵隊。最後至奧使館王府井大街。人人到處閒坐。以懶惰之狀。注視當前荒涼之街。忽聞喊吶奔走之聲。等候之事來矣。衆皆驚起。如受鎗然。見轉角處有一少年英國郵差。飛奔而至。氣息僅屬。其後則有中國車馬。紛亂而馳。此英國少年奔至。正喘氣欲歇時。忽從奧使館之後。發出一陣極快之鎗聲。奧國水手之佔據屋頂者。在高牆之上。見有變事發生。遂皆放鎗。如驟雨之至。予等亦皆取鎗在手。蓋近日人人皆嚴裝以待也。予等紛雜跑至奧使館高牆之盡頭。以望大街。此大街乃直通至城門者。鎗聲忽戛然而止。但聞遠處喊吶之聲。不久即見火起。距予等所立之地。不足半里。但前有房屋大樹遮蔽。火光中雜以喧嘩紛亂之狀。奧軍官立於小屋之上。嚴肅發令。命諸人均

不得動。蓋鎗在予等頭上開放也。予等既不能前進。故無由看明其情形。在予等之後。忽有一人乘馬冲出。以極矯捷之身手。捉得一跑走之中國人而歸。其人驚嚇幾死。言一刻鐘前。由哈達門進來。見千萬義和團。手執鎗刀。身束紅布。亦由外城羣沖而入。見人即殺。亦不分辨。既受洋人鎗彈。遂向北而奔。見有禮拜堂或西式之屋。皆放火燒之。此人所知止此。遂放之而去。其人甫行。又見一羣逃難之人。男女老少。哭哭泣泣。向西而跑。予從未見北京大街之上。有如此亂跑者。尤未見中國小腳婦女。能跑得如此之快者。北京內城中。婦女多大腳。然小腳者亦頗多也。其驚嚇之狀。匪可言喻。予等但能注視之。見彼等如水之流。忽然而逝。街上仍現荒涼之狀。唯遠遠吶喊之聲。仍來予等之耳。見火起之處。即可知彼拳匪所到之地。但終未見一匪也。予等至此。氣始稍舒。互相問答。見意大利兵在使館街之盡處。受此驚駭。幾類狂易。人人皆面色發赤。大聲呼喊。彼一羣之拳匪。過意使館。相距不過八十碼。或一百碼。地下有黑點數處。蓋爲小口毛瑟所殺者也。此次彼等不過初嘗予等鎗味而已。恐更有變故出現。凡使館中人。皆就立於預定之地位。至八時。予等正忽忽就餐。忽見東北方又有煙焰上騰。彼拳匪今

已至棄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屬於稅關教會及餘人者。彼等見無人攔阻。遂縱火搶劫。延燒甚廣。火頭共有十餘處之多。其光燭天。漸漸燒成一片。約有半里之長。勢愈凶猛。在夜黑如墨之中。熊熊之勢。殊屬偉觀。初爲北風。忽轉東風。直向使館而吹。風中夾以驚駭悲泣擾亂之聲。全城秩序皆亂矣。接有命令。諸人皆站守與使館。又加兵來集。衆皆精疲力竭。鶴立以候此事之結局。中國官毫無動作。政府已不問予等。予等似已被棄。唯有自顧耳。火燒之處。先距予等東邊衛隊。至少有三千碼之遠者。今已逼近一里。拳匪既燒燬總理衙門左近洋房。又向東堂而進。東堂者。乃羅馬天主教東禮拜堂。由予等所立之地前去。不過十五分鐘可到。彼處住有本地教民數百人。予知彼等見有危險。必羣以禮拜堂爲藏身之地。其情形可以懸想而知也。此時喊聲愈高。有火炬數百。跳舞於予等疲倦眼簾之前。約在王府井大街。離此不足千碼。拳民乘風向使館而來。與使館中忽發大聲。雜以生澀之德語。夜黑如漆。不見一物。但聞脚步疾走聲。又有發令之聲。礮車礮。推置街之中央。予等鶴立以聽。聞水師副官發令曰。二千碼。慢放。磳。磳。磳。磳。機關礮如連珠之發。一分鐘間。約發三百彈。蓋礮手驚慌。忘慢放之。

令也。其後記起。乃慎重。放予等驚定。始均開言。予等之所驚者。非全由礮聲。當礮彈發射於此長而且直之街。所到之處。爆烈之音。如烈火之著乾葉。續續不已。可知其摧毀之力。閱者曾見機關礮發射於黑暗之通衢乎。其爆裂時。如千百電光之閃耀。殊爲異常之景也。遠見火炬立而不動。不知何故。予等以爲五分鐘之鎗礮。必已殺盡敵人。然彼火光初在禮拜堂之附近者。忽成一大火柱。蓋禮拜堂亦燒著矣。予等之兵隊。已由英法及其他五六國增調而來。衆見禮拜堂被燒。皆怒。有人呼曰。怎麼好。怎麼好。又有人發怒曰。把你可惡的礮車扯開。讓我們去打。但奧國司令官梯君已先與其同僚商定。雖當此時。仍守之而未忘也。衛隊及各少年皆歎息。豈竟失此機會乎。其後遂商定。以志願兵當其任。於是有人呼曰。志願兵向前。諸人爭上。無退縮者。法兵則插鎗刀而罵。與兵亦已排隊。有一法軍官呼曰。向前攻。又聞吹號之聲。於是予等皆握鎗滿裝。子彈而前。所到之處。不足四百碼。沿路跳躍。罵諧笑雜作。一黑夜之中。有撞及他人之袴者。又有因一小事而作巨聲者。衆皆興奮。如中烈酒。行至第一火炬之地。始明彼等停止不動之故。彼拳匪經機關礮之掃擊。遂退至路邊。成爲一排。漸漸逃散。予等

每走數步。以爲必遇死屍阻路。但未見一屍。殊出意外。奧司令官又開一軍事會議。力催予等退後。予等已失火炬。或者予等之後援。忽放排鎗。以迎予等乎。司令官於數分鐘間。勸說甚多。然爲衆意所逼。仍向前進。此次無號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狀。步履甚緩。凡見路旁黑影。卽開鎗擊之。此處更爲黑暗。但有殘餘之火炬。發暗淡之微光。前後左右。視之不見。或有千百拳匪。伏匿於此。以俟機會。而予等不知。亦未可定。故此行乃極不謹慎之事。其在前面。則羅馬天主教堂之火。愈燒愈熾。喧嘩之聲亦愈大。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口中發含糊之咒罵。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油臭之氣撲鼻。然尙未全死。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殘忍已極。細此婦人。以火燒之。拋置路旁。爲照路之用。其野蠻如此。予等今離教堂不過三百碼。見彼間衆人忙亂跑走之狀。正停步以待衝鋒。忽見前面有人。予等羣呼曰。止步。聞一悲顛之中國語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忽驟而逃。予等思彼必爲一拳匪。遂羣向其逃走之方。開鎗擊之。至少放有一百鎗之多。但在此黑夜中。殊不得其結果。此時聞法司令發嚴令吹號。命其部下退歸。予等遂皆隨之而退。火勢愈燒愈廣。似內城之半。均已被燒者。北京全城。

之人皆於睡夢中驚醒。人呼犬吠。嘈雜一片。苟有敵人忽然四面來攻者。予等將如何乎。法公使得正式通報。言多數教民正被殺戮。願往救者甚多。但無命令。皆空發誓言而已。予等秩序亦大亂。兵隊均離棄其地位。衆以驚駭之故。均如未見。當時情形。予憶之極爲清晰。直至夜半。經過數次之議會。始成立一救濟隊。但救濟隊至禮拜堂後。僅見一片瓦礫。殺戮之事已畢。數百之天主教民。均不見。但見拳匪數人。卽開鎗殺之。所救得者。不過數人。當救濟隊歸時。法公使領之而入。詳告予等。拳匪已毀滅無餘。空冒危險。無所益處。但怎麼好呢。法公使立於一處。言之不已。此真一兒戲荒謬之事。赫德君及餘人立而聽之。恐懼之色現於面。赫德君帶有利害之兵器。至少有大可而的。Colt 手鎗。在彼軟弱之身上。必尙有一柄置於後臀之口袋中也。自半夜起。予等中之貴人來視此街者。川流不息。皆預思以後又出何事。一時聞此兵隊放鎗。一時又聞彼兵隊放鎗。人人皆等候天明。甚不耐煩。至四點半鐘。見天未漸起。淡紅之光。於是奇異之十二號夜。遂過去。至六鐘。有自燒燬處逃避而來者。皆面如白紙。手足戰慄。無復人形。有一看門之人。所遭尤慘。其家人什物。均已無存。其父母妻子及其親戚共十三人。

均被燒死。皆拳匪執刀逼之。以投於火。此人乾哭無淚。呻吟如病狗。面容常帶恐懼。無時或釋。予等見之。皆自慚膽怯。蓋予等未設法以救之也。彼尋一小房爲棲身之地。赫德君仍立原處。其蒼老之面上。所現恐懼之色。較彼可憐之逃難者。所差無幾也。其多年辦公之地。四十年來所辛苦以從事者。今已無存。但有鐵入其靈魂耳。衛隊司令官及各使館中人。皆欲於逃難中人。探取拳匪之實力。及其詳情。但無一人有可值之報告。公使則未見一人。蓋已均在牀上睡覺矣。至八時。聞拳匪一排。在哈達門步行之聲。城門仍鎖而未開。蓋有志願兵一隊。由瑞士旅店夫婦引導。於拳匪進來後。走至城門上鎖。而將鑰匙拿去。故至此時尙未開也。此事爲最單簡而易覺之事。今始爲之。可見予等苟尙生存者。必須設法以自救也。予等多候至十時或十一時。尙未睡。恐忽生意外之事。想拳匪亦已疲乏。不能再生事端。然雖無事。街上仍現荒涼之狀。且不知後事如何。

第十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六號

予等於此驚擾不安之時期。已著手於防禦之事矣。各使館皆緩緩治其防務。亦漸知

必須各泯私見。不可相仇。予等不知不覺。做各樣之事。十四號予起頗遲。見街上已羣事工作。建築防堵而穿以孔。爲置鎗礮之用。以禦凶徒之衝入。各使館均已從事工作。唯英使館以冷淡遲緩之故。仍留安靜不動之狀。奧法意美俄等處。取北京火車倒置之。中實以磚。工事進行頗速。其有孔之牆。約厚三尺。橫於街上。做法甚巧。馬車仍可出入。不甚費力。予等雖與中國未斷關繫。然明日之事。孰能料乎。閱者由以上記載。雖可略知北京大概情形。然必不能詳知使館街及予等防禦之況。將來戰事或不能免。予今試詳述之。使館街中國名爲交民巷。與內城平行。街之西端。起於大清門及前門。其使館之順序。首荷蘭。次美。次俄。次德。次西班牙。次日本。次法。次意。故十一使館中。有八館在此街上。某某使館在街之左。某某使館在街之右。某某使館緊相鄰接。某某使館中間以中國之房屋。除八使館之外。則有其他歐人所建築之銀行飯店俱樂部店舖等等。其餘三使館。比使館則在哈達門之彼邊。地位極爲不佳。與使館則相距二百碼。總稅務司亦同在焉。英使館則在各使館之背。其面積之大。及其形勢之藏匿。天然爲非戰鬪員避身之地。蓋爲他使館所包。僅有兩面出露於外也。此時已有多數之教士

等人來求保護。而自然之形勢。此處必成爲防禦之中央。人人皆可觀而明之。交民巷之兩邊。防堵已成。卽西邊俄美使館。東邊意使館是也。荷蘭在西邊之盡端。以無衛隊保護之故。只得聽之。比使館更不待言。只得棄置。與使館雖稍遠。已沿街築防禦三道。與總稅務司相隔。今日爲十六號街上。已不見車輛。買賣之人亦停止。人人皆知必從事於防禦。不待言也。凡有中國人走過者。必令其繳出照會。詳細載明理由。但轆轤之事已經發生。因布置未周備也。自十四號以後。已設法擊彼發生滋蔓之拳匪。予等中之有精神者。遇有機會可爲。卽力爲之。十四號之下午。克林德男爵帶領水手一排。行於內城之上。見下面沙地。有拳民練習。卽毫不遲疑。發令開鎗。水手聞命卽放。於是沙地拳民死者約二十人。德使此次舉動。不贊成者甚多。彼膽小之公使。均不以爲然。凡知養癰成患之理者。皆贊成此舉。而繼行之。此乃在東方做事唯一之法門也。因外間搶劫甚盛。故教民皆來此地以求保護。有一事可以記述。觀此可知予等被逼所行之事。忽得消息。言拳匪正執教民多人。入一廟中。施以酷刑。吾等首領中之一人。卽帶水兵數人。志願兵數人。往其處圍而捉之。無一得脫。凡有記號之拳匪。卽殺之。但乍見分

別甚難。拳民教民均身染血汗。乃施酷刑時所濺流者。予等命教民皆站於牆邊。忽有身量高大之人。從角上冲出。呼曰。我喫過教的。予等之首領。眼光判斷甚明。目注其人。從容言曰。站到牆那邊去。彼甫站定。鎗彈已貫其頭。大喊撲地。蓋首領見此人衣下露有紅綫。既倒地。其紅穗遂全現出。彼乃一拳匪頭目也。殺於此者。至少有三十八人。而動心駭目之事。尤以在羅馬天主教西禮拜堂爲最。彼拳匪所行。一如其在東禮拜堂。第一次救濟隊出發。在昨日夜間。以法使館中某人領首。凡教堂中教士貞女等。皆救之而來。其中老神父爹亞君。爲最要緊之人。彼乃一極可愛之意大利教士也。居於北京四十年。今日見此慘劇。其言曰。中國無教友。亦無文化。不過有此一句話耳。今日之晨。第二次救濟團出發。其中之人極雜。又向發煙被毀之教堂而行。冀再救出受苦者。行一里有半。聞四面哀哭之聲。見一隊拳匪。至少有二三十人。持矛而舞。予等及其未逃。猛前冲之。彼等亦頗凶悍。爭鬪甚烈。予對一人。以刀刺之。其人驚懼。嗚嗚而叫。予正欲殺之。有一法兵。以其里柏爾鎗 *Lebel's*。猛擊其頭。遂死。此等殺人小事。人亦無暇顧及。唯見各處人聲沸雜。往來奔跑。狀如瘋狂。其紛亂之狀。使人不知所爲。拳匪初見。

教民卽殺今則混雜無從辨別。彼凶徒見予等人衆皆扯脫紅帶伏地哀鳴以冀免死。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中多爲教民家屬所居。拳匪到處搜殺。被殺者已不少。有數胡同尸骸遍布。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處。有裂成數塊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尙微微伸動。其象尤爲可慘。予等漸集難民於一處。其數愈集愈多。有婦女經此恐嚇。成爲癱瘓者。有須臾之間。全家只餘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瘋癲。予等頭上均滿汗血跡。有數人已不能耐。無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見野蠻殘忍之情形。至於此極也。予等自覺救濟已畢。忽見燒毀之禮拜堂後跑出一人。手執一新殺之人頭。見予等亦不甚恐懼。直向予等立處而來。有水兵數人舉鎗欲放。此人跪下。掀開衣裳。露出一銅十字。上掛一銀基督像。連說法語曰。我是天主教徒。水兵聞之。遂停放。後知此人因見有拳匪數人在教堂彼端之胡同中殺人。遂用此可怕之法以避之。吾等一聞此語。卽刻前往。見有數人赤其上體。滿身鮮紅。予從未見人類中有如此之形像者。彼見予等來。並不逃走。直來相鬪。有一高大之人。舉矛直刺予身。幾爲所中。其後竟被逃去。瓦礫之中。滿堆燒黑之屍。有一婦女坐。

而燒死。兩手抱頭。其焦爛之狀。乍見不能辨爲一人也。想彼拳匪力驅人入於火中。如有逃者。則以刀矛逼之。但予等終救得一羣之人而歸。此新脫自虎口之人。戰慄幾不能舉步。故行走甚慢。此爲予平生所見最可憐之衆也。羣難民中有白髮纒顏之老婦。持杖踉蹌而行。有婦人手抱小兒吸乳。有身披襁褓之小孩。其少壯者。則攜未遭劫掠之食物。老人皆眼光發直。不發一言。悲嚇已極。有一女人產後甫一日。則以一板擡之而行。面帶青白之色。於是予等遂以血汗疲乏之狀。回至使館。阿姆君乃顯其幹才。以肅王府爲衆難民安身之地。幾有天主教民一千。安置於此。人人皆攜取米糧等物入之。未久竈卽築成。可以煮飯而食。教會長老見予等救得多數中國教民來此。甚爲驚異。皆言此舉頗於予等不利。救得外人。於自己更增危險。使館將被攻打。恐不能抵禦。予等可謂愚拙之人。此皆教會長老之言也。吾等或如所言。然外交團中。仍有人在。予等亦以自慰也。使館致中國政府之照會。屢催不應。似已棄置未閱。情形愈壞。僕役所傳之消息。尤不可靠。蓋宮中紛亂至極。無人能知其真象也。

第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六號

已過去之數時中。無所事事。予等中之才能出衆者。不過數人。但今日皆已疲乏羣覺悶悶。德公使現不知做何事。傳言彼方設法與天津海面通消息。賄賂總理衙門小官。以快馬郵遞公文包件。此舉能成功與否。殊難斷定。各種交通。現已全然斷絕。據稅務郵差言。路上盡是拳匪及強盜。無論用何方法。不能通過。據中國致使館稀少之公文以觀。亦謂隨時用力以保治安。但究不知宮中真情如何。太后主意如何。人人皆言北京情形非常顛倒。予等之漢文書記滿洲僕役。及少數中國人之行過使館街者。衆口一辭。皆言此時危險極大而已。附屬於使館之中國人。有膽小者。則送信來。言患病不能至館。彼等皆畏懼。故以此言搪塞。但予等亦不能責之。蓋今日情形。實屬危險已極。無論何事。皆可隨時發生。不能責彼傭僱之人犧牲其性命也。此乃外間之情形。至於予等內中。則凡事未變。僅從事於防禦之事。肅王府已成天主教民之避難所。羣攜罐甌鍋鏟米糧牀鋪等物。出入其中。蒙雪惹佛君之北京大教堂。今可無虞。蓋教堂四面均係高牆。已有衛隊五十人守之。又有少壯天主教民一二千人。或亦可持兵而戰也。故予等之所收留者。僅數百可憐之人。當事急時。不能逃至大教堂者耳。各事緩緩辦

去。以預備更不幸之事。予等愚拙之公使。其態度殊令人不解。近數日內仍有使臣數人。不以收留教民爲然。以此之故。耶穌教徒來者極少。然既有例可援。情勢日變。終破此怯弱之態。但議論尙未止也。阿史君乃著名帶中國性質之人。有一日來至英使館。時天已晚。彼謂得有的確消息。史統領如不卽來。予等皆將有性命之憂。必爲奸謀所害。阿史君欲見使館中人。等候一點鐘。有人告之。言各人現正辦公甚忙。無暇出見。觀此小事。卽可見予等之情形。凡全權公使皆於十一點鐘匆忙辦理公牘。以圖自救。皆知現在之事。惟彼等負其責。卽得生全。亦將受拖累而無好象也。揚格俄君告予。言彼使館中公文皆預填日期。以便處於安全地位。觀於此可見三禮拜以來。無可推諉之情形也。予等不知周圍之事如何。不知北京政府之真意如何。不知何人阻止史統領不來。如處五里霧中。唯漸漸趨於險惡。使人憤氣日增耳。所見者。唯仰翻之車。塞於路上。教民避難者。愈來愈多。十一使館日處於圍困愁悶之中。以候命運之所定耳。此後更有何事乎。苟予未全困乏者。尙能推想而書寫之也。

第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七號夜

此時已過十二時矣。爲時雖晚。予身雖已勞乏。而予寫此日記。極爲迅速。予之筆尖。如在冰面上滑過。雖一禮拜以來。疲倦已極。予手以作工而起泡。然寫字並不爲難。反較平日敏捷。此何故乎。蓋心中奮勉。如火之炎。故致如此。精神所至。無論何事。皆可化難爲易也。昨夜城門甫閉時。忽起有呼叫之聲。爲予前此所未聞。亦爲予意想所不及。此卽拳匪之呼聲也。拳匪第一次入內城。乃由哈達門。在使館之東邊。周遊內城三日。焚殺搶劫。肆無忌憚。除使館數百鎗彈外。無阻其鋒者。北京之流氓強盜。皆與之聯合爲一。故其勢愈盛。昨夜又至城門。城禁旣仍如常。遂不能進來。必有人告彼。內城之中。見教堂及洋人。可以隨意焚殺。故均猖狂至極。羣大呼燒殺二字。愈喊愈高。當數年以前。予曾聞俄國軍隊歡迎俄皇之聲。其聲之高。上達蒼穹。但從未聽過大呼殺人。如發瘋狂。至於數時不息。使人聞之。而滿腔作惡者也。經過一時數分鐘之後。其聲漸低。似將止息。忽又猛作巨聲。較前尤烈。似又添數千人助喊。其聲愈凶。猛愈破裂。愈瘋狂。震人耳膜。欲聳婦女聞之。駭懼已極。水兵則言此非開戰。乃丹梯之地獄也。彼等若入城。則其所爲。可想而知。朦朧黑暗之中。見城堞矗立向天。似亦有恐駭之狀。將傾倒而下壓。

也。此等呼聲忽大忽小。約三四時之久。守門之滿兵。在城門內聞之。甚希奇而憂悶。予等派兵一隊至滿兵守門之處。囑其不可開門。如有人開門者。卽以鎗向之。而彼等又執拘不受商量。彼守門者。但受上官之命令。非有特別明令。則不至以城門交與流氓也。至夜半。呼聲愈甚。其中又夾以哭聲。其故予等不久卽明。蓋火光漸起。此事皆已見。價不以爲異。火起於外城極繁盛之區。延燒極快。前門大街等處。紅光燭天。予等所居。隔以巨大之城牆。可以不致波及。然亦不可久恃。因外城火勢既大。無數火星。上飛於天。遂延及城樓。此偉大之建築。亦將罹此浩劫矣。城樓巨大之桶。爲緬甸麻栗樹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運至北京者。其乾燥如火絨。下面著火。予等尙未及見。而其焰已上透於頂。由數百小窗飛舞而出。窗爲方形。皆昔時弓手站立之處。其後見最長之火舌。透出約有十丈之高。予從未見此偉觀也。此時外城聲音已熄。但見火光蔓延。發爆裂之巨響而已。彼拳匪或亦自驚其所做之事。現已退後。以儘彼不幸之人民。抗此災難乎。予職務已畢。急急上至城頭。見有數千萬人。手携器物。忙亂奔跑。如螞蟻然。此等中國商人販賣洋貨。受三毛子之稱。及鎗刀之恐嚇。今俟拳匪退去。遂不顧性命。羣於

火光之中。力救其殘餘之資本也。他處亦有火起。其勢亦甚猛。予由城上歸時。一法兵謂予曰。北京都燒了。予聞此不小心之言。頓使予思及此。乃克明尼 Commune (法國之社會政治黨) 與善史克那梯生 Consenlathien (法國激烈革命黨) 混合爲一也。予等外人。嚙咬煩瑣。貪黃人之利益。顛倒東方生計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劇也。史統領今如何乎。北京政府今如何乎。外面今做何事乎。予等均不知之。亦幾於忘之。數日前聞史統領在南坊之消息。此地乃一車站。距北京僅四十里。但彼何以不前進。何以耽擱。殊莫明其故也。觀宮門抄。則北京政府仍降諭旨如常。日十一國使臣。幾於每時會見。終日談論。未做一事。予等已於街上設防堵。另備護照。上書英法德意俄中國等文字。發與僕從等人。俾皆認識。以免奸細混入。予見此多數不同之語言文字。頗覺頭痛。甚盼全世界人皆說世界語也。Volain 以是六月十六號之夜半。但有救來之教民。但有少數殺戮之拳匪。但有天半巨大之火光。而於政治情勢。則毫無進步。一如兩禮拜前之情形。當時各使館衛隊布列。予等皆自慶平安也。予非言兩禮拜乎。至少似有兩箇半月。蓋過一日。似兩日耳。

第十三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八號

今探得徐桐得洋人之許可。乘其藍紅官轎。公然行過予等之防禦綫而去。此真一大錯之事。予等或將大受其害。徐桐官階極大。曾爲帝師。其家住於交民巷內。從使館進去。卽是。不過五十碼。此人乃一光棍。予等皆知其惡。彼曾宣言不久彼將以洋鬼子之皮襯其轎。以洋女人充其下陳。京中傳述殆遍。此人關係甚要。予等應執以爲質。俟中國政府公然獎用拳匪時。卽鎗殺之。苟行此策。更取其他大員之住於予等附近者。或可使中國政府驚覺。知將來報復之極速也。徐桐先曾向意使館防禦之處逃走。但受嚴令。命其退回。並派人看守其家。十五號或十六號。彼託人往法使館求護照。以館中翻譯愚拙之故。竟爲所得。早晨遂乘其官轎。頂馬跟從。放膽而行。先過法防禦地。至外間第二道防綫。爲志願兵所守者。以盛氣凌之。不許行過。其跟馬欲沖過去。放一鎗以警之。然未傷一人。志願兵令徐桐出轎。坐於地上。彼等互相商議。究應尊敬法使之護照耶。抑帶之至使館。爲戰爭之俘虜耶。其後來一使臣詢問因何事爭論。彼等告之。使臣勸其放去。於是徐桐遂安然由旁道而去。由此一事。可見使臣之性質。然彼使臣

固予等圍困中之發號施令者也。苟有災難。唯恃上帝之佑。予等永不能自救也。凡勇往之青年。自應爲兵。但年紀略大之人。仍在定限以內者。毫無所用。此爲予所查得之情形也。當此之時。各使館中之首領。內雖驚駭。外則談笑風生。以爲消遣。有一信來自天津。近日以來。此爲第一次可靠之消息。大意言天津天主教堂亦被焚。教民多遭殺戮。拳民至者甚衆。惟史統領無消息。其踪跡如何。無從推測。觀此信實不見有可以寬心之處。而各公使參贊則羣作笑容。殊莫省其故。或者以世界仍然存在。予等雖進退兩難。而地球仍依其軌道而行乎。各衛隊及其隊官初到之時。快心樂意者。今則頹喪如他人。或較他人更甚。彼等不過未受教育之水手。毫不知北京擾亂之爲何事。忽奉命坐火車而來。黑夜始到。到後卽各歸其使館。稍爲巡邏之事。自建築防務後。日守於防綫之上。以候換班者之至。全然如返船上。居於海中矣。彼等處此灰塵迷漫之中。如何能明白乎。予於其中怨恨數人。思及輒發詈怒。蓋彼不免於劫掠也。乘夜間紛亂之時。已將予之千里鏡及一極佳之手鎗。並其餘之物取去。戰爭時自爲彼等發財之機。然亦應稍稍等候。不當於此時卽施其手段。爲此趁火打劫之舉也。兵官中有極好者。

亦有不佳者。然無論好壞。皆如使館中人之恆態。互相疑忌。且脾氣極壞。蓋當此炎夏天氣。居此灰塵迷目之地。日夜戒嚴。不能安寢。自然使人不悅也。無論何種教會中人。皆自防綫之外。奔英使館而來。氣喘汗流。以逃其性命。新異之境已過。予但歡迎變局之來。蓋無論事之好壞。總不過爲變局而已。

第十四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九號

昨晚予尙歎息無聊。痛恨塵垢。今日則毫不覺之矣。予自己承認。願換昨日之不定。爲今日之一定。此一定之事爲何。卽予等皆將成爲肉泥是也。但予等亦不憂愁。蓋此時心境已不同於往日。已不作憂矣。予不知哀的美敦書今日何時來到。或爲早晨十一鐘。或爲下午一鐘。但知當下午之時。歐人皆有喪心失魄之狀。此必其事之足以使人震動而不能自己。且見當此廿世紀之初。勇敢之性。已不復存在於人身矣。予憶及百年以前法國之貴族。無論其過失如何。當其乘筐以赴斷頭臺之時。沿路滿擁激烈革命黨人。怒罵之聲如潮。而彼等不發一言。但有藐視之狀。彼等究爲非常之人也。自此以後。世局遂變。而所謂美利堅者。不能導人慷慨豪俠之氣也。（按此言似謂共和興

而勇氣衰。幸而無人監視於旁。以見此哀的美敦書來時之況。天下最難之事。無如去懼之難。所可異者。彼婦女當此恐懼。其態度反較男子爲佳。衆男子皆面現喪心失魄之狀。而使館中及教會之婦女。幾若人人皆勇於男子。他且不論。卽彼等不發一言。以加增紛亂。已較男子爲足多也。所謂哀的美敦書者。究竟如何措辭乎。此公文由總理衙門遞來。先略言聯軍海軍提督要求交出大沽礮臺。此事予等全然不曉。其後則言中國不能再保護使館。使館應自保護。從今日四點鐘起。須於二十四點鐘以內。離去北京。觀此是海軍之要求。中國必已拒絕。史統領及天津租界必已遭難。故有此舉。今戰事已開。從此非拳匪之事。而爲政府之事矣。予等所處之地位。毫無所望。唯有戰耳。哀的美敦書共十二封。由中國政府之差役。匆匆分送十一國使館及稅關處。其先尙秘不示人。然不久人人皆知此十二封之書。不啻十二箇礮臺。先爆裂於防禦地方之十二處。終則煙氣聚結。使予等人皆爲悶苦。予等今只兩途。非逃卽被殺也。於是人人皆注目於十一公使。事至於此。皆由彼等所致。人人要求設法。羣失管束。閎然如顛狂矣。十一公使皆有憂色。會議於西班牙使館。因西班牙公使爲領袖之故。議論甚

多互相責備。所出之謀。皆以其太險而不能實行。脅迫之來。其速如此。無一人能料及者。西班牙使館前聚集衆人。皆欲打聽會議之結果如何。予所知者。僅勇敢之德公使。發議全班公使應立即往總理衙門。力迫中國政府答應暫時之和好。此議自爲諸人所不願。且有一人聞之而哭者。至七點鐘天將黑時。始書就一聯合之照會。言公使團應允出京。但所限二十四點鐘。爲期太迫。不及收檢行裝。且京津一帶。交通久已斷絕。羣盜如毛。九十里之長途。難以安達。須中國政府擔保。必無危險始可。蓋公使團已接受中國哀的美敦書中之言矣。此軟弱之復書甫送去後。各使館皆起風潮。蓋予等全體歐人共有千數之多。必不能皆安然達到天津。無所失棄也。於是有劇烈之反對。先僅喃喃私語。後則昌言。人人皆願守防綫而戰。不願走此長道。以遭殺。若必須出京者。則有車。有馬。有步行。參差不齊。而一千白人之後。又隨以衆多之教民。皆求予等不棄之者。試思彼拳匪及野蠻之兵。能使予等安然前進乎。必不能矣。此一長夜。人人皆不思飲食。皆欲知消息之至否。預備究來得及否。但此時懸想。毫無益處。事事顛倒。人人驚慌。亦有人收拾行李甚忙。似覺明日可安然出京。毫無所事者。不惜自欺也。據予所

知則時局實極顛倒。予等必不能安達天津也。又有人命其僕役打聽往海口或天津之車價。此三日之路程。竟需四十兩。五十兩。或一百兩。車夫雖言若政府派兵護送。卽以車來。然彼究敢來否。惟上帝知之耳。有數使館欲僱車五十乘。不論其價何如。只要其肯來。不吝巨價。但使館僕役不久卽回。面現驚慄之色。只僱得車數乘。而來否尙不可必。蓋京中此時已大亂。雖在夜間。出京者仍紛紛。有官員坐於車內。被拳匪拖下。向其叩頭者。端王已派爲總理衙門大臣。滿洲大員多派爲統領拳團大臣。並由倉中發米與之。各種謠言。蜂擁而至。前途必有戰事。人人皆知。無所用其隱諱矣。至二鐘。予竟得有太后現做何事之消息。又得有拳黨勢盛之消息。時局毫無希望。只有愈壞耳。予以所得之消息。往告首領。但已夜半。彼方與其同僚議事。未曾會見。予在其公事房中。見彼所草文字。乃日後要緊之事。不禁失笑。數禮拜以前。彼安全瑣細之政治情勢。竟何往乎。彼等因以拓張其名譽者。今何往乎。時至今日。而公使之尊嚴。亦稍遜矣。予等雖尙有一綫之希望。而所救可憐之教民。羣居於肅王府者。則希望殆絕。彼等聞洋人將去。此一夜間。驚慌憂苦已極。使人心痛。蓋予等苟去。彼等均不免於死也。此一千九

百年六月十九號之夜。予將永不能忘。在此危急之間。可見人類之性情。予等真卑怯已極。真易於搖動而無擔當之勇。常人不能燭於事先。至危急時。始知恐懼。予等所以崇拜英雄者。以其能遇險而不懼。此不懼之性。卽其所以爲英雄者乎。

第十五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二十號

人當風潮震駭之時。神經常因之過敏。思潮亦輓轉不窮。各種奇怪荒謬之事。皆出現於心頭。此人之所同也。予今所思。爲一荒唐無稽之事。僅小說中有之。非洲東南地方。蘇魯部落。有一人名阿母史魯培格司者。一夜之間。乘馬馳行一百里。僅休息兩小時。尙能於石梯之首。力戰以保其英名。予思及此。不幸予等無蘇魯人之性質。若據予一人而言。則夜必須睡八點鐘。初睡三鐘。不過如喫菜之甫嘗味而已。故在此六月二十號哀的美敦書滿期之日。予起牀後。毫無興致。予力所不能爲者。終亦無能爲。豈獨予一人如此。想他人亦然。卽彼文學復興以前之人。想亦同之也。早晨八點鐘。人人不能再合眼而眠。乃下地步行。使館中多污垢之人。不事洗浴。沿街躑躅。力伸其困乏之身。荷鎗於肩。面色青白。此由出哨太多。睡眠太少之故。當此之時。水手與使館中人相同。

可分之處甚少。蓋予等已羣處於四面無路之地也。在此六月二十號緊要之時。人人無剛毅敏捷之象。皆疲乏不堪。因兩禮拜以來。非正式之半圍困。哨望不寐。以防拳匪之所致也。然防禦綫之外。靜寂無聲。難見一行動之物。予等似在睡夢之中。若游行至使館界之東邊。則哈達門一帶。爲拳匪所毀。荒涼已極。中國人知當此變亂之時。最善之法。莫如深居不出。以俟安定。有時僅見一二拾破布之人。於污穢之堆內。鉤取物件。苟問以話。則回答不知道。一禮拜前。予之漢文書記。年紀已老。謂予曰。自流寇入京城以後。二百餘年。北京情形。無如今日之顛倒者。登城以望。則見前門外紛華繁盛之區。今則變爲瓦礫。滿地均焦黑之木。見之者。至不能自信其目也。數夜之前。所燒之大城樓。仍餘一半。巍立不仆。當日建築工程之堅固。可以想見。其殘餘瘦削之半身。似作不屑之狀。似言今日么麼之輩。視昔日英雄之事業。相去甚遠也。舉目四望。不聞聲息。唯巨樓之下。凡目力所及之處。恆見如蟻之人在殘垣破堵中動作。亦不甚忙。唯見其身軀搖動不已。此皆北京之乞丐。千百爲羣。各盡其力於瓦礫中。檢取未燒毀之物者也。無論如何殘毀之物。一入中國窮人之手。無不可補綴以得其用。更遠望東邊。未曾焚

毀之地。不見有何動作。車輛往來極稀。平日灰塵上揚作巨堆者。今亦不見。似在北京之灰塵。亦震於將來之事變。而伏地不起矣。赤日當空。如一紅色之球。天氣不甚熱燥。鳥雀往來飛鳴。人人均疲乏。而此六月二十號之風光。乃美麗如是。殊可怪也。至九鐘。公使十一人。又會議於領袖公使之署。昨日覆中國之照會。請展緩時間。派兵護送。並望於九鐘回復。今九鐘已到矣。嗟嗟。中國政府竟無明白回答之公文來到。以慰各公使之心也。中國政府寂靜無聲。彼已明白宣告。不復更費筆墨。十一公使中多膽怯之輩。僅有二三人。竭力鼓舞。以壯其同伴之膽。但無效果。昨夜收拾行李之舉。今已消滅。重復提議全體往總理衙門之事。又經劇烈之爭論。而棄置之。其後法公使言。英公使此日面甚紅。不知何故。史君亦言。法公使自告奮勇。言苟全體去者。彼亦同去。而言時面色發白。予等既有紅面公使。又有白面公使。苟再加藍面公使。綠面公使者。則此全體會議之國旗。即湊成矣。法公使爲其共和政府所派。以當太平時外交之責任。並盡其力。以助彼同盟之俄國。其爲人雖不宜於戰爭圍困之時。而在平時。亦爲一好手也。三禮拜以來。彼在其使館。日受其妻哭泣之教訓。尙能自告奮勇。可謂奇矣。史君又言。

當時會議愈爭愈烈。其後年老之西君言。只有將各事投票解決。一法攫攘半時。許毫無所決。仍與會議之初無異耳。此時克林德男爵起立。言曾先同總理衙門有約。定期十一鐘聚會。現雖有哀的美敦書之至。雖有戰事。仍願踐約而不失信。衆皆勸其勿去。以相形之下。自覺太怯也。但克君言。先已說過。不願中國政府譏其因恐懼而破約。史君告予以各事。並言彼之私事畢後。苟外交團付彼以權力。可盡力於使館離京之事。當公使會議散時。予正行過西班牙使館。立意親身追隨。以究知予等之命運。見德使歸館後。少頃即坐其綠紅呢官轎以出。通事西君亦坐轎同行。復有騎馬之二中國人隨之。蓋克君不願帶其衛隊也。德使坐於轎內。口含煙卷。容態蕭閒。如赴宴然。予當時同俄使館阿爾男爵散步於防禦綫外。均懸想克君不知幾時可回。然僅過十五分鐘。忽見騎馬之二中國人。力鞭其馬。狂馳而返。幾將予等冲倒。跑入防禦綫。口中大呼。不知所呼何語。但觀此情形。知必有變。予等亦隨之而奔。至法使館界。聞人人言德公使被鎗打死。聞之不寒而慄。騎馬之二人。至德使館下馬。氣喘汗流。使館中人羣圍繞之。夾雜詢問。但除克君被殺外。無他消息。言彼跟隨克君轎後。忽聞鎗聲。克君遂死。通事

西君則身上帶血。極力奔走。有一中國人執鎗而追。此人性命如何。尙不知之。蓋二人若不快跑。亦將被殺也。此事極單簡而可怕。予等相視。不能發一語。吾儕中有主意有勇氣者。唯此一人。而今已矣。不復回矣。痛哉痛哉。一刻鐘後。德兵隊之一半人。皆執鎗向王府井大街匆匆而進。觀此條頓人面色之嚴厲。可知其有拼命之意。至少必須保全其首領之屍身。予當時即欲隨之。但思及有更要於此者。遂注意於公文箱。此他人無權以視之者也。德兵隊由一驚駭之騎馬者引導。至被殺之地。地上見有血跡。灰土飛揚。轎子轎夫及殺人之兵。均已不見。又無人可問。蓋人人皆深居不出。大門均關閉。街中荒涼已極。即一犬亦不見也。予後聞通事西君雖受重傷。幸得逃脫。未失性命。德兵隊既茫無所得。呆然而歸。不發一言。詢問之亦不答。蓋德人性質沉毅。遇不幸之事。內極憂憤。而不露於外也。其餘各公使自經此事。始恍然於事之真象。知予等今已處於絕域。皆其初主意不定。毫無決斷之所致。彼等今自知之。人人對之作鄙藐之狀。彼等亦當內慚也。十五鐘以前。所述赴津之舉。今已置諸度外。公使所爲之事。亦不復爲人所注意。彼等已無法可施。實則皆不稱其職。今已變爲兵卒。與予等同矣。衆皆聚集

糧食以防缺乏。美使館之參贊首先辦理此事。彼思米最要。麵粉尤要。凡所見之糧食店。盡數購其所有。當其始雖極明白之事。有能昏憒不省。所謂當局者迷。往往皆然。今人人能如此做事。甚爲可嘉。此二十號美人之作事尤勤。皆以車推運食物。往來不已。凡糧食店均搜及。有卽付現錢者。有稍緩再付者。美使館中人羣聚於有防守之地。距予等約二里許。其他在外之人。則立卽知會之。與以二十分鐘收拾行李。由美水兵一隊護送。速來。白人男女老幼共七十人。若教民及學堂中小女子。則不計其數。由東城以至使館。道旁觀者如牆。未聞呪罵。但默然旁觀。使館中人執里明頓 Remingtons 及手鎗。狀甚可笑。教民中亦有執刀鎗者。觀者既無野蠻舉動。見此避難之人。頗有憂憫之色。蓋北京之民。受拳匪之驚駭。燒殺搶劫。大受其害。故並不眞附和之。此事予等今始明之也。參贊西君曾受奇險。今已隨美人歸來。彼隨克林德男爵至總理衙門。克林德遇害。彼亦受鎗。幸未中要害。半跑半爬。極力逃命。爲美國人所見。遂載之而歸。彼於男爵死事。亦不知其詳。蓋其時彼亦受傷。只願自己逃命也。此不過前數鐘之事。似已歷數日之久。予儕中凡不任戰事者。皆安置於英使館。婦女幼孩之中。雜以男子數

十人。彼等皆應至戰綫者。而規避義務。自圖安逸。箱籠等物。亦多裝置車中。運往英使館。至午後英館寬濶之場。滿堆行李。滿擠人衆。幾無插足之地。此真使人不能忘之景象也。向與予等交易之數中國店鋪。今使館雖設有防禦綫。半受圍困。仍私地交易。雖亦閉門。並不全閉。如新年半閉門之狀。仍可出入買賣。店中學徒以手縮於袖中。舉其長袖以揮褲上鞋上之灰。顯出閉市之象。然彼等臉上半含笑。三點鐘以前。此和氣店家售其貨物。一如平日之價。但不登帳。各以錢入其腰包。予事既畢。閒觀彼等之行。事至三點鐘。則最後之門亦閉。店中最後出來之一人。貼一福字於木門上。悄悄而去。此與 Michael Strogoff 中之電報生相似。當韃韃毀其公事房之前。執彼英雄以去。其書記從容取冠。開後門而出。今此中國商人亦然。真至最末之時始去也。所去者不止店中數人。尚有住於使館界中者。自上禮拜以來。予等辦理防務。半受禁制。今亦相率引去。男女老幼。皆背負一藍布之包。匆匆走過。各穿小巷而去。此等小巷。予等多不知之。彼等得有消息。無一人願受危險。遂皆急急輕裝遠避。予頗樂觀之。在此事之前。奧使館間忽聞中國軍隊吹號之聲。忽揚而高。忽抑而低。或如橫笛之悠揚。或如怒牛

之嗚吼似挑戰者。其聲漸近。見有一大隊之兵。其主將之旗幟甚爲明顯。有兩騎馬者。先不知因何事下馬。但見其扳鞍跨上。手執馬鎗。狂馳以合其隊伍。此爲董福祥之兵。向西行以入皇城。頭裹黑巾。經予等邊界附近而去。一點鐘後。予行經此地。則見奧使館及其臨街防禦忽然已棄。可知當董軍行過時。相去五十碼。其聲勢之駭人也。予等未經一戰。已棄去一隅之地。但予等不甚動心。蓋現在各事皆甚顛倒。卽稍增添。亦不關緊要也。人人皆如在夢中耳。奧水兵既棄其本館。遂至法使館。羣臥於地。有一人困乏已極。甫倒地。踢之已不復動矣。又有志願兵一團。進來後。怒罵奧人之退走。彼等亦守於奧館之界。奧兵之退。並未知會。乃無意中查得者。蓋今日志願兵單獨團體甚多。故忘之也。無人能言所以退棄之故。唯奧司令梯君言不願以人爲犧牲。故退。又言全軍無統將主持一切。殊可驚異。但彼似不知有一更要之事。卽予等東北方一半之防禦。未放一鎗。而已投降是也。在法館防綫向北之處。法奧司令有劇烈之爭論。法國防綫本不過爲第三道。僅防其街。未防其屋。然奧館既退空。則變爲第一道。已疲乏之法水兵。將急急築更苦之工程。以車運物。加防堵於前敵矣。予亦與於此講論之事。蓋予

見一小巷在於後面。未有防守。敵人夜間冲入極易也。前途之事如何。無人能預推之。凡公使同其家人以及其屬下人等。羣往英使館。水手及志願兵則怒氣愈大。有少年英人數輩。屬於稅關志願兵者。對法與水兵。偶然戲語。謂我等乃叛匪。彼等遽大聲咒罵。其詭怪如此。忽聞鎗聲。由奧使館街上飛來三四彈。予等談論遂止。予看錶正三點四十九分鐘。予將鎗裝置畢。急向前奔。前已不及。聞史司令呼曰。在一百邁當。於是排鎗遂出。射於長而荒涼之街上。此圍困中之第一次排鎗也。此處防禦之人極多。進去亦無所益。故予未曾放鎗。因此處排鎗放後。他處又有急召。予必須趕去也。圍困遂自此而始。予所記者。文雖不佳。然皆實情實事也。

第十六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廿一號

昨晚予到過多處。所見之事至夥。睡時不過三鐘。其事之奇。想聞之者或不之信。十二小時之混亂。竟使文明人之一部分。改其常度。可謂奇矣。使館中有一半人。皆已棄之而去。只餘水手數名。其未行者。亦預備棄去。有多人皆無日用必需之物。今早八鐘。予之早餐尙無著。且卽再歷數鐘。亦無指望。予飢甚。此時如有食物可攫者。予亦必攫而

食之。幸而思得一處。可以果子之腹。遂往北京旅館。館中主人希君。瑞士人。頗有才能。斟咖啡飲予。又導予至其私室。出各食物與予食之。室中已先有一人。爲俄軍官阿爾君。以勞乏之故。食啖未畢。遂已入寐。其狀甚可發笑。橫躺於椅。張其大口。軍刀手鎗。同食物雜置於側。予不覺大笑。有二人聞予笑聲而至。一爲侯爵批君。一爲荷蘭使臣克君。此二人方爲何事。予未問之。荷使性情。甚爲躁烈。任對何人。爲何事。皆帶怒容。其談話聲音之高。遂將阿爾君驚醒。醒後卽取食物食之。食畢又睡。不發一言。對於四周之情形。毫不注意。予不久亦覺疲乏。又見多人來索食物。予昨夜眠時太短。精神昏倦。雖彼等談論甚多。均不記之。彼等大半皆怒使館防備之疎。謂據此情形。必無希望。有一奧國水師副官。言外間鎗聲甚微。中國只有數十人。但東北兩面。防備未周。隨時皆可衝入。聞者皆以此言爲然。但無一人能言統領之爲誰氏。孰負調派防軍之責任者。如果負責有人。將吾人之少年強壯者。悉派至防線之上。約共可得六七百人。今防軍極紊亂而無統率。幸中國政府。又有遲疑之象。暫時可以偷生耳。予有一箱。內置珍重之物。已送往英使館。予甚挂念。將往觀之。想使館中不知如何紛亂。及至則安閒無事。昨

日下午四鐘。東北方落一鎗彈。然仍毫無防備。時時可入。從各處而至者。皆哀哭。其憂煎之狀。似將成瘋疾。大門之旁。堆積石塊沙袋。若將備防禦之用者。此地將爲婦孺避難之所。固早已知之。何至今尙毫無防備。如此狀乎。故以下所述之一事。亦不足爲異。昨晚六鐘。此地即出現一慘事。乃使館門前諸人所目覩者。有一歐人不知其名。後乃知爲大學堂之遮教習。行經北邊之石橋。此橋乃通至肅王府牆外者。從使館北牆而去。不過百碼。若從大門而去。則約三百碼。衆見此歐人前奔。其後一塗面之中國兵。執鎗追之。英國軍官雖見之。並不派人往救。但令諸人走入。將大門關閉。彼在門外。令各水手對石橋彼端而放排鎗。如練習音樂然。不幸之遮君。遂在石橋之半。爲數中國人所執。雖未致死。而被打多次。有人發誓。言親見遮君匍匐至橋下河中。各水手仍放排鎗。軍官反遷怒於人。直至不見遮君之身始已。亦不知其結局如何。此卽英使館中踢球之開幕也。天將黑時。見領袖阿母君來。口啣雪茄。此雪茄乃彼至埃及之紀念物。穿正式之晚服。態度安閒。令人見而生怒。十鐘時。聞婦女中有驚歎之聲。衆議防守疏闊之處。理應設法加派。然夜已深矣。亦不能有所作爲。空談之後。遂皆悄然而寐。尤

可笑者。有一人爲倫敦工部之官。彼安然臥於帳內。有人驚醒之。彼乃言何故當此深夜。將其驚醒。一若毫無事故者。後察知若此類者。蓋不止彼一人。衆皆謂強壯之少年。應加入防衛之列。其年鬢增多者。當何如乎。此夜遂從驚擾不寧中過去。至天明。愈覺情形不穩。命令常有矛盾者。滿地所立。皆柔弱之婦女。呱呱而哭之嬰兒。及教會中人。又有中國之教民。狀似可憐之小羊。使人不忍見之。此等諸人之結果如何。唯有上帝知之而已。夜間至者。皆以此地爲平安。狂奔而來。及天明。乃皆蹙然不安。此等不安之狀。如將被死刑者。不知何時始已。心之憂煎。似以刀寸寸而割之。在綿長之時間。受此待死不死之苦。較真死爲尤酷也。衆皆含怒。謂當此危局。無一負責任之統領。有一人已在死屍堆中。有無數之教民。皆奔逃而至。予等卽於此情形中。爲圍困之開場。推原其故。皆由予等之首領。數禮拜以來。無主見無辦法之所致也。幸而尙無可記之戰事。僅法意使館防線上之東北方。有極稀之鎗聲。有一法人中彈。一奧人受傷。予今所可記者。法意德奧之人。已同意舉巡洋艦長梯君爲統領。日本人聲言。如英美承認。日本亦卽承認。此一事。外面已起有小風潮。情形若長久如此。實無防禦之可言。防軍皆各

各獨立。不相聯絡。其中唯法奧二國人不然。但亦有故。因與人乃求庇護於法人者。各國之官。皆互相嫉視。其志願兵則四處遊行。遇物卽擊之。可貴之軍火。多拋棄不顧。予等之防禦線。闕口甚大。如有勇猛之敵。不過五分鐘。卽可衝入。無能阻止。此皆予早間所察見者。予下午無事。步至肅王府一視。府中今已成爲衆人避難之地。日本人在此作事甚忙。日本使館在肅王府與法使館之間。日本欲將其第一道防禦線。推向北方。肅王先已率領其府中人。避往皇城。中故日本水兵二三十人。及其餘之志願兵。遂佔領其地。守住一帶之高牆。此牆甚長。須五百人乃可守。予見彼等之矮統領阿司君。正督率其部下。布置一切。此人爲使館中武隨員。其性情粗魯執拗。亦與其餘之日本人。同然作事極爲勤奮。盡其力之所能爲。予至此。乃得見有秩序之行動。彼矮人沉默以行其職務。蓋自昨日可怕之事出現後。彼等於數小時中。已辦過數千件零碎之事。將避難者多人。聚合一處。成一小堡。又令多數教民。爲其幫助。選派防禦線上。蓋其所能爲者。皆已爲之不遺餘力。予立觀數小時。甚欽佩此矮小之人物也。彼等不但有秩序。且設法偵探敵人之舉動。查此全城一角之情形。此全城之一角。乃已棄與歐人。

者。今外間雖若寂靜無事。但予等之仇敵。非全然捨去。仍時聞斷續之鎗聲。予到此。知日本人已查出。距此地不過英里四分之一之遠。有中國兵駐紮。半鐘後。見一人奔至。喘息而言。彼見多數粗人行來。阿司君立意領人前往探視。有願往者。皆可隨之。自思予亦隨往乎。稍一猶豫。遂決意隨之。走過灣曲之衢。衛數條。對於已棄之奧使館稅務處而進行。至稅關後面。未遇一人。亦無聲息。兩旁人家。均已搬空。即平日善於吠人之惡犬。亦皆不見。似亦爲可怕之風潮所逐去者。遠遠聞有鎗聲。大約在法意使館之地。此鎗已歷二十四點鐘。或斷或續。但予等所行之處。甚爲荒涼。且有高牆及大樹阻隔。爲彼鎗聲所不能及。或此鎗非仇敵所放。而爲予等同伴之所放。亦未可知。予等悄悄而行。忽有一日人以口噓氣作聲。手指一處。予驚顧。聞鄰近衢中。有無數足聲。及談話之聲。此等惡鬼。卽在此如網之衢。衛中。圖傷害予等者也。忽從轉角走出二人。以眼偷視。予等立即開鎗。二人遂倒地而斃。此次因予等所行不遠。又前得日本人之警告。皆有防備。故斃敵甚易。又見一人當前一瞥。卽轉入另一衢。衛中。予等發喊追之。此喊甚爲冒昧。或因此召出數百之敵人。襲攻予等之後。亦未可知。但當時則未計及。轉過

前巷見當面爲一高牆。其人跳上窗口。緣柱而上。予等放鎗擊之。彼仍上攀。忽聞軟弱之啜聲。旋有巨聲隨之。見彼已墮於地。鮮血迸流。死矣。此人非兵。乃一拳民。身穿紅布長衫。周圍以藍布緣之。頭戴紅帽。如法國大革命時所戴之帽。腰繫一藍色之彈藥袋。內裝有馬梯壘子彈。予等見之。甚以爲奇。彼拳民非不信彈藥者乎。何以又自帶之耶。予等既鎗斃三人。輿致勃發。復向前行。又見多人成一小隊。皆服飾奇異之拳匪。予等復向之開鎗。欲設法誘彼等至一隅而殲之。但彼等不受予等之誘。仍向後分逃而去。予等既動殺性。遂以鎗亂放。旋奉嚴令退歸。予等既歸。甚爲高興。但阿司統領似有不悅之色。因彼見肅王府牆太長。難以設防。此牆係必應防守者。然日兵不及五十人。何以分派。卽此一處。已極難守。若再察看。必更有疎闊之處。予等之防禦全線。自北而南。直抵內城牆止。爲日法奧意德所駐守。防務極爲薄弱。予既看明此情形。歸踰一鐘之後。憂心大起。各事均顛倒無序。英使館中亦無進步。此地不似他處有預備戰爭之狀。公使平民男女老幼。馬騾箱籠。沙袋種種。嘈雜凌亂。仍各人嚴分疆界。不相聯合。新立種種會董。有管雜務之會董。有管糧食之會董。有管防禦之會董。及其他予所不知之。

各種會董。蓋已成一無主之國矣。現唯美國使館。仍勤奮辦事。許多少年執兵之人。均藏躲一隅。不往前敵防線。各處所見。皆令人失望。人人只顧自己。不暇顧人。當分派諸人宿處之時。有不知所往者。有喪魂失魄。若無知識者。有一經理名愛貯。坐於爐上。狀如癡呆。又有批君。乃俄國銀行中人。而爲愛貯君校對簿記者。往來急走。口中喃喃。不知何語。比利時使館中人。均已不見。或於亂中逃出乎。未甚明瞭。觀以上所述之情形。其雜亂爲何如耶。此一打國民。如能和睦。去其嫉視之心。同心合力。則彼烏合之拳匪。焉能侵入。然早應定局之防務。至今仍無布置。均懷貳心。不能齊同。此由於無統率之故也。總防線成半規形。圍繞英使館於中。秩序紊亂。如有乘夜來襲者。侵入正自易易。若既侵入之後。則其事不待設想而知矣。爲大新聞記者之阿姆君。予見其坐於書籍紛置之中。其平日之定識毅力。似亦隨此四周雜亂之情狀而俱失矣。予等今已岌岌不能自保。又將多數教民。辛苦救之來此。是果有何益乎。予寫至此。有百五十匹之騾馬。爲流彈所驚。忽然逸出。四散奔跑。於是更增嘈雜之狀。費無窮之力。始漸就閑。而天已黑矣。此時雖鎗聲愈厲。予已置鎗於胸旁而睡熟。夢中唯事詈罵。予之腦筋。已爲日

間諸事所擾亂矣。

第十七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廿三號

無可逃免之事。既於昨日出現。唯恃上帝之庇佑。及仇敵攻擊之愚拙。倖免全體覆亡。與艦長梯君。忽發命令。令法意奧三國之人。均至英使館。又送信與日本人德人。令其亦至此舉之意。即將子等半規之總防禦線。完全棄卻也。十分鐘後。諸國之兵皆至。各執鎗擁擠而語。不知所爲何事。美國人未幾亦至。時美人建設其防線於內城之上。此舉本爲美人所不悅。因彼等恐爲衆所忘棄。如有事時。衆皆處於安全。而彼等獨居危險也。然衆實未忘之。少頃卽已尋見。故彼等亦繼至。當各國衛隊。整列成排。以待命令之時。卽可見使館中人。及各教民。茫然驚恐之狀。予其爲殘忍之禽獸乎。見此情景。甚覺有趣。英使以嚴冷之態。鵠立於中。各公使環繞之。面現恐懼推崇之意。以誠懇之辭。將最高司令之權。交與英使。此著爲予等之所希望者。觀各公使之狀。彼等蓋以英使館爲藏避其身之地。以全權交與英使。則無庸更問。世界中乃有此卑性之人。法俄意日本四公使首先倡議。彼等既代表衛隊之多數。則其餘亦只得隨之。初不問其願意。

否也。予後知各公使中實有不滿於此舉者。觀英公使阿姆君之態度似自謂會居軍中者。又以英使館居防禦之中心。爲衆人藏避之地。乃面帶笑容。接受此任。然此不過一虛名。當彼寫其應辦之公事時。各衛隊已各奉其本國公使之令。退歸原處矣。於是各水手及志願兵。又蜂擁而去。如其來時之狀。意大利使館方失火。其防線自然廢棄。予等之仇敵。用火炬拋進。以致比利時與大利荷蘭及意大利四使館。均已被焚。現所餘者。唯七使館十公使而已。如仇敵之攻擊。仍如前日經過之狀。則予等亦可倖保。防線之外。皆屬火光。敵以長竿縛火炬。時有鎗彈落於防線凸出之地。有時以怯懦之狀衝來。及予等鎗發。則皆逃矣。此卽日來受攻之情形。最壞者。爲防禦之人。皆不信其鄰近之兵隊。互相猜疑。恐有一處防線。忽然失守。故各人一面放鎗。一面側視。此種情形。甚爲不佳。又有較此關繫稍輕。以尋常人之眼視之。而亦知非佳兆者。則分派不勻。勞逸懸殊是也。如英使館之位置。與別國使館不同。藏於中央。不露於外。其中有多數少年。表面雖亦防禦。實皆毫無事事。而在其他使館之防線上。則皆疲倦已極。時時假寐。至不能有兩點鐘之清醒。英使館之南。及西方之半。爲美俄使館所遮蔽。其東則爲法

德與日本肅王府所遮蔽。唯其餘兩方無蔽。但西方爲上駟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黃頂之房。若自此方來攻。極易以鎗彈掃之。故難施工。北方則爲翰林院。乃不至於燬者。故亦不慮其自此來攻。據此形勢。則英使館之接於敵人者。唯北方及西方之半耳。而此兩處又均不易施工。行過肅王府。即可見英使館之西北兩方。與彼矮人所守之地。危險程度。相去甚遠。四十八點鐘以前。予等之仇敵。集者愈衆。想圖搶劫之故。兵與流氓。均與拳匪聯合。每歷一記鐘。人數必加增。相距不過五六十碼。可以見其動作。聞其談話之聲。最重要之肅王府。只有日本兵四五十人。及甚少之志願兵守之。乃以意大利人加入。增其防禦之力。意大利人守住外牆之一段。及府中之小山。肅王府牆壁及房間之多。殊可驚駭。如謂七八十人可以守住此地。唯上帝知之而已。其外有極長之牆。約高十八尺。厚三尺。其內則有如蛛網之牆。分爲無數之院落。正中爲肅王眷屬所居。往南爲大花園。樹木甚多。立於其中。可聞外面鎗彈爆裂之聲。更往南附近法使館之處。今爲多數逃難之教民所住。只一室中。已有小女學生四百人。坐於地下。穿藍布衫袴。狀甚安靜。互梳其頭。或做沙袋。彼東方人當此去死甚近之時。乃不見慌張。

之象。再走過去。則爲許多之中國人家。擁擠而居。有祖孫三代同居於六尺之草地上者。有一婦女。方喂嬰兒之乳。乳已半乾。觀此情形。即可見彼節縮自己之糧食。忍飢以食其子也。設各種方法。供給彼輩。仍不能足。教民中之壯年。已被挑選令做防禦工程。又於極長之牆上。開鑿小孔。奇怪之小日本人。秩序井然。但於其較老人之衣上。即可見之。彼等衣上。皆以白灰寫成大字。一望而可知其職務。又有寫字者。伏於小棹之上。其旁置墨及刷。方造分類之表。此表造成。乃須送與日使館者。日公使今已成一大工程師。又爲土木工之監督。故無論何時。防禦線之分派。皆極清晰。內地逃來之難民。至少有二千。恆有二三日日本人時來巡視。或以其所得於肅王府中之小玩具。與彼難民之小孩。難民亦皆知足。且知外國人必不棄之。現出一種不可解之誠實態度。此等苦百姓。知識甚少。豈永遠有此性質乎。肅王府今已成一小城。城中住有各種不同之百姓。只三日。卽已齊備。觀防禦之分派。卽可得日本人與意大利人之比較。此爲阿司君所布置者。意大利人駐守之外牆。只一百尺。日本人則至少有一千尺。有鑿孔之牆。亦有無孔之牆。如有人以和睦之態。再與以一千尺之防線。彼日本人亦必願接受之也。

其三四人所守之線。乃有百尺之長。彼矮小日本人。每日力作六點鐘。絕無聲息。只有一處。人數稍衆。卽環繞王府大門之處。乃其司令官之所在也。其矮大佐阿司君。爲此秩序井井之事。並不費時。亦無待巡歷。只畫一圖。以五色點顯出分派之人數。兵力應厚。應薄之處。及守禦之要。此地之有條理如此。予觀之。幾不忍舍之而走也。行至小山之後。在意大利人中。見批隊長坐於樹下。方食麵包臘腸。狀甚粗魯。且語且以刀割而食之。見予至。呼曰。你看此地。狼熱鬧。彈子飛得狠低。其坐處之樹。樹葉被彈而落地者甚多。此地固甚危險。但予仍願其至。日本人駐守之地。一觀之。距此五百尺之地。有一日人。與數中國人相戰。卽予頃間所到之地。此小日本人。以其帽置於空洞之前面。在其所立之上。約二十尺。中國人羣舉鎗向帽而放。日本人俟其放過裝彈之頃。則捷上撥鎗。擊死一人。仍落下立於原處。然其將下時。輒石已如雨而至。有一瓶擊中其頭。彼以手摩之。身體搖動。若甚痛苦者。然略一停頓。卽仍行其職務。此卽日人駐守地之情形。彼等皆忽起忽落。伺機殺敵。鎗彈無一空放者。有數處距敵只五十尺。以視意大利人。距敵既遠。方安穩取麵包而食者。相去不已遠耶。意人拒敵時。施放排鎗如雨。雖不

必答鎗之時。而亦濫放妄費子彈不少。敵人已漸漸逼近。其放鎗之人數愈聚愈多。皆不約而至者。予思必有數百人環遶於此。隨意放鎗。皆藏於牆後。及燒燬屋宇之間。再向南行。卽至法國防線。有法人四。奧人二。駐守肅王府與法使館交界之間。觀其設防之法。卽可見此地位之薄弱。以六人守此百碼長之地。無論何時。苟有敵人奮勇來衝者。立卽不保。第一個法國人在防線之極左。須行甚長之路。始至中間。法人之防禦者。均在房頂。躡於牆孔之後。亦有在樹上者。其地位雖甚顯露。仍與敵人交換鎗彈。已有五六人中彈。而彼等仍露立於外。受其無可逃免之結果。此事起手太不聰明。有一長大之奧人。站立屋頂。以兩沙袋遮其頭。手執慢立克 *Mannlicher* 鎗。對意大利使館施放。在一百點鐘以前。斷無一人夢想及此。其日常起坐之地。今乃一變爲敵人之營。成永遠之紀念也。當予來時。法司令言此不聰明之防禦。彼甚不以爲然。然號令不從。故與彼無干。予見此地防禦之薄弱。實不能禦一人之拚命攻擊也。已棄之意大利防線。及烟焰未熄之意。使館今滿居中國之鎗手。相距不過五十尺。有時放鎗甚烈。亦有自其所藏之地。手執火炬。冒險而至附近中國房屋之小巷中者。離予等不過二十步。

初見黑煙上騰。繼聞爆裂之聲。旋見火出。而屋焚矣。中國人恃火及鎗之掩護。已漸近法界。若此種情形。發展甚速。則法界之危險。視日人駐守之地爲更甚也。行過使館街。卽至德使館。有孔之牆更多。德人地位。與法奧緊鄰。亦如法奧人之鄰於日人。但德人並不設防於使館。但以其使館爲根據地。因其後有北京俱樂部。接於內城之故。德人怒氣甚熾。如欲噬人者。蓋自其公使克林德死後。彼等皆已誓不欲生。有駐守於內城之上者。地位顯露。在哈達門城樓彈線之內。哈達門距此約半里。德人已有被擊落地者。嗣又發見中國人有三寸口徑之礮。自晨間開始放擊。其彈從頭上飛過。幸此半新式之礮。敵人不知其彈線爲平行。施放太高。予經過時。見其彈皆落於一里或二里遠之皇城內。若彼等得其眞法。將何如乎。由此向前門。見歷歷黃色之點。則美國人駐守於城上者也。彼等低戴其帽。穿黃色之軍衣。盤伏於地。在另一方向。對於敵人之礮火。德美寥寥之兵。防守於此。遂使敵人不能至內城之上。敵若至內城之上。則可俯視使館。一目瞭然矣。攻擊所以不猛烈。而如兒戲者。或卽以此鎗彈飛越於予等之頭上。有時密如雨點。其聲如怒飛之野鳥。似欲補足其稀微時之彈數者。每分鐘輒加密。予見

此狀恐兒戲攻擊之名已不甚確矣。欲至俄美防線極難。須行一綿長之路。下內城。過德使館。再過街。至法防線。再過野地及荒涼之屋宇。始到其地。昨日予欲冒險行去。但德美相距約四百碼。即欲靠牆之掩護。偷行過去。亦一極愚之事。予見內城上從未薙除之草。今爲鎗彈所激。忽披而東。忽披而西。有時爆成多數之小塊。飛舞空中。其危險可知也。予至法使館之近鄰。即予友希君所居北京旅店之主人也。其地情形又不同。各人皆沈默做工。或磨麵。或洗米。或宰牲。或堵塞牕戶。爲種種之事。希君領首。身親操作。使中國人皆盡其力。中國人大半皆天主教徒。略通法語。乃學於蒙雪惹佛大教師者。勤作甚苦。想彼等必無一人念及於大教師。人遇非常之事變。恆呈冷淡之象也。法使館曾設法與遠處之教堂通信。但不能達。以後遂無一人語及此大教師者矣。又行至荒涼之屋宇。一邊連於英使館。一邊連於外防線。其中寂靜無聲。屋主人均已逃至英使館。恃予前所述薄弱之防禦。懶懶而坐。予行於已棄之使館。及屋宇中。闐然無聞。唯有遠遠鎗聲。來入耳中。閱者觀此地離敵之遠。即可明昨日外線防守人之危險。以較英使館中人之安逸。殊可怒也。彼少數防禦之人。立於甚廣之地。其聯絡既不完全。

又無一負責任之統領。用心豎察。則因公使之無能。及數禮拜中秩序之亂。遂棄彼等。至於此極也。若謂彼等係兵。係水手。卽應盡其職務。此言可謂愚極。總有一日。卽龐配 *Pompeii* 之羅馬兵。亦將反矣。予過南邊之石橋。欲至俄美防線。及英使館之後。此地毫無掩護。唯恃予之好運。一步一驚。低首急行。僅靠橋邊石堞。稍稍自掩。彈子之來。固不擇地方而落者也。聞彈之飛過。有各種不同之音。老式之彈。其音低。新式鏢頭之彈。其音高。予觀其飛舞。亦頗有趣。有飛已甚遠。落於地下。忽然炸裂。土塊落於足旁者。跳彈最多。因有牆屋樹木四面圍繞。故慢立克 *Mannlicher* 毛瑟 *Manser* 切麥 *Tomer* 鏢鐵鉛三種之彈。皆變爲格磔之蜂雀。蜂雀之最惹人厭者。卽其聲音。彼中國人濫用其鎗彈。紛亂而飛。遂成此聲矣。走過石橋五十步。卽俄掩線之起端。見五六俄人。疲臥於地。又有矇矓其眼。倚鎗而立者。此地對於兩方面。如V字形。以有防護之故。但能固守。卽不至破。在使館防線上。總算平安之地。一望皆有孔之牆。及沙袋等等。使人生厭。此地彈子較少。有時無之。唯遠聞東邊之鎗聲耳。以此觀之。則日本人法人及其同伴。實立於防禦光榮之地位。德人次之。行至美防線。在內城之上。其人皆有怏怏之意。予

告以在他處所見之情形。有一年老有鬚之人。以極謹慎之態度告予。謂彼在安全之地者。靜坐不動。若長久如此。應受永遠之刑。因此勞逸之懸殊。幾於人人騷動矣。彼美國人欲人人參與此防禦之光榮。果爲何故而不同時盡義務耶。予聞之頗悅。因分派不平之故。軍心不能一致。在此圍困三日之內。予所見最清楚之事。即軍隊含有怨怒之意。唯有數人盡其能力。竭誠挽救。出於本心。亦不管他人所爲。若此者固極少耳。予聞美人之言。甚爲感動。乃下內城。從俄使館之後。復至美使館。視彼安坐諸人。凡從外防線到此地者。恍如自前敵至陣後之醫院軍需局相仿。強有力之男子。乃與婦女雜處。屬於使館及他機關之青年。皆藏避於此。或自立於董事之位。以逃免其義務。予思在此地一點鐘內。必可得帶槍之生力軍一百人。或至一百五十人。亦有少年自言願盡義務。但須人人皆出。至下午。已有許多人爲予之言所動。予勸彼等不必俟命。但公舉一人。帶各志願兵加入外防線。故現在日本法德防線之內。又稍加厚其力矣。予以上游行各處之記載。即欲顯明其不平之情形。除兩三處外。其餘防禦之力。皆極單薄。如有勇猛之敵。只十分鐘。便可攻破也。

第十八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廿四號

予知之矣。英館中人等候之事。今已將來臨矣。英使館所以不受直接之攻擊。成爲疲睡之狀者。恃其地位之佳也。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將火種拋入翰林院。只一鐘間。衆公使居住之英使館。頓陷於危險之域。衆公使大驚。予頗滿意。彼等伏處此中。孰知或早或遲。終須遇報耶。予前已述過。英使館之東南二面。爲別使館所掩護。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線之人。失守而退。敵始能至耳。西邊因有上廟院之保護。亦不必十分設防。故敵人之能直接來攻者。唯餘二處。一爲窄狹之北方。一爲西南角。其間有中國矮小房子。接於使館之牆。彼中國人奇異之攻擊。只能於此二處發展。初自西南角來攻。今則轉其鋒於北面。放火燒翰林院。翰林院者。乃中國十八省之阿克司。否得 Oxford 鉛不里杵 Cambridge 害得而白格 Heidelberg 鎖蚌栗 Sorbonne 也。中國讀書人最崇敬者。厥維翰林院中。排積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鈔本。凡數千萬卷。所有著作。爲累代之傳貽。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無盡。皆堆置刻字之木板。置身於院中之翰林。雖未夢見西方之學術。而在此國中。則自於

博涉。處於讀書人最高之位。上自王公。下至乞丐。無不尊敬者。如謂此地可以放火。吾
歐人聞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鎗聲極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尙未知。
而此神聖之地。已煙焰上騰矣。此煙爲告彼盲目者以危險之告示。安臥之人。居然亦
起。英國水手志願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線者。亦皆聞信趕來。破牆而至院中。跨過許多
障礙物。上面木屑紛紛下落。有時止步放鎗一排。將院之內外。搜查肅清。敵人所遺之
銅火藥帽。約有半噸之多。彼等已奔至平安之地。爲予等所不能見。不能往者。然仍放
槍不已。但不敢近前耳。此時火勢愈熾。數百年之樑柱。爆裂作巨響。似欲傾於相連之
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籍。爲人所拋棄。無論如何
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受有嚴令。逼其作事。此輩今亦舍其
和平之董事會及軍需局而來此矣。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有綢面華麗
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
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
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爲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

黃金等價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撲滅一處之火。又有一處發生。因中國放火人逃走之時。藉樹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拋棄澆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槍者。未幾英使館外面房子亦被焚。北風甚大火舌將及於正室。無數男女老幼之人。皆到井邊。以數百種不合用之器具。汲水澆之。予歸時。見數公使夫人。竟取房內水鉢。滿盛以水。跚跚而行。危險既臨。多時未見之面貌。亦被煙薰出。予之首領。亦在其內。既有公使夫人親手執此箋箋之器皿。以行事。則予等許多之辛苦。亦值得矣。想以後必更有希奇之事出現。予爲英使館之事。羈於一處。立意尋覓一點樂趣。覓得子爵梯君。此人爲最工於口腹者。予以烈酒換得幾聽罐頭而食之。予等有騾有馬有驢。有米有麵。可供數禮拜之食。然皆粗糙不適於口。故頗思美味。予近日以來。中點爲粗加利。乃馬肉所做。至晚間。因忙迫無暇。則又取此馬肉食之。且係冷的。若非得濮蘭地酒之助。則予必將不支。此酒俱樂部及旅館中收藏甚多。予友茫古那盾有言。食爲人生之最要。當事機緊急時。出力做事者。尤不可忽。此言甚確。予當許多時候。唯恃酒以自助。有時鎗彈密集。飛舞於予等之頭上。有時將樹

上枝葉擊落。飄於予身。在此數點鐘間。腹飢欲食。乃一最壞之事。而低耶君則言。只要礮火接連不斷。毫不覺飢也。管眾人糧食之事者。有董事會。會中人甚多。因人人皆欲攪入之故。然各國在會中之人雖多。唯花旗人有幹才。以美國人而在英館中主持一切作事者。唯彼得名者亦唯彼。當防務會開首之時。中有美人姬君。辦理各事。雖會中尚有他人可以幫助。但姬君不願人之干涉。圍困之始。英使館本無防備。凡堵塞沙袋等等。均未布置。自經姬君之手。始見秩序。教民均成苦力。雖彼自言未曾做過此等工程。仍以鏟鈿沙袋磚瓦等與之。命其學習。在外線不滿意之人。亦託姬君以各事。蓋凡能做事之人。必有事做。決無閒時也。英館防禦會之事。唯此君司之。其他尚有總務會。薪木會。衛生會種種名目。毫無事事。會中人皆平安坐於館內。間發議論。唯此美國人。雖未荷鎗往外防線。而其作事之勤勞。可於其面色辨之。有時查看麥子被偷否。有時暨視宰牲者。不使其有一蹄被棄。喂養肅王府中數千之教民。卽此姬君之力。彼法意教士失其日常循例之事。無聊枯坐。又手於胸。皆願以其責任交與此撒克遜人。耶蘇教非予所奉之教。然其勤奮耐苦之精神。無人能及之也。予之於英國人。時有激怒之

語其實英國人並非不能做事。但其一種嚴重之態。至此時仍不肯失之。予知有一半人。被人強其作事。頗爲不悅。但孰能幫助之乎。因其進行遲緩之故。已幾被焚矣。又有一可賀之事。前所述之史統領。非久已忘記之乎。予於一鐘以前。偶提其名於法使批君之前。彼唯伸手向前。歎一長氣。且行且語曰。他簡直不見了。援救一語。今已不在問題之內矣。在防線之人。常有身染血汗。以牀擡之而入者。此真可憂之事。英國使館已有一部分成爲醫院。寫公文之桌。則罩以外科之布。醫生往來勞碌。至夜間則時聞悶苦之呼聲。從傷人房中而出。使人聞之不寒而慄。思及予或亦將爲此中之一人。予每自思到戰線之上。毫不畏懼。所懼者。唯臥於牀上。聽人剖割耳。看護人及醫生。均甚勤奮盡職。有一德國軍醫。人皆稱其醫術之精。其聲名已爲各國水手所聞。受傷者均求其施治。予已聞四國之方言。同爲請求之聲矣。圍困之事。真如極確之試驗物。人有一長。皆得表現。智愚賢否。無所逃匿。如以明鏡照之者。苟予等平時亦有此試驗物。則尙何錯誤之有乎。尙何名譽之不彰乎。凡可以驅策而有爲者。尙不得謂之軟弱無用之人。蓋真軟弱之人。未有能使之進步者也。

第十九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廿五號

自各方面觀之。予等內部之情形。稍安順而少忌嫉。敵人則愈膽大。愈威嚇。愈欲毀滅予等之地位。自二十號以少少之鎗彈開場。至於今日。已彈密如雨。有時接續數鐘。不稍停止。日本人所守之線太長。不能再支。已退棄數處。但其退時。加大損害於敵。此出於日本矮大佐所定之謀。彼立意將棄其東北方之地。此地予已述之。爲肅王府之一高牆。與其外牆相等。高約十八尺。或二十尺。厚約三尺。如將敵人誘入。而以鎗自其旁小孔中擊之。無能倖脫者。矮大佐之謀如此。當是時。敵人步兵。漸漸向前。幾及肅王府之外牆。以數百枝鎗。射擊日兵五六人所守之地。此地有高棚。用粗竹及木柱搭成。又有沙袋掩護。寥寥數日本。人鵠立不能稍動。以當數百枝鎗之攻擊。彈均射入沙袋中。故無效果。肅王府華麗之屋頂。變成奇怪之象。中國人放鎗者。立處較低。以鎗仰擊。彈多飛過沙袋。而射及屋頂。成爲無數之洞。其受彈時。顫動不已。爲象甚怪。中國人此等攻擊。如嬉戲然。其將爲小說之資乎。有一日本水手。立屋頂上。約高五百尺。以千里鏡瞭視。見有兩大礮。將拖至。中國人動作雖緩。然苟一旦安放既畢。則外線恐難保守。至

彼時而始退。則秩序不能保矣。故倭大佐施用此策。命挑選之教民。速建成第二道防線。仍爲穿孔於牆。及設置沙袋等等之工。此第二道防線。即在附近北牆之院中。至晚間。遂靜默棄去第一道線。而退守於此。中國之偵探。每於天將明時。前來探視。今探知守者已退。報告其首領。遂下令衝入。彼烏合之衆。既衝進第一院中。見寂然無人。遂放膽入第二院中。日人俟其既入。即以鎗自三面齊放。數十人同時倒地。遂將其所執之鎗彈收沒。而拋其尸於外。敵人見者。無不膽寒。自經此事。敵遂不敢再進。但時時來擾。將予等之防禦線擊毀。使費力再造。日本防線之東。在大門間。本築有工程。如一小礮臺。敵亦用前法時來擾之。法國防線本與日本連接。有兩三次。皆派人幫助日兵。擊退敵人。使敵屢次不能如志。敵初次來衝時。其氣頗銳。後則漸衰。意大利人仍在肅王府中小山上。但人皆不甚信之。故在其後面。又建設第二道防線。統論全局。除英使館外。所處最易者。卽爲意人。其司令批君。本甚勇敢。但彼乃曾受教育者。其餘未受教育之意人。則與未受教育之法人大異。肯力戰者甚少。觀此。卽能明奧大利人所以能在北意大利佔據長久之故。而巴惹梯瑞 *Barahieri* 及其部下。所以在阿都瓦 *Adowa*。

地方全軍覆沒也。敵人之在法使館對面者。動作較少。放火燒房屋數百間。皆注意於予等所設低地之防禦。此低地之防禦。大半在被焚地方。故彼等欲毀壞之甚難。予等在戰線上。難見敵人之面。偶遇機會。始見一人。有時見約十人。從此處奔往彼處。其爲日光曬黑之臉。乍現卽隱。敵人遮蔽法頗巧。使人難見其身。有眼快者。見滿洲旗營。實與董軍協同作戰。董軍大半爲馬隊。其下馬時。執慢立克鎗而放。曾在日本之東北方打死二人。拖進防線。此馬兵甚不足畏也。至於德國人。殺敵之心甚盛。因其所守之地。敵人攻擊不猛。頗自知其地位。此地空曠。不能送苦力與之。故彼等唯於其中間開挖濠溝。但昨日有數拳匪衝入附近之中國房屋。離防線只數碼。思放火以便大隊之來攻。德人見之。猛然衝出。盡執而殺之。將其尸身拋擲於外。使敵人見之。爲其膽大之賞賜。因有此事。恐敵來報仇。故各國防線。皆抽撥零星之人。以助德人之防。予等人數本少。似不能隨敵人攻擊之勢。而左右抽撥。然大概德法奧日本意人所守。卽全線之東南方。東方北方西北方。如見一處攻擊較猛。則他處之守兵。卽酌撥加入之。英使館之人及西邊俄美之人。亦或來助。閱者觀予以上所述。卽知日本所守乃最難之地。正當

前敵其餘除內城上美兵之外。皆未直當敵人之衝。但其距敵較近者。有時頗爲危險。故在晚間。唯有行邏察之法。使守者稍得安心耳。但以上所述。乃言今日之情形。昨日則非如此。中國人欲置一礮於英使館西南。而放鎗以掩護之。予等立意衝出擊之。阿杵君爲英水師中二等官。奉派帶領英人一小隊出擊。因英人自以其駐守之地甚寂靜。但爲無聊之放哨。羨慕他處殺敵之光榮。故有此舉。破牆一段。奮勇而出。予職守已畢。此事均親見之。觀此地之形勢。卽知出擊之必無功。除中國小房子及牆之外。他無所見。若不將其拆毀。無從展布。出擊之兵。將敵人在前面護礮者趕走。但彼等退時。沿路放火。煙焰彌漫。除退回外無他策。中國人遺鎗刀於地。予等俯而拾之。敵見予等不能前進。放鎗愈劇。阿杵君雖受重傷而不走。有一水手腿腹中彈。立時殞命。眾水手舉鎗施放一排。敵人後退數碼。乃從容退歸。阿杵君殿後。正堵塞破牆時。敵又拚命衝來。阿杵君尙舉鎗擊斃三人。始將敵人擊退。阿杵君身受重傷。遍體皆血。然不需人扶助。步至醫院。手仍執出煙之鎗。人見其面色。無不驚者。初亦爲之擔憂。然至次餐之時。又均談笑如故矣。德國醫生謂阿杵君恐不能保。內城上之美國人。心志愈爲搖動。自圍

困之始以至於今。棄其防地以歸使館者。已有數次。昨日卽下城兩次。下後經一鐘或二鐘。又仍至其上。無人能明其故者。今晨英使主張開一軍事會議。凡各處兵官皆預於會。此會卽開於美國所守內城之下。欲以振作美人之勇氣。使之知愧。可異者。開會時。予等之首領。竟託病不到。由奧司令梯君定會中之條例。試思予等內中之事。爲如何之荒唐耶。會議中。眾兵官皆言此地防禦甚好。且易守。實爲最要之地。美國人聞之。頗知愧恥。自述其所以下城之故。乃內部有衝突。有一官爲人所嫌惡。此言真僞不可知。現在之事。無一能知其確者也。美國人軍紀雖不佳。而其中有精於放鎗之人。無有能及之者。因其人有知慧而能專心。人但觀察五分鐘。自然知之。數鐘以前。有一隊中國人在河之彼岸。藏於中國房子內。此河卽界分英使館與肅王府者。其膽甚大。已放鎗擊中予等之人數次。必須逐之。卽不然。亦須驚嚇之。遂請美國之好鎗手五六人來。此六人分爲三隊。每隊有執鎗者一人。執遠鏡者一人。至後。過一刻鐘。將其帽挂於他處。不似予等只挂於左右數尺之內。彼以帽引誘敵人之彈。並添挂衣服於樹。離其身甚遠。使敵人無準之鎗。不至誤中於身。如作戲法。布置良久。執遠鏡者已見敵人。又談

笑片時始放一鎗而中之。報告於衆亦無驕傲之色。如美國人之恒狀。嬉笑而道之。所以鼓舞人之豪興。其後敵人鎗彈距其假設之靶子愈近。彼等亦不復玩笑。擊中一人。需一鐘或二鐘之久。但彼等耐煩等候。必使敵人飲其海軍鎗之細彈而後已。既斃二人。將擊第三人時。其人在屋頂。只瞥然一現。卽不復睹。極爲捷速。此時最要者。卽候彼再出。執遠鏡者測視高呼。以便執槍人之擊。此時來觀之人甚衆。皆立於彈子不到之地。此種擊法甚苦。令人失望。因每彈必須中人。不得中牆。故彈上飛甚高。多人聚觀。久無動靜。忽聞槍聲一響。看。看。但見中國人頭肩一現。卽時向後而倒。執遠鏡者略有驕色。呼曰。殺了。爲姬君殺了。此二人遂去。使館今日情形頗與中國相似。衆兵官各守疆界。不管他人。有時於自己毫無損害者。或偶爲之人於命令。從否一任其便。兵心均有騷動之意。或謂凡圍困中。其事均如此。皆不完全。皆無秩序。從古已然。此言如確。則予不知歷史如何而作矣。今日之世。真有勇者實鮮。或昔時亦然乎。或古史所記皆諂媚之筆乎。

第二十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廿五號夜

凡事救濟之來。必在希望斷絕之後。此語良信。觀於今日之事。又得一確證矣。烈日當空。炙人欲焦。始漸漸向西而落。反照皇城紅牆之上。顏色倍鮮。美麗之城樓。亦增光彩。如雨槍彈。漸漸稀緩。以至最末之一彈。外綫防守之人。均聚集倚槍而立。出一長氣。謂可以稍事休息矣。自圍困之起。雖不過五日。儼如歷五禮拜。或竟如五月之久。非常之事。使人與日常之光陰隔絕。如割鴻溝也。當此時。忽聞笳聲四起。其音蒼涼悲壯。初揚而高。繼以悠揚之音。忽放低濶。有如海潮。此中國軍隊中之長號也。予等已經習聞。雖小兒亦知之。然今日笳聲接續不已。異於常日。似有命令者。各處圍攻之人。皆爲此聲所引而去。唯有數輩。尙留連未行。經十分或十五分鐘之後。亦一律散去。去時將其黑巾及衣服脫下。但仍執槍於手。予所見如此者。約五六人。觀此形景。分明有事出現。殊覺可異。既而有新聞傳來。言有一中國人手執休戰之白旗。將一木板置於北邊之橋上。板上大書中國字一行。此橋卽予前所述遮君遇害之處也。衆聞之。尤以爲異。予候至可以離開之時。急急至英使館。從木架上。憑予目力望去。相距不及百碼。已見此奇怪之告白。衆爭執遠鏡視之。使館中考究中國學問之人。皆用筆譯出。互爭其所譯之。

確在此圍困中。聚合法俄德日本英美及餘國之人。紛然雜起。爭論不已。有阿君者。出而斷定。謂其文如下。奉上諭保護使館。卽刻停止攻擊。將有照會。自玉帶橋遞來。此卽告白中之意也。衆聞之不覺闐然。各公使及其餘人。自圍困開始。卽藏匿於英館。而不敢出者。今聞此消息。甚爲囂亂。予等無一人情願被戮。如謀叛印度人之受刑者。然在恐慌之時。各人之態度及行事。則迥乎不同。有一種人之所爲。實覺可恥。然亦不必論之矣。少頃。卽擬有合宜之答覆。亦用中國字寫於木板之上。但難得一送往之人。衆皆不敢冒此危險。其後尋得一中國人。力勸始允。此人頭戴官帽。身穿官袍。亦搖一白旗而往。以爲議和之先導。彼緩緩對御橋而行。有兩次似欲逃走者。但爲衆人呼聲及搖手所禁。勉強至於石橋之上。將木板放下。返身狂奔而回。予等見木板置歪。但無法使此人再去。彼言在橋上。見皇城下有敵人執槍向之。爲此處所不能見。甫獲性命。決不敢更往矣。等候一鐘。不見有照會。至日光在紅牆上。只餘六寸。再過一鐘。天卽黑矣。如照會不至。則予等之地位。仍如前耳。各防綫之守兵。皆登高以察敵人動靜。英館之北。今已有人駐守。置有沙袋等防禦之物。阻隔敵人。此處毀壞荒涼之狀。儼如墳院。有人

越牆而出。前行一百碼。以視對面之情形。在牆上見宮門紅牆。距此不過一箭之遠。天色愈晚。斜陽射於禁城。攻擊予等之命令。卽自此城中而出者。宮門外有滿漢軍隊。甚衆。馬步砲兵皆全。其軍衣有各種之顏色。雜然聚處。穿種種不同之背心。其袴有鮮紅而緣以黑龍者。有手執大刀者。有執弓箭者。甘軍馬隊。則有極新式之馬槍。在其背。旗幟有藍有紅有白有黃而鑲黑。有三角形有方形。自予儕眼中所見。但覺其光怪陸離而已。滿兵狀甚和平。董軍在其中極易分別。董軍身體高大雄壯。面受日光既久。成爲褐色。與可可之色無異。彼等皆欲做予等之劊子手者。苟其攻進防綫。豈有一毫憐憫之意。存於其心乎。北京旗營之兵。穿樸素之短衫。鑲以寬邊。以分辨其所屬之旗。唯拳匪不見其影。彼等今歸於何處乎。予等凝望良久。見敵人亦注視予等。然毫無仇視之狀。必有極嚴之命令。自宮中而出也。經歷五日之圍困。始覩此狀。使人憶及古代野蠻之種族。予等試與敵人商議。或者可知暫時停戰之故。此時有英館中總務會數人出來。此會之設。予向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彼等既出。搖其手巾。向於敵人而行。敵人久始見之。有一人揚其手於頭上。緩緩前進。以顯其爲一和平之人。欲與敵人交談。對面來。

一瘦黃臉面之人。置刀於地。亦緩步而來。二人相距。不過三四十碼。可以問答。所議漫無頭緒。但略得消息。言木板所書。停止攻擊者。爲榮祿發下之命令。榮祿乃軍機大臣。統帶武衛軍者。宮中會議。今尙未散。照會想必至也。又言老太后甚爲煩惱。命卽刻停戰云云。語畢。卽去。行時常止步觀地上之尸。此等死人。皆中子等之槍者。五日之內。飲子等槍彈而斃者。當必不少。其尸均置於地。無人收檢。遠望來人之影。旣杳。微光遂滅。而入於夜。四周除焚毀之狀外。他無所覩。回顧子等之地位。所見者。仍不過有孔之牆。及沙袋等等而已。子等極力研究此問題。希望之心甚熾。覺時候過得極慢。望眼將穿。仍無照會至。居於紅牆以內之人。已在睡夢之中。忘子等矣。暫時之和局。其仍無望乎。夜已半矣。皆將信將疑。且往就寢。忽然驚覺。遠聞槍聲一爆。又聞子等亦回一槍。由此接續而下。復如連珠。數日來之所習聞。又入耳矣。短短之停戰。已忘之矣。虛幻虛幻。子等終必至於末路耳。

第二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三號

有一禮拜之久。未寫予之日記。不獨無暇顧及別人。亦無暇顧予自己。何能執筆以書。

乎此數日中予放哨無休歇鎗聲連續無稍停之時予之身如一機器在一定之時睡醒醒後做一定之事做完又於一定之時睡覺予爲此奇怪之境遇所逼渺渺一身如輕塵矣無論如何勤奮當此之時決無一人能以鉛筆劃於紙上蓋未寫之時已頽然欲臥矣予等之苦如此敵人愈逼愈近鎗聲愈變愈烈其勢不能離開一步有八尊或十尊之砲攻毀予等之防綫守禦更難鎗彈飛於頭上如此之多從各方面計算總有五六千馬步之兵敵又掘地道來攻予等預備身體炸飛於空中耳此境界不獨危險實令人嫌惡未至兩禮拜死傷者日加幾及百人予等守兵之總數亦不過四百五十耳彈飛於下或中其頭或直來自孔中穿過而中其身經此二者遂送人至於無知無覺之地予親身所歷槍彈之來無論擊中與否嘗以吃飯譬之當其站守既久心已麻木則似胃口甚好之時多食亦無所妨見旁立之人爲彈所中但略聳其肩若在晨間四五鐘之時乍歷其境則如害胃病之時少食亦難於納見人中彈而喘其氣實覺觸目而動心也予已見過三次有一次血濺予身極爲可怕有時覺自己亦將蹈之或卽在此數分鐘之間心中默然自思旋轉不已此思想甚愚且爲膽怯之證然無論用何

法不能驅除之。從前無念無慮之心。今已有一強固之念。盤據於中。雖自鄙恨。而此念終在。亦不知其何故。此不能自解之事也。昨日予得一經驗。予等衆人往援助危險之地。予行時。靴帶忽脫。乃彎腰繫之。頭靠於膝。不解何故。尙未繫完。遽然起立。欲急急趕上衆人。忽砰然一聲。身倒於地。覺右膝甚痛。視之不覺失笑。蓋有一彈擦皮而過。縷縷之袴。及絲絲之肉。方滴鮮紅之血也。予若不遽起立。則頭已中彈。不能活矣。何以帶未繫完而遽然起立。予自己亦不知其故。或者人之神明。視其肉心爲靈。心未覺而神先覺之也。予此番小小之經驗。若與外間之情形比較。固爲細末之事。不足道者。亦勿庸再述。中國兵旣已迫近。予等俟機擊之。所以賜予之者。較彼等之與我者爲更優也。予等殺敵固多。然所處之地位更難。如敵人圍攻不休。使館終有一日攻破。此不待識者而知之。除非兩禮拜中有救兵至。或得生耳。試往肅王府觀。彼有膽之小日本大佐。即可憶予前日之言。予謂其牆太廣。守者太少。或早或遲。必有退後之一日。今已可證實之矣。有中國砲二尊。緩緩施放。已漸毀其外牆。故須在其後面一帶院落中。速建第二之防綫。予爲六人之一。派至此地。在一中國院落。從事於掘溝之工。此亦一奇怪之

經驗。必須數鐘始能完畢也。予等受有命令。在一房內。蹲於棚上。瞭望敵人。相距不過二十碼之遠。敵人小隊。埋伏於堆塚之後。離其本部甚遠。悄然不動。其大隊則在其後。二百碼藏於磚土牆壁之間。以鎗向予等而擊。甚爲猛烈。無休歇之時。予等當前之孔。用磚鬆塞住。留一小隙。以觀敵人。敵之鎗彈。落於地上。灰塵飛揚。或擲瓦石。有一次擊中一日本人之面。擊落二牙。唇頰破裂。鮮血直流。此人悄將頭上所繫之布解下。紮其傷口。但忿而詈罵。其身不移一寸。此人在予之側。故見其狀。其餘之人。均無暇觀之。因受嚴令。時時預備。敵人之來衝。須謹視之。如或踈忽。則中敵人之計矣。予立此數鐘。雖奉明令。如敵人不來衝。則不許放鎗。然當敵人不謹慎而露其體之時。仍不禁欲報復之。予等之地位。本已不穩。若更有敵人來衝。其困難可想而知也。有一老式之砲。常送其彈於予等之前。其初彈飛尙高。後則愈飛愈下。有一彈擊中屋頂。但仍未高。擊毀磚瓦木料灰土等。墮落遠處。與予等無傷。經過五分鐘或十分鐘之後。又來一彈。爲勢更猛。震動予等所立之棚。磚瓦土木等。轟然而下。其聲甚洪。可掩其餘之聲。又有一彈。擊中屋之一角。當予等之頂上。灰塵迷漫。噓人欲噓。目不能開。不知其毀壞之大小如

何使人一切不顧。只欲急得少許新鮮之空氣。乃將當前塞孔之磚推開。出一長氣。亦不管敵人之砲火矣。予從未受噎如此之甚者。出氣之後。略覺清楚。仰視見頂上有一大裂縫。其後有破爛之磚瓦。最險者。距予頭不遠。有一大木柵落下。幾震成兩段。予等在此情形之下。尙能站立幾時乎。正說之時。又來一彈。予等復爲灰塵所浸沒。懸挂之柵。又有落下者。不獨頂上裂口。牆上亦有裂縫。上面一道有孔之縫。今不獨無用。且更壞矣。敵人已搗中準頭。必更接踵而來。予等乃立意下柵。守於較低一道有孔之縫。離平地約二尺。當前有毀壞之物。視綫爲其所阻。能見者甚狹。予等甫下。彈已中牆。磚瓦等物。如雨而下。落於臺上。幸此屋建築堅固。木料甚厚。得救予等之頭。磚瓦堆積於板上。反可掩護予等在下之地位。趁中國粗劣之砲手。裝置彈藥。耽閣甚大之時。急將周圍之椽柵磚瓦等物。聚集成堆。若一鎗樓然。予等之地位。更平穩矣。砲彈緩緩而來。擊落磚石。一陣一陣而下。以吵予等之耳。雖各人皆帶微傷。幸均不重。如此者兩點鐘。所來之彈。約四五十枚。此種玩笑。亦已累乏。乃暫停止。予等再留此地。亦無所益。乃自旁邊出來。正對埋伏之敵人。彼等仍靜臥於曬熱之磚上。以爲予等已死。忽見予等走出。

皆大驚。急急逃命。方其逃時。全身露出。擊之極易。彼等既退。予等復佔守此屋前之低地。出餅乾食之。且飲壺中之水。頗以爲樂。予等今變成如此無情之人。自問殊奇特也。直至下午四五鐘時。始得釋其重負。極受衆人之稱譽。小日本大佐親帶一小隊人。並擡軟牀而來。見予等尙生存。且前佔數碼。並有在破毀之磚瓦上遊戲者。大爲驚奇。此時防禦綫上。甚爲寂靜。上午受傷落牙之日本水手。方同一英國志願兵。角力爲戲。此遊戲乃英人教與日本水手者。今日人言受其侵辱。相撲頗劇。矮大佐謂彼覺予等必皆已死。雖兩次派人來探。均以彈如雨下。不能達而返。法國兵受損頗甚。今不得不爲退守英館之預備。法國人已失其內城上之地位。美國人亦被震動。將至失守。如非中國人勞乏輟攻。再歷一鐘。必全綫退守矣。見予等不但未失其地位。反更向前。故均稱譽不置。予等未死一人。且無受重傷者。殊出衆人意料之外。然砲火之衆。實爲劇烈。可謂萬死一生。予勞乏已極。事後得十八鐘之休息。沈睡不醒。醒後追憶前事。將永印於心而不能忘也。閱者必親歷其境。始能知予等之所忍受者。此數日以前之事也。中國砲雖爲老式。然摧毀之力亦巨。難以久支。乃決意反攻。思用突擊之法。雖不能拖開。

其砲亦須將其砲手擊斃。毀其砲門。以弱敵人攻擊之力。七月一號。駐於小山之意大利司令批君。陳述襲擊之法於首領。得其允准。並以英國水手及志願兵幫助之意。人自其駐守之地。向前襲擊。日本人則在防綫及濠溝邊。放鎗以助其聲勢。而掩護之。是日之晨。意人預備出擊。甚爲喧雜。及其奮然而出。乃適如予等之所預料。初則滔滔而前。及中國鎗聲一縱。即駭然反身而奔。死傷者數人。批君之臂亦受重傷。至不能復居司令之職。死者尸棄於途。亦不能運回。英使館中學生數人。同意人出擊者。中有一人受傷甚重。踉蹌奔回。衣衫盡赤。同居者見之皆驚。其後始知批君襲擊之計畫。乃本於其錯誤之地圖。其出路適爲衆鎗之的。除阻礙之牆及防堵外。毫無掩護。然意人則不能以此藉口。因其紛亂竄歸之時。英國之青年學生。尙靜立以待退後之命令也。意之司令。旣已受傷。意人之地位。遂更不穩。其火藥亦不敷用。三日前曾以搶來中國之毛瑟及火藥與之。蓋彼等不掙節使用。在晚間雖見一影。亦濫放其鎗。故耗費火藥甚多。如見有十數敵人行於黑夜之中。則彼等卽驚擾。有不能守之勢矣。此時法使館已經殘毀。有一部分已被中國人佔據。英公使阿姆君見各方面逼迫之勢。甚爲驚恐。彼爲

一虛名之首領數日以來。常聒噪於法司令之前。欲法司令分其兵助防他處。法司令傲然回答。言不能分出一人。此英使與法司令之爭論。相持不下。殊非佳兆。法司令謂彼等所守。乃當衝要之地。英使雖爲衆人公舉之首領。然未嘗親歷陣地。察其情形。不能真知法人所處之地位。彼未嘗出英館一步。無一人得見其面者。此不明情勢之命令。何能從之乎。外綫死傷相續。而內部漠然不動。不啻爲武裝之中立。豈不可怪。法人雖蒙如此之待遇。而在七月一號以前。仍堅守其殘毀之地位。而不去。至於一號。中國人既得法防綫之半。乃愈逼愈近。在其後面。不過百碼之地。安置二砲。猛烈施放。有整彈。有開花彈。其勢殊不可當。於是法國大門之鎗樓及濠溝。亦不能守矣。砲彈摧毀一切。傷人甚多。有一法國志願兵。立於掩藏最密之地。尙被彈轟落其頭。極爲可慘。法司令因與英使之爭執。心頗灰懶。謂彼等若再留於此地。必至全體覆沒。乃吹號退軍。號聲抑揚於砲火之間。其音悲涼。法奧人乃挈其同伴之死尸。退至後面之防綫。其後面之防綫。卽北京旅館也。衆退至此地。守於建設之防堵及窗戶之間。此旅館受砲火之轟擊。亦有重損。法司令下一嚴令。此地必須死守。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無論如

何不得任敵人之侵入。又加派志願兵以助其力。然不到半鐘。法人已衰之精神。忽又振起。號聲悠揚。又爲向前攻擊之音。乃復衝出。將中國人逐走。重佔已失之地位。中國砲亦停止施放。乘此機會。復修理其防務。此法國防綫之情形也。當此之時。巍然峙立之內城。爲予等最大之保障者。亦至失守。中國砲本安置於哈達門。離德人內城上之地位。不過半里。至六月三十號。又將其砲拖進。距德人不完全之防綫。近在百碼之內。故其力愈猛。德人雖勇。亦終負重傷而退矣。七月一號。德國十五人之中。傷者六人。死者四人。中國兵乃在內城之下。向前猛衝。欲奪建設之鎗樓。此鎗樓乃連於俱樂部及德防綫者。不久卽不能支持。於是東邊之內城。遂失守矣。美國人見德人已退。遂亦棄西邊之內城而下。美人之怯弱不能久守。乃予等數人早已料及者。於是英使館中大開會議。衆見美人已退。大爲震動。蓋已有砲火。自城牆高處而來矣。觀者恐慌之情形。若使諸人一嘗外綫之滋味。不知其恐慌爲何如耶。會議旣開。立時決定。內城必須重佔。組織一聯合軍。由美司令帶領。復進至舊處。見諸事仍如前未變。遂重佔而守之。此爲七月一號之事。今日爲三號。情形又變。美防綫仍不能守矣。中國人可以自兩面來

攻愈逼愈近。以致只離數尺之遠。又須加入志願兵助守。今早經一度短短之演說。即有一隊人。數約六十。英美俄之國人皆有。突前衝擊。殺敵三十人。其餘皆慌亂而逃。此出可謂有功。但美司令阿姆君。不幸足部受傷。美人遂失其首領。故其勢愈爲散漫。此時英美人均無司令。因其人或受傷。或在內部參謀也。經此數日接近之戰。有一事極爲顯明。卽兵隊若無一好司令督率之。則未有肯前進者。無勇敢之首領。振作其氣。則其下之人。唯圖安逸。靜處其地位。以槍向敵。孰肯冒險而前乎。故欲得一隊衝鋒之人。其事甚難。彼等在防綫上。但耐心以候瓜代之至。卽回至平安之地耳。近出一事。與軍紀極有關係。不可不記。予前已述過。俄人防綫爲V字形。其地位對於兩面。若一網然。所以保護內部。使敵人不得接近者也。此地防守頗易。有時俄人除吃飯睡覺外。無所事事。或騎馬到處遊行。當風潮逼緊之時。則借巡察爲名。而擄掠附近之房屋。彼等尙不知足。有數人查出中國女學生所居之處。此等女學生。乃屬於美國教會者。距其防綫不過一箭之遠。遂萌野心。事端出矣。此教會之女子。有一中國老教士招呼之。有嚴令不許閒人擅入。一日傍晚。敵人情形如常。至十一鐘。俄水手忽以鎗向空而放。如斯

拉夫人唱戲時預備出臺者。窄巷之中。槍聲甚厲。彈子飛落於內地。彼等以凶猛之狀。向於虛幻之敵。年老之教士。以爲危險將至。遂匆遽逃走。此時但見俄水手數人之槍。倚於牆上。而人已杳。蓋已乘機入教會女子之居矣。不幸此時有一隊人。前來巡視。卽因聞猛厲之槍聲。而奉令察看者。適遇此事。遂得解救。俄水手數人。面帶抓破之迹。而逃。彼教會女子。如一貓然。以其尖利之爪。保護己身。次日此事卽已闕傳。俄司令阿爾男爵。聞之大怒。言必須將罪人槍斃。以保全俄國之體面。及己身之名譽。且語且以手指畫。謂當使教會女子。指出爲首之人。衆女子謂黑夜之間。認不清楚。實不能指出何人爲首。阿爾君發誓。言必將數人統行鎗斃。決不能隱忍了事。但尙有總部在。雖阿爾君亦難徑行其意。次日僅見一告白。貼於英使館鐘樓之上。重申禁令。不許人到教會女子所居之處。如有擅入者。卽處以重刑。此時管理衆女子者。爲一教會之董事。阿爾君以文雅有禮之狀。向董事夫人脫帽致敬。以法國語問之曰。請夫人寬恕我。此告示所書。是僅爲常人而發。抑兼爲軍人而發乎。

第二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五號

人事變遷。每於片刻之間。忽歌忽泣。予以前所書。雖甚危急。尙不能引起人之悲懷。今日所書。則令人不忍視也。凡人將至醫院。或墳墓中者。必有淒涼酸惻之思。或暗滴難忍之淚。今日予等醫院之中。已有五十人矣。因槍彈距離愈近。故死傷之人亦愈多。皆呻吟轉側。觸耳驚心。英使館之一部。在數禮拜以前。爲辦公事之地。今則成爲醫院。公事棹昔日滿堆公文者。今每棹皆爲施手術之用。難得空閒之時。但聞含糊悲慘之音。出於殘廢諸人之口。此臨時之醫院。雖竭力布置。仍不完全。故愈增其苦。窗戶皆一半砌塞。門均關閉。當此炎熱之天。臭味難聞。最可厭者爲蒼蠅。北京蒼蠅本多。今爲血腥之氣所引。飛集更甚。以擾呻吟苦痛之人。此地歐洲各國人均有。各用其本國之音。向侍者索水。或請人幫助。鬆其綳帶。蓋熱甚不能忍矣。當槍聲熾烈之際。幾於每鐘皆有人擡入。置於可怕之手術棹上。室中已滿。則安置於過道中。臥於長椅之上。因已無牀也。然彼等受傷之人。反有以爲樂者。蓋彼等在戰綫上。勞乏已極。到此可以靜靜呼吸。其所求者唯此耳。後面有一小地方。乃吾人最後休息之地。其事予殊不願細述。每當傍晚解涼之時。敵人砲火較稀。則見擡牀自外綫靜靜而來。皆戰死者之尸身也。既無

棺木。唯以白布纏之。有一次予永不能忘。遇一擡牀。觀其白布面積之大。卽見死者體格之偉。扛擡之人。因其太重。不免動搖。以致所纏之布開裂。其足透露於外。似奮其末次之力。欲逃出無情之黃土者。有一人見而大恐。忽然驚叫。如被擊然。此真一可駭可慘之事。地方既小。亦無閒暇。不能每人一壙。則將死者臥木板上。置於地中。再用幾鏟之土掩蓋之。而第二尸又下。一壙中或埋三四人。堆疊既滿。則插一十字架。書死者埋藏之次序。而葬事畢矣。觀於此。可見世界爲一假世界。平時似甚慈祥。可忽成爲鐵石之心。而心腸柔軟者。乃汝未經思難時。素所冷視之人。予從未入教。今悟其中一語之意。經云。聚集者多。入選者少。世界之仁人。真不多睹也。予思及此。卽欲離開此地獄。另以新意觀世間之事。但目觀此草率悽慘之地。不覺生怒。予等爲何須葬身於此中乎。

第二十二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六號

今日之晨。日本矮大佐以手捋鬚。目注前面。默默如有所思。此時正予儕十人同被差遣之時。走向一帶之濠溝。其前有大堆毀壞之物。但只能掩蔽其半。餘則可見敵人之前綫。予等須守於此溝也。聞矮大佐言曰。此事極難。然予等必須試之。蓋董軍有一礮。

對予等施放甚爲猛烈。所以知此礮屬於董軍者。因其旁有一大旗之故。董軍本甚凶悍。且爲慣戰之兵。其礮擊於予等之北邊。使予等不復能守。凡被差遣來此者。恆愀然不樂。以其防守極難。不能擊退敵人也。且敵人又新置一礮於殘毀稅關之附近。想因前礮有功。得有獎勵。故此礮復來。攻擊肅王府之大門。愈增其危險。但新礮所置之地。猶爲較遠。所最畏者。乃予儕之老朋友。卽前置之礮也。其掩藏甚密。日夜施放不絕。非將此礮逐走。或毀之。殊難久守。然欲爲衝鋒之事。較第一次尤難。因第一次之失敗。適以獎勵中國人也。且予等尤須趕緊建築防務。恐衝鋒不勝。敵人反得乘機來攻也。遠望敵人破裂之牆壁。在予等薄弱防綫之對面。似走出一。卽係趨入死路。不能生回者。因敵之礮。可以對予等攢擊。其礮彈亦可炸裂於予等隊伍之中也。雖食量甚大。慣喫鎗彈之人。亦謂其事之難。予立於外綫之間。思此等磚砌之工程。或爲房屋。或爲牆壁。皆所以爲予等之掩蔽。使極密之鎗彈飛來。不甚可畏。若予等一旦不能守而棄之。則必爲敵人所據。既據之後。則不能逐走。彼卽可將此好防綫。與其後面之綫。成爲平行。如此。則只須一禮拜。予等必爲所破矣。思及此。則知無論如何爲難。衝鋒之事。必須

卽刻爲之不容更緩。此時遂聞命令預備衝鋒。英使館中之水手及志願兵皆至此地。向敵密放排鎗。意人亦受警戒。且與以火藥。自小山向前以幫助之。此次衝鋒。以日本阿大尉爲統帶。命願往者列成一排。鵠立約一分鐘。受末次之訓言。衆皆熱血潮湧。齊心無二。中有日本水兵十五人。穿污穢藍色之衣。無帽亦無外衣。靴子亦破滿面泥垢。其旁有各國志願兵二十五人。其鎗上有鎗刺者。有無鎗刺者。皆在濠綫上。曾做十六日之苦工。未嘗得一夜之寧睡。故予儕四十人。均衣服破裂。面容污穢。但皆決死向前。誓不回顧。時候甚暫。無暇觀看周圍之情狀。訓練甫畢。號聲遂起。爲猛烈前攻之調。遠聞敵軍中亦有回答之號音。但爲牆壁及樹木所掩蔽。只聞其聲耳。予執鎗在隊伍之旁。靜靜向前。其後另有中國教民二十餘人。亦與以捕獲之鎗。爲予等之後隊。統領阿大尉。身量極矮。爲小人之小人。執其小刀。指敵軍之防綫。其防綫有一處凸出。距離頗近。行至中途。又吹快步向前之調。乃盡力前衝。遇地上雜置之物。凡可爲掩蔽者。皆利用之。但只有流彈數枚飛至。不見一敵。似空虛者。在予等之後及左。則有猛烈之槍聲。因樹及殘毀物之阻隔。不能看明其故。予等此時似已全然與人相失矣。急行向前。

一轉。忽見有礮巍然。在有孔防綫之高處。卽予等所欲奪者。靜寂如無人。予等大喜。大賊而前。忽然一閃之間。周圍情狀。倏已改變。有中國兵數十人。服其彩色之衣。如受驚之山雞。跳躍而出。皆向予等放鎗。引起四面之礮火。均從房屋及毀壞物中出現。如有妖術者。前兩日摧毀予等外綫之礮。似在高處招手引誘。以陷於其預定之計畫。予等大驚。然既至此。則奮前擊其礮手。以報摧毀之仇。號聲又起。召集落後之人。齊力向前。教民懼甚。戰慄不敢進。有一勇猛之日本人。自後驅之。予等爬上置礮之地。礮手臥於其旁。一見予等。卽皆逃走。然左右兩旁。則有敵人喊吶而來。予等放鎗抵禦。命教民上前拖礮。但彼等靠立牆邊。面無人色。發抖而哀呼。予等焦燥已極。以鎗頭擊之。又以足踢之。然無論如何。不能使之動步。彼等遇其教外凶猛之同鄉。乃軟弱如馴羊。不敢稍抗。此時日本之小大尉。已仆於地。又有二三水手。亦已倒下。隊伍頓時散亂。中國之司令官。見此情形。愈吹其號。催兵向前。俄頃之間。有數百枝鎗。皆向予等攢擊。大喊衝來。其彩色之衣。及紅戰裙。飄搖於風中。凶猛可畏。除退後外。無他法矣。乃力掩受傷倒地之人。向後而退。有五六人立於毀牆之邊。以作殿後。距離敵人甚近。擊死不少。有甘勇

數人正對予等而來。相距數尺。均仆於地。但口中仍呼殺殺不已。有一人業已倒地。猶力擲其刀。中予等一人之腿。受傷甚重。數分鐘後。予等又回至防綫內矣。予膝因跨防堵及毀壞之物。磨擦破皮。流血頗多。驚恐狂奔。氣幾不屬。既歸之後。皆大怒。面發赤。因已至其地。而未得成功。殊可憤也。人人皆欲鞭擊教民一二人。以洩其憤。然卒未實施。只有此言耳。衝鋒未成。反引起中國人之怒。攻擊愈厲。鎗彈如雨而至。且不獨此一方。面其他各處。均猛攻不已。全防禦綫同時危急。有五六處均送信來。催前派來之人。趕緊回援。當此慌亂之中。不知意大利人。今已何如。他處情形何如。均無暇顧之。予等中之受傷者。皆臥於地。不久即得報告。謂日本小大尉已無望矣。予急往視之。見彼臥於染血之衣上。身長不過五尺。如一小兒。腰間被彈。其所帶之刀。不過三十寸長。仍繫於身。不肯解下。痛苦已極。上下伸縮其臂。軍刀亦隨之而動。雖以勇猛之小大尉。亦不免有呻吟之聲。予從未見如此之慘狀者。距離數尺之遠。坐一受傷之日本水手。被軟鼻彈中其膝。袴已破裂。彈子穿入。雖不過一小洞。但爲多骨之處。軟金類之彈。既入其中。在內顫動。遂使其洞之大。與膝蓋相仿。此水手咬牙忍受。安坐不動。頭上之汗。如豆而

下以帽塞於口中。不使呻吟。出聲以失其勇概。眼光直視。等候擡至手術桌上。彼日本小人之勇。真不可及哉。此時大尉已伸足而死。又得報告。他處又有倒地者。予等須速加防於最危險之地。既而陽光已沒。夜色又至。予勞乏已極。不得安臥。直至一二鐘時。始獲入寐。

第二十四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八號

以上各事之中。又有參插之戲。在圍困中之歐人。共有九百餘人。連婦孺在內。各國水兵共四百餘人。自爲防禦之正兵。婦孺共二百餘人。自不能參入戰事。此外則有志願兵。不及八十人。皆爲青年。亦與水兵共同防禦。其餘尚有二百餘人。亦皆強壯之輩。然畏懼懶惰。不肯盡其義務。一若彼等天然應爲被保護者。但今日情形愈危。亦編成最後之預備兵。予唯望其永不被用耳。遇有恐慌之時。則此預備兵須聚集於英使館之鐘樓前。當鎗聲極熾。則敲鐘以爲召集之號。有一日之晚。予事已畢。忽有恐慌。遂立於鐘樓前觀之。見彼最後之預備兵。自其臥處走出。態度各別。互相問答。驚張之色。現於面。尚不如婦女之安靜。雖有數女子。亦聞驚而起。來至外邊。其餘則仍安靜未動。予之

首領亦走出。以手捋鬚。諦聽外間之鎗聲。此時鎗彈炸裂之聲。吶喊喧嘩之聲。雜然並作。使人聞之腦裂。但外綫之人。接近鎗彈。已歷十八日之久。故礮火雖烈。在予等視之。亦不甚覺得。此夜之攻打。亦不過有鎗數千枝。同時放來而已。英使館之地位。仍甚平安。如處城堡之內。聲音固甚可怕。彈子則飛舞於頭上。然亦不過如此。外間尚有掩護敵人未能逮至於此也。然此等預備隊。則恐懼已甚。殊爲可嗤。予之首領。頗有安閒之狀。又有公使二三人亦走出。神色不定。等候此事之結局。然鎗聲不久卽至最高之點。往後卽漸漸低下。中國之鎗手。放鎗既多。鎗管熱甚。乃自牆孔中拖出。靠於防堵之上。故鎗聲漸稀。至其後。則除時有零星鎗放來外。其餘均寂靜無聲。此等預備兵。遂又解散。各呈欣悅之狀。而往寢室矣。以後此等玩笑。或不至於再演。彼在黑暗中勞乏之衆。則仍須站守。不能遷移。勞逸之懸殊如此。此等調度。必至發生事端。因衆心不平。無能使之振興者。當圍困初起之時。忙亂已甚。各事均未預備。故衆人尙未甚注意於此。今則戰綫上不平之氣。愈爲充滿矣。所見之事。皆偏枯而無能。兩日以前。有一蘇格蘭之青年志願兵。身罹病苦。又見此中諸事無主。及怯懦之狀。心不能耐。遂懷憤自殺而死。

不特此也。又有一種愚可笑之事。新近出現。因夜間有一種光綫搖動於空中。英公使阿姆君。忽然大樂。謂此卽史統領救兵已至之消息。然有人實知此光之來歷。蓋外城中鎔爐之所發也。既無統率。調度又不足以服人之心。故軍紀愈變愈壞。衆水手與志願兵。職務一畢。卽往擄掠舖戶。各種物件。任意取攜。本地教民。亦踵而行之。所不能取之物。則搗碎之。有一德國水手。曾殺死一人。又有受重傷者。觀現在之情形。無論何事。均可出現。防禦之事。則仍如前進行。英使館已大改舊象。有許多沙袋陳列。牆壁亦穿以孔。然予等防綫連接最好之地。已漸漸擊成粉碎。死傷之單。已過百數矣。防禦單薄益甚。唯人則較前更爲凶猛。除搶劫舖戶外。對於教民之婦女。亦有起不良之心者。上官亦不能深究。其後遂私地和解。氣象甚爲不佳。予等地位。愈不穩矣。

第二十五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十號

予等如有一礮。則其情形將如何不同乎。若然。則予等卽可耀武於敵人之前。將其前綫掃成灰燼。並攻其營壘。使之困苦危殆。以雪予等之恥。無如今日竟無一礮。只得忍受敵人接近之攻矣。予等之軍器單。第一卽意大利一磅之礮。實在無甚用處。其彈之

小置於口袋中。可以不見。質言之。不過爲一玩意而已。然此乃占予等所有中之第一名者。有十一二處。均以此礮向敵。轟擊不已。或亦略有效力。但其效不過爾爾。有一日。予會觀其礮攻擊敵人之重防綫。此防綫乃敵人日夜兼工而成者。每在夜間。予等不肯浪費火藥。故敵可以任意作工。其在白晝。則敵亦有時現出。稍見一手動作。則予等必放其礮。可謂小心太過。當無彈子飛來時。汝即覺圍繞四周者。均爲死人。其實別無所見。但有無數之手。方從事於工作。雖小心防備之。而敵實愈逼愈近。情形日以吃緊。其怪異之防綫。乃平行者。做作甚巧。予等希圖衝鋒之事。已經絕望。若敵人計畫完畢。則將扼予等之喉。不得出氣矣。故意大利礮。時時皆須射擊。予非言會觀此一磅之礮。攻敵人之重防綫乎。火藥愈變愈爲貴重。故描準愈爲用心。每次射出。有微細之響聲。其彈穿入磚牆。成六寸或八寸之洞。有二三次。擊至敵人靜默無聲。然礮一移至他處。則乖巧之敵人。即乘機修理。破碎之洞。又不見矣。當此礮將放未放之先。目不能見之。鎗有數十枝。攢擊予等防禦之頂衝。使磚石破碎。沙袋飛散。予等不能稍動。亦不能回答之。此即意大利之礮也。其次即奧國之機關礮。乃新式之軍器。一分鐘間。可出慢立。

克 Mannlich 彈六百響。但亦有弱點。因其射擊雖速。而描準不易。彈綫常失之高。空費火藥。故所助於予等者甚少。此軍器之效力。亦頗薄。前所估之價值。未免失之於巨也。又有羅等飛爾特式 Nordenfeldt 屬於英國。有可爾提式 Colt 屬於美國。前一種毫無用處。亦不用之。後一種甚小。為單管式。雖不過一小軍器。但最為適用。當其射擊之時。彈路甚直。所殺之人。較其餘軍器總共所殺為多。又有一俄國礮。威力甚大。其彈子已帶來一千。然其礮身。則仍在天津車站。忘記帶來。此等事。只有俄國人始能做出。然亦有人言。此礮所以忘記。亦有緣故。因俄國姬君。曾得中國政府之完全保證。言無論如何。俄使館必不至被攻。所以仍派水手來京者。不過顧全列強間相互之關繫而已。以上所列軍器之單。其窘苦如此。閱者可以觀之。予等無可回答敵人之礮者。予等亦無驕傲之心。愚蠢之見。欲將敵人掃蕩無餘。但敵既以礮彈來臨。在禮固應回敬之。水手中有礮手數人。不顧危險。欲試做一礮。將鋼鐵鎔合。嵌於木中。幸而未放。忽在鐵店中。尋出一舊而生鏽之礮管。遂以此管試置俄國之礮彈。以巧妙之技而施放之。威力頗為可觀。有人言。此與新式十二磅之礮。同其效力也。至於中國所用之鎗礮。予

等不甚明悉。但知彼等無新式之兵器。卽有亦甚少。其礮有九尊或十尊。中國軍中之礮必不止此。其餘想連往天津矣。卽此九尊或十尊之礮。若一齊施放。其勢已甚難當。有二尊在宮牆之上。有時齊放。有時或斷或續。參差不齊。如果接連齊放。至二十四點鐘之久者。則英使館難以守矣。又有二三尊在內城之上。有三四尊對於肅王府及法使館。其餘則巡歷各處。伺隙而放。幸而中國兵隊不明施放之術。其彈或爲炸裂之彈。或爲生鏽之圓彈。有數日忽然靜寂。有時忽然大爲活動。只數分鐘之間。其摧毀之力。視數禮拜之鎗爲巨。然予等不能怨之。因有許多之房屋樹木。並各種阻礙之物。使敵人觀察不明。雖以後或能攻破一處。而在今日。則均譏笑之。但低低臥下。則彼礮彈無所施其技矣。

第二十六章

圍攻已歷多日。每日情形略同。其礮火之疎密。可以測知。每在夜間一二鐘之後。則週圍均現靜寂之狀。明月在天。樹影遍地。巍然之牆。峙立於前。濠溝旁近。有一片銀色之光。當此良夜。四周污穢。均已不見。予等處此小世界中。勞乏已極。雖有嚴重之軍法。而

守兵之半在三四鐘時均沉睡如死人不暇顧之矣。此種情形與圍困開始時不同。其始均不能寐。卽有寐者亦每每驚呼而醒。患夢魘者十人而九。及至數禮拜以後。則情形迥異。雖有軍官於夜間巡行各處。見有當班而睡者。卽呼叱而責之。然人人勞乏已極。仍不免當牆孔之前。時時低垂其頭。汝若能練習如一狗然。當其寐時。睜汝一眼。擊汝兩耳。稍聞響聲。卽忽驚覺。則可以盡汝之義務矣。一日復一日。一夜復一夜。接續不止。以立於牆孔之前。此誠苦悶無味之事。當夜間靜寂之時。所見者唯黑暗耳。屋影耳。再則同伴三四人之鼾聲耳。首半鐘容易過去。其次半鐘亦或易過。至末一鐘。則真寂寞困乏。一刻如一日矣。兩鐘之義務已完。則心中甚爲愉快。以足踢旁臥之人。卽接汝之班者。汝以足踢之。不過略聞彼之哼聲。身體依然不動。如一死人。汝恐失自己睡覺寶貴之時光。則又以足踢之。亦不過哼聲略大。仍然不動如前狀。及汝焦燥。發現野蠻之狀。用力以鎗頭擊之。彼始大叫而起。汝卽大聲言曰。時候。彼怨恨而起。擦其膠粘之眼。問曰。有事沒有。汝卽以極單簡之語答曰。沒有。每次均爲此二字。雖敵人離汝所立之處。不過二三十尺。然總無事。蓋相距雖如此之近。若欲衝鋒。則須跨過種種阻礙之

物。於黑夜中對密集之鎗彈而進。此等鎗彈。或立刻。或稍遲。必然出現者。故須有極大之決心與勇氣。始能爲之也。予等今日。已自知其功矣。已爲慣戰之夫矣。只有經驗爲學校最良之教師耳。每夜兩鐘當班。四鐘休息。紅光遂現於天末。日已起矣。夏夜雖短。而以防守勞乏之故。甚覺其長。卽休息睡覺之時。亦必有五六次之驚醒。因鄰近之人相距或數百尺之遠。每聞敵中一人行路之聲。爲保護自己之故。不得不於黑暗中。在孔綫內留意察看。時有鎗聲爆裂。雖不必定爲惡兆。而人不能不爲警備。恐其爲猛烈衝鋒之記號也。苟有一處衝破。則全綫登時慌亂。予等將均蒙其禍。此固極明瞭之事。故必須時時提防。不能因其無事而疎忽之也。予等爲此枯悶無味之工。有時唯以狙擊爲消遣之法。當天甫明。四鐘至六鐘之間。卽爲此事之時。中國兵於此時呵欠而起。蹲於早茶之前。態度安閒。不甚防備。汝如工於射獵。眼明手疾。肯冒危險。則必有最好之機會。其所得較汝在靶子前練習數月者爲多。俄司令阿爾男爵。卽爲此中最高之手。彼當白晝無所事事。俄防綫之情形。又頗靜寂。每晨間四鐘。阿爾君卽起。搖動其身。如犬取俄製紙煙。吸食數口。卽執其慢立克馬鎗。佩彈藥袋。向其部下警告。如遇危險。

退回。則卽向前救之。但其運氣甚好。從未遇見危險。彼警告過。卽謹慎走出防綫。跨一毀壞之牆。至其頂上。埋身於灰土之中。若預知有一定出現之事者。蹲而俟之。不久卽得賞賜。見一中國人出至空地。坐於一隅。恃防禦綫之掩蔽。從容吸煙。阿爾君則裝彈於鎗。靜靜描準。約五秒或十秒鐘。砰然一聲。而敵人已倒地矣。阿爾君每次只放一鎗。如運氣好。一日可斃三四人。如運氣不好。則彈藥袋分量無減。仍如原狀而歸。頻聳其肩。完全爲俄國人之態。蓋阿爾君之鎗。無不中者。然此種遊戲。有一定之法。則阿爾君不能嚴守。恆輕輕犯之。予自隨觀兩日之後。卽爲其所引動。決意亦踵爲之。予早間雖無閒暇。而當十一二鐘日正午時。則爲予之時候。當此時。陽光酷烈。人人皆疲倦思臥。中國人卽有離其汛地。坐而吸煙。或飲茶者。汝手眼如捷。則死人一枚。卽汝所得賞賜之物。每歷一次。則汝之鎗法亦愈爲精細。故此事極爲有益。昨日予運氣甚好。數分鐘間。得了三枚。予思在此好地位。當可得十人。忽然鎗彈如雨而至。爲予從來未經過者。只得急急退回。此奇巧之玩意。可行之地。只有二處。用汝巧技。於毀壞之磚牆間。走出立於敵人之旁翼。故能見敵人之影。不爲防綫所阻隔。此二處。一在俄防綫邊界之對

面。一在肅王府日本防綫極西之對面。前一處既爲阿爾君所據。故予之地位。乃在後一處也。當予預備時。爲十一點半鐘。人人皆困倦欲睡。予知此時正好行事。長空無雲。驕陽薰灼。令人毛髮欲焦。各方面之礮火。均已停止。正中國人入寐之時。予乃低身走過日本防綫。至一毀壞之處。相距約五十尺。躊躇於地。尋覓予之位置。心中頗爲跳動。四面均靜寂無聲。但見日本水手黃色之面。在牆孔中對予而笑。予手執遠鏡。復跨過毀壞之房屋。地上極爲亂雜。不見一人之影。卽樹枝亦無一動者。中國大營所在之地。予等固久已察知。此時彼等均在夢中。無一出哨之人。予得此好機會。卽向前行。所走乃與肅王府外牆平行之綫。相距約五十尺。至中途。忽然停步。心中似有所觸。但予之心。雖電告予腿。謂有危險。而其事未來。總不能深信。至轉折處。忽見有赤膊之三人。心中自問。彼等看見我嗎。略一遲疑。將遠鏡置於盒內。取鎗在手。聞重物移動之聲。甚爲洪大。心中疑慮已釋。蓋彼等正注意於工作。此機會極佳。予又行至一隅。仔細察看。彼等距予立處。不過七八十尺。三人均甚肥壯。正欲舉一大木。其紅色黑色之軍衣。業已脫下。腰間繫有奇怪之肚帶。此北方中國人。恃以保護其身。不使受寒氣者。黃色之背。

汗珠點點。發現油光。彼黑色巾與肚帶之間。約長二尺。卽爲最佳之靶。予描視既準。轉瞬之間。卽見黃背之上。紅血汨汨而流。登時倒下。手足一伸。其命遂畢。死時毫無哼聲。可謂殘忍已極。大木遽落於地。其餘二人。猛喫一驚。四面張看。其意若謂此彈從何而來乎。蓋彼等前面掩蔽甚密。距予等防綫。有二三百尺遠也。此二人只注意於前。而不察其後。數分鐘後。似已決斷爲一流彈。其心已釋。又低頭共舉其木。亦不顧及已死之同伴。予俟彼等走至外綫。距予約百尺遠。又放一鎗。大木又落於地。二人皆倒。但霎時又均起立。閱者試思。予當時心中之不快。爲何如耶。見一人以其肩示彼同伴觀之。想或有血。然其傷之輕微可知。予忿而詈予政府所發之鎗。不及百碼。其彈綫卽偏而不直矣。二人既受此驚。遂棄大木於地。而身隱不見。少頃又出。軍衣已著於身。彈藥袋亦已繫好。毛瑟在其手中。有欲復仇之意。既而其身又隱。約十分鐘。又復出現。已在日本防綫及予立處之中間。予歸路已爲所斷。非擊斃之不可。否則彼將擊予矣。二人步步留心。每見地上一物。皆藉作掩護。想彼必疑其敵有出至防綫以外者。但藏而未見。故留心尋覓之。有日本哨兵一人。正注意察看予之踪迹。爲彼等所見。忽然起立。執鎗對

日兵而放。予不俟其蹲下。鎗彈已出。恰中其頭。見彼大叫一聲。以手抓帽。其餘一人不及詳視。卽盡力奔逃。奔至一小徑。距予立處不過二十尺。予又放一鎗。未曾擊中。乃一面追趕。二面裝彈。又對其背放之。見彼雖步履歪斜。而未倒下。予見二鎗均未致命。心中激發。決意必欲斃之。卽隨彼至中國營中。亦不顧矣。仍力追之。彼大喊求救。予狀似瘋狂。且追且擊。必又擊中。因見彼身體歪斜愈甚也。後至一毀壞之門口。踉蹌而入。予正欲折回。轉瞬之間。情形已變。有衣服敝舊之五六人。前來襲攻。予急奔逃。並裝其鎗。鎗彈已環遶予身。予跑太快。鎗機遺失。口中津液皆乾。當前多毀壞之物。緊握鎗桿。盡力關開一路。跳過日本防綫。心始略定。中國兵憤怒。離其汛地而來。鎗彈如雨。倉卒之間。予等未及歸於防綫。不能回擊。幾爲所乘。其後中國人忽有遲疑之色。遽然退回。又藏於其防綫之內。而爲照例之攻擊。此次乃偶然之事。乃予所招惹而出。平時固皆隨機而應。未嘗如此冒險也。然經過此次之事。使予等有所覺悟。中國軍隊。所以來攻。不過受政府特別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圍困監禁予等。非定有殺戮之意。彼等以磚石建築防綫。環遶於四週。有時以九尊或十尊之礮來攻。但時斷時續。未嘗接連攻擊。雖或

有一礮攻擊甚猛。而全體不相連絡。似無決意攻破之志者。予等全防綫之建築。固不甚堅固。而防守之人。甚爲勇敢。每遇緊急之時。均隨機以應。未嘗畏餒。但此等情形。可以長久乎。若有一事使敵人忽起決心。但以千人齊力衝來。則掃去予等之防禦。如掃落葉之易耳。

第二十七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十四號

外綫礮火愈變愈厲。法防綫業已失守。此果爲真事乎。法人果失其銳氣乎。人人皆知法人爲勇敢之民族。雖今日德人有殘忍之科學。研究極精。以其機械之力。可稱無敵。而不能有法人加伐奧斯特力斯之役。及其餘戰爭。光榮之歷史也。彼等兩禮拜以前。雖因受不平之待遇。以執拘之故。暫失其地。而其後仍守殘毀之防綫。如猛犬之凶獯。復顯其古代滑鐵盧一役之勇烈。此無人能料者。彼等人自爲守。不能相顧。至於所有房屋。均爲礮火所毀。然毫無退後之意。咬定牙根。堅守不讓。或受地道之攻。或受巨礮之擊。或受密如風雨之鎗彈。或受總部愚拙之命令。皆不能使之動搖一寸。然雖如此。堅毅亦不能持久。傷亡之人愈多。危險情形不可終日。自圍困之始。以至於今。二十五

日之中。法國防地。已殘破不堪。令人不復認識。予有一禮拜未至此地。今日來此。見其餘剩之地。業已寥寥。不覺一驚。中國人漸漸進步。已占據大半之地。今所餘者。只有大門之鎗樓。及一帶之長濠。又房屋數間而已。法人仍立誓。必守至最末之日。始退至第二道防綫。卽北京旅館是也。旅館亦已殘破。彈穿之洞。約有四百矣。昨日中國人又掘地道來攻。爆發之時。傷者五人。其中二人。身體炸裂。不留一肢。有二人求死不得。以鎗斃之。其後僅存之房屋。亦被中國人之火攻。當地道爆發時。敵卽乘勢前進。欲占領形勢利便之地。猛烈回攻。始將其擊退。觀此情形。似中國軍隊。有一種祕密之原因。必欲占領法館。此處攻擊獨烈。如此者。已一禮拜矣。自七月七號起。中國兵卽決意攻破此地。用重礮轟擊。互六十點鐘不息。使防綫破裂。卽由裂口中衝進。又用長竿繫以火把。遇物卽燒。無論如何勇敢之軍隊。亦不能守此殘毀之地而不失矣。中國人便捷如鬼。賊如欲將其放火人逐走。殆不可能。或以二三人衝鋒猛攻之。暫時逐退。未幾又進逼如前。如污濁之水。遇孔卽入。難以遏止。當其起初兩日。無一人有詳細之記述者。蓋敵人連攻。無片刻之休。守者困倦已極。皆不願說話也。有冒險嘗試。離其守綫而出攻者。

其事甚爲奇特。法國不利頓地方之水手一人。年紀不過十七歲。見中國人執刀衝來。卽從土牆之頂跳下。或以鎗彈射擊。或以鎗刀刺殺。共擊斃三四人。乃自毀壞之洞中。匍匐而行。約費半鐘之久。始回至原處。人人爲保護其自己之故。此等冒險之事。乃必須爲之者。蓋殺死一人。卽可稍挫敵之銳氣。使當前之攻勢稍鬆。亦可使中國人知之。其所遇之敵。實爲勇敢之敵。且逼之太甚。則將拚命回鬪也。故中國人乃決意改變其法。卽以地道來攻。欲將法人炸爲飛灰。若晚間來至此地。俟其鎗聲稍歇之時。卽可聞鋤頭掘地之聲。敵人因欲節省時候。不自其防綫之後開掘。而自其前面與予等相距之中間開掘。此中間之地。亦滿堆毀壞之物。爲兩方所不守者。俟日光一沒。中國之亡命者。卽爬進地道之中。施其工作。如此者數日。法人初不敢出攻。其後有青年志願兵數人。見敵人之作工者。只帶掘地器具。而無兵器。乃欲衝出破之。有低君者。亦一青年志願兵也。見中國人每日之晚。卽爬入隧道之口。已掘至己所站立之處。決意獨出殺之。俟中國人已均進去之後。乃出至隧道之口。呼其走出。不然。則將以土堵塞而活埋於中。中國人聞之。不得不出。每出一人。卽以鎗刀刺死。凡殺死一十三人。尙有三人未

殺而低君之力已盡。乃俘之而歸。歸後亦殺之。將其頭用力擲於中國防綫之前。擲時且罵詈之。自經此事。攻打停止數鐘。但不久又復如前。此一禮拜之中。敵人死者已至百人。昨日十三號。立意前來報仇。當晚六鐘時。鎗聲已靜。有一大地道猛烈爆發。使予等全綫均被其震動。無人不猛喫一驚。卽予等防綫之極北。英館過去之翰林院地方。相距有三四千尺之遠者。亦若受極烈之地震。其在法綫。則似天崩地塌。世界之末日已至者。其爆發之處。在一房屋之下。法司令低君。與代理阿爾君。及志願兵一人。水手四人。均在此屋之中。爆發時。皆被活埋於地底。此聲甫畢。第二之地道又發。然幸而有此。使前之活埋於地底者。又受震而出。只有二人未見。其餘反因此而得救。此真從來未聞之事。不能不謂爲上帝之力矣。然五人雖出。已狼狽不堪。面如死灰。遍身血跡。不見之二水手。想已壓成肉泥。只尋得一腿耳。地道既發。槍礮之聲。又猛然而起。敵人乘勢來攻。勇敢之法人。至此亦不得不退守最後之濠綫矣。此濠綫乃甫經竣工者。予至此地。卽見如此之情形。以上所述。皆聞之於法人者。予等之來。蓋奉命援助之。趕到之時。天已明矣。經過四十點鐘之苦守。未曾少寐。始將敵人阻住。但此何能持久。如下禮

拜仍復如此。則予等休矣。

第二十八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十五號

幸而上章所述之情形。只外綫有之。危急之地。只五六處。爲予等根據地之英使館。所受影響至少。居於其內者。尚有多人。於外間劇烈之情形。不甚知悉。每日皆有受傷之人。擡至醫院。彼等但於此知中國礮火之力耳。除此以外。別無所知。皆盼望情形不改。以俟救兵之至。礮彈雖飛舞於頭上。彼但留意於微末之事。予觀之。覺近代之人類。唯知自救利便。此真卑賤之性質。以大概情形而論。有一言可以盡之。彼等之意若曰。寬恕我。你把我的鄰居都捉去。只勿捉我。彼視人人皆不如己之賢也。近代之人。不過襲文明之皮毛。而將古昔與禽獸相爭之能力。已全失卻。當予等生死一髮之閒。英館尙有閒暇。成立一洗衣所。且有多數年輕體壯之人。皆欲爭得管理之權利。卽各公使。亦均如前狀。毫無長進。彼等演出種種笑話。縮首於衆所不見之平安地方。以聽鎗礮之聲。然彼等大半固皆能做事。甚而可以執械以戰者也。有時見法公使批君。帶領全班之人。皆甚有體育者。手執獵鎗。巡遊各處。但其出時。必在礮火靜寂之後。皆其流淚之

夫人囑令出來一視拳匪者。心中惴惴。一若中國匪人。即埋伏使館之外。欲將彼勇敢之人吞下者。此一羣之衆。均已娶親之人。彼等恆以有室家爲一切之藉口。使館中有一參贊。其名姓卽第一字母。予亦祕之。昨日彼對予之言。殊屬可笑。自言彼爲一家之父。其所效於國家者。較予未娶之人爲宏。且言己若死。則其兒女將無所倚恃。謂予只一人。若以數學計算。予一身之價值。較彼爲渺小也。予諦聽之。後卽問彼。膽大之人。與畏懦之輩。亦有價值可論乎。彼聞之。怫然而去。此種議論。可謂聞所未聞也。法使批君人皆謂其理應住於自己之使館。亦頗爲人所嫌惡。彼當此圍困中。每出恆穿花繡之晚服。但彼雖荒謬。尙不如予所預想之甚。彼實一可憐憫之人。常以其自己之見解。思盡義務。除二三人以外。彼在高位之中。尙爲顧體面者。其餘則均以其地位爲藉口。而養尊處優矣。畏懦之男子。與做沙袋之婦人。同坐於被保護之地。當礮彈飛入英館較多時。並風聞外綫將失守時。則羣掘避彈之所。以便躡於其中。可逃數鐘之命。英館中除以上所述。無可記者。外綫守兵之所忍受。此間人固少所感覺。因尙有五六堵高牆之阻隔也。至晚間。則彼輩聚集而唱讚美之歌。俄銀行經理之夫人。本爲聖彼得堡歌

院中人。有時亦抗聲而歌。其聲甜美。令人心醉。當一禮拜之前。正當歌時。忽然有事。出現。以致大殺風景。蓋其日批夫人之歌聲。音調甚高。必爲中國人所聞。立時大施攻擊。礮聲隆隆。如暴風烈雨之至。使聽歌者皆爲之色變。想敵人或覺此調爲出戰之新記號也。然歷時既久。謬誤之事。稍稍改正。情形略好。予等首領。爲公論所迫。乃將英館水手。分派外線各處。而將力量較弱者。守於內線。上禮拜中。此調派尙未完竣時。有兩次。與意奧兩國之人。起有糾葛。夜間彼等皆退出汛地。謂防禦太薄。若敵人來衝。必至覆沒。此固爲藉口之辭。然亦未可深責。蓋所降命令。均可恥者。尤以晚間爲甚也。是夜彼輩既藉口而退。防線空虛。若敵人知而來衝。則此戲卽已閉幕。予等之免於覆亡者。唯恃運氣之佳耳。此次之退。使不預戰事之人。皆大驚恐。倉卒修築後面之濠。並派人加入防線。然雖加派。仍不公勻。英館接近敵人者。只有北方一面。而有六十桿槍守之。欲令其分出一人。亦不可得。彼等謂居高位者。皆在英館。且有許多婦孺。如使此處防守稍單。卽爲罪過。四禮拜以來。此處難遇一受傷之人。而在他處。則死傷者幾及百二十人矣。彼等懼礮彈自其相近之處而入。乃組織一巡察隊。到處遊行。查視情狀。此等隊

伍。行於黑夜之中。可以隨便爲其意中所欲之事。已有許多醜事播揚。有一事極可發笑。今特述之。巡察隊中。均爲俄國之學生。因其不任戰事。而編爲此隊。前晚自九鐘起。遊行甚遠。至英館極北日本女子所居之處。停步數分鐘。傳達命令。中有一學生。賦性風流。見一日本下女。立於水桶之邊。姿態頗媚。卽暗中與之定約。次日仍依時游行。而至俄國青年之學生。卽請其同伴先行。以足尖輕輕點地。黑夜中向昨日所約之地。摸索而前。由回廊走至一門。以爲必其情人之所居矣。徑行撞入。但聞暗中有甚安詳之法國話。問曰。先生要甚麼。請告訴我。我願交與先生。請在門外等等。俄學生大吃一驚。自知錯誤。此乃公使夫人之居也。幸彼尙有急智。乃鞠躬以法語答曰。多謝夫人。千萬多謝。我不過要一點法司林油。磨擦鎗管。此語在圍困之中。遂成爲衆人之話柄矣。

第二十九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十六號

以上乃圍困中之趣事也。使人聞之。得於憂勞之中。開顏而笑。亦未嘗不佳。鎗聲仍連接而下。戰線則愈逼愈近。死者日多。所記載者。均相同之事。數日以前。奧司令梯君在肅王府被彈而死。彼日來頻激厲其部下。堅守勿動。不可再蹈前轍。今則已矣。小阿司

君。卽英公使以下分位之最尊者。今日亦受重傷。甫畢其命。此事乃出現於早間。總部派人巡視肅王府之情形。阿司君卽在其內。已走過意大利人防線。彈密如雨。阿司君忽倒於地。爲通信員之阿姆君。腿上亦受重傷。唯日本大佐。只衣上擊穿一洞。倉皇逃去。此消息傳佈後。衆人氣爲之餒。長官多死。無能繼其任者。故外線統御。愈爲鬆懈。此統御本不過一名。目今則并名目亦不存矣。他處兵隊。亦有同遭此厄者。則使英水師官補其缺。予等名單之上。又失去勇敢之長官二人。衆皆面呈憂色。情勢日趨日下。統計已有軍官六人。或已死。或受重傷。不能更至戰地。水手及志願兵中。最勇之五十人。已均身入邱墓。今日醫院中之數目。爲一百十人。予等共總不過四百五十枝鎗。未及四禮拜。已失去三分之一矣。除北面御河橋邊之小口外。中國人皆有雙道或三道之防線。接連不斷。自美使館之對面起。成不正之弧形。直至城牆之上。可以俯視德館。此等防線。愈推愈近。予等之在肅王府及法防線者。距敵不過數尺。卽一個牆孔之中。已遭慘事兩次。故予等不得不退守第二道線。敵人不必冒險來衝。只此磚工之壓迫。日逼一日。再過兩禮拜。則其結果可知矣。日本矮大佐曾兩次組織衝鋒之隊。予均在其

內皆於天甫明時出擊。兩次皆得效果。使敵人卻退數日。但子等亦有損失。守者精力漸竭。卽勇毅之日本人。其受長官之驅使。如騾馬然者。今觀於其無光之眼。及拖曳而行之腿。亦知其疲乏極矣。日夜守於牆孔之間。卽睡時亦每每驚醒。失眠太甚。精神使。用過度。故皆成半醉之狀。此等勞苦。無論何人。難以忍受。所食者均馬肉。脾胃不受。每欲作嘔。因連日降雨。濠中半有積水。潰爛之尸。與各種汙穢之物。其氣味使人軟弱。不胃。愈不能忍。予所守牆孔之前。有中國人死尸。經過四日之久。爲烈日所曬。皆臃腫不堪。臭味難聞。予不得已。以手擲泥。掩蓋一半。否則予不能再立於此矣。白晝則暑氣薰蒸。夜間則不能安眠。週圍礮火。攻打不休。所受已足矣。不能更耐矣。予等何以爲本國所棄。援軍久而不至。殊爲焦灼。然尙有人較予境遇更壞者。城中極北。有蒙雪惹弗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餘。所恃以爲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遠聞隆隆之礮聲。有時風順。亦可聞其鎗聲。聞人言榮祿與法教士友誼甚好。暗中維持。命軍隊不必猛攻。實有一種延緩之政策。與其所施於使館者同。但不論實情何如。彼圍困之教士神甫。必驚恐極矣。予等之馬騾。亦日見減少。共不過一百五十頭。或二百頭。每日必減少二三頭。

以供食品。養於肅王府中。以園中之草餵之。有時彈飛甚低。馬驟亦有被擊者。則可省屠者一刀之力矣。肉極貴重而難得。病死之馬。曾奉命掩埋者。亦爲中國半餓之難民所瓜分。數日以前。馬被礮火所驚。有逸出者。如瘋狂之狀。跳過防綫。對御河而奔。其地恰在予等與敵人鎗綫之中。唯有往來亂竄。予等亦不能往救。數日之間。遂皆受彈而死。其屍體潰爛。愈添空氣中之臭味。有數人發願往葬之。至晚間。執鏟鋤等器具。小心跨過防綫。掩埋而歸。無主之犬。到處狂奔。亦增予等之煩擾。此皆爲其主人所棄者。無從得食。則爭鬪中國人之死尸。並將淺葬之馬。亦拖出食之。其數甚衆。無法驅逐。有時猛然衝來。使外綫之人。誤驚爲敵。故有命令均擊斃之。但雖擊斃甚多。仍不能盡除。餓極。並將其同伴之屍體。亦撕裂數段。今日情形。真成一極可怕之戰場矣。在予等防綫中有半飢之中國人。亦同受圍困。不能逃出。其情形甚爲可憫。予等亦無力救濟之。彼等有數次皆欲奔出。但每次皆爲外間礮火所阻。仍復逃回。情願餓死。不願飲仇人之彈。中國兵見人卽擊。數日之前。有一拾破布之老人在內城外向水門蹣跚而行。水門在城牆之下。河水業已乾枯。乃界於使館之中間者。中國兵見此老人。恐爲通信之人。

卽對之放鎗。此老人登時倒地。但尙未死。少頃。掙扎而起。匍匐向中國營盤。哀懇救命。狀如乞憐之犬。但無情之鎗。仍應聲而出。此次中其要害。倒地斃矣。遠見花白之鬚。與破爛之衣。臥於灰中。似訴於上帝。何爲降生惡魔。以擾亂中國。殘害人民乎。數近二千之教民。予等仍竭蹶以養之。其小兒死者甚多。儲米只有此數。在防綫做工者。食料自當較餘人爲豐。衆小兒腹中飢餓。到處游行。剝樹皮而食之。肅王府園中之樹皮。均剝盡矣。其母因天氣炎熱。悉脫其衣。見其臃脹之腹。與枯柴之股。卽知其境況矣。彼等因不得食物。故唯飲水。以暫療其飢餓之苦。此其腹脹之由也。有一人曾住於印度者。言荒年時。皆係如此景象。腹脹如此之大。卽去死已不遠矣。予等凡食剩之物。均留積與衆小兒食之。觀其枯瘦之小臉。使人由憐憫而生憤激。如予等一旦能脫離圍困。則有許多事要做。予等之鎗。當訴此恨矣。現爲敵之磚工所逼。前途茫茫。唯視命運。歐人食物尙未缺少。教民則半受飢餓。鎗礮仍接續而下。潰爛之尸。在日光中。均變爲紅腫可怕之狀。臭味日增。而予等之防禦。則愈單薄。希望極微。但一日未死。尙一日支撐耳。或者明日卽完畢乎。觀此景象。固已無幸矣。

第三十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十七號

已經絕望之事。忽於今日十一鐘時出現。但聞笳聲四起。長吹不止。其聲慘烈。使人血爲之凝。然此非惡聲也。鎗聲漸漸稀微。以至寂然。蓋此笳聲。乃停止攻擊之聲也。予等久與世界隔絕。想外面世界之外交。今已顯其能力。有責任之中國政府。似已有所商議。此予等日夜盼望。心爲之碎者。雖至今始到。然總較不到爲愈。當三日以前。卽十四號。予等以重價僱一中國人。命其送信至天津。此人雖受僱。甚爲恐懼。戰慄而去。尙未出北京城。卽已被執。爲榮祿所留。數日後。仍回至使館。帶有慶王同總理衙門大臣之信。閱其信。雖不能使人起何等之感覺。亦可視爲議和之預兆。信中言政府正竭力鎮壓匪亂。使館中又起戰爭。以致城中之人。均驚疑不安。請各使臣同其屬員。卽刻往總理衙門暫住。必當優加款待云云。其餘一千之歐人。及二千之教民。則未曾提及。人謂觀於此信。可見雖中國極頑固之大員。亦知使臣如皆被害。則將來歐洲各國。必索皇族數人抵償也。信中語氣雖若幼稚。而與予等皆有關繫。可見北京之外。必已有事出現。或者援軍已至。亦未可知。予等此時覺此身仍存在於世。公使共擬一覆文送去。次

日來一華盛頓奇怪之暗信。觀之令人迷惑。信中只三字。卽告來人是也。無一人能明其意者。卽美公使亦苦思不得其解。但有一事。則明確無疑。蓋此信實自華盛頓而來者也。此種祕碼。卽在美都。亦只有分位最高之五六人知之。在北京則除公使以外無知者。然公使亦不解其意也。但既有信來。總是佳兆。如覆文能達。則自可催救兵速來矣。中國人之信差。知予等無傷害之意。乃有與予等之信差同至者。手執白旗。戰慄而進。予等之防綫。既將信送至。又等候護照。雖全綫上他處尙有鎗聲。而予等已接中國數封之信。既而笳聲已呈其效力。全綫均寂然無復鎗聲。彼老式之礮及數千枝之槍。日日轟擊。已歷數禮拜之久。今頓然靜寂。如學堂之放假者。人人知爲停戰之象。皆自其防次立起。手搖白布。敵人亦爲此狀。於是兩面皆有好奇之心。欲事探訪。卽有人跨過防綫。走出視之。至午時則和好之意。愈爲進步。有一半之人。均走出防綫。在兩方距離之中間。與中國人相遇。均將其鎗留於後面。但帶一手鎗。以爲意外之備。予亦以一手鎗置於袋中。如需用時。則其彈可忽自衣底飛出。但少頃卽知此爲無用者。放膽走至中國綫上。見中國兵力之厚。真令人驚恐不已。彼等不獨以前面磚工及濠溝。將予

等圈圍於中。其旁翼亦有平行之防綫。專備予等襲擊時。自旁面抄攻者。沿防綫與臨時之礮臺。總計不下數千人。面均曬成紅色。頭繫黑巾。身上則穿顏色不同之軍衣。以表其所屬爲何隊。董軍礮隊服紫綠之衣。藍色之袴。其馬隊則服紅黑相雜之衣。下繫紅色之戰裙。此外有榮祿所統之軍。有滿洲之軍。有各省勤王之軍。均立於防綫之上。五色皆備。成一奇怪之景。予細視之。極思得一圖畫家。將其畫下。地下則有人頭。有枯骨。有衆犬食餘之殘肢。有破壞之鎗。有數千之銅帽。以增添其景致。街旁之中國屋。均建設防綫。隔八尺或十尺。則有一孔。置鎗對於予等。予遠望之。見多孔之鎗。均架於木叉之上。使其彈綫得以集中。此時予始明白。其抵禦予等之攻擊。所以遲緩之故也。予等見其內部之詳情。愈增恐懼之意。再走近。則敵人有願與予等交談者。彼等之語。殊出人意料之外。山西勤王之軍與董軍。皆不知何以攻擊使館之故。謂奉差遣至此。乃阻止洋人攻入皇宮。如洋人不調衛隊至京。則京中卽無戰事。彼等並不願戰云云。予等言拳匪在京滋擾。故調兵來。彼等言拳匪均已逐走。北京已無其踪跡。予等何爲不撤兵乎。且謂洋兵在京已殺多人。此皆彼等之見解也。是日之晨。卽如此過去。但其中

頗有不謹之事。幾致決裂。重演流血之禍。有一英國水手。在一中國兵手中。買一西瓜。中國兵因無現錢。不肯賣。水手竟舉手擊之。驚動中國兵多人。皆執鎗而出。予等均爲排解。將此水手之手縛住。與之耳語。命其不可吵鬧。即時走回。歸後並告長官。言此人釀禍。應加責罰。而賠被打之中國兵一元。此事始和平了結。因此亦可見兵隊不可參雜一處也。予等又在中國兵手中。以重價買進許多雞蛋。此乃婦孺及受傷之人。所久索而未得者。議和之機業已表現。至下午。又有一事。出於法防綫中。可見特別之友誼。此真謬語所云。不打不成相識者乎。有一法國志願兵。膽量甚大。忽跨過防綫。欲至中國軍中一視。衆皆阻之。然彼略一遲疑。仍決意前進。愈行愈遠。漸漸不見其影。無一人謂其可以生還者。或謂此人真瘋顛矣。二鐘之後。忽自此志願兵處來一通告。言彼在榮祿軍中。待遇甚好。至晚間遂歸。此人雖爲愚勇。然其所得之消息。至爲真切。可見不獨外間有事發現。即在北京。關於拳匪之事。亦有歧誤。此青年法志願兵至中國軍中後。中國人出糕點食之。並飲以佳茗。又引之至榮祿處。榮祿詳問予等現在之情形。何如。糧食足否。死傷之人幾何。此人答言。予等甚好。但在此炎熱之時。所缺者冰果之類。

耳。榮祿卽取桃子置於此人之袋中。又送西瓜令其帶回。並言其部下之兵。可以保護使館。但此事甚難。因人人皆顧惜自己之性命。不敢十分照顧洋人也。全體情事。甚爲複雜。此暫時之停戰。不過其奇異現象之一端。以後變態。甚難測度。此與前日橋上豎立木板之事無異。不過此次較爲確定耳。自一月以前。距離北京不過一日路程之史統領。忽然不見之後。各事均無從推想。卽推想亦無用處。此停戰之舉。究有若干時乎。至晚間。衆人紛紛猜疑。其說不一。有人將此事記下。但此惴恍迷離之事。實令予非常煩悶。經過數禮拜鎗礮轟擊之後。忽有此暗昧之靜寂。反覺擾亂人心。疑真疑假。時時廻旋於腦中。較戰爭時愈爲難受。予殊不耐此靜寂也。無論如何猜想。愈想愈迷。毫無益處。唯有經驗可以告汝耳。

第三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號

以上所出之變象。留而未動。亦不覺其可喜。總理衙門之公文。仍繼續而來。公使亦有正式之回答。但予等地位。仍無變動。予奉命書寫公文。而兩手甚爲違抗。蓋久習於鎗桿之上。且常執汗穢之器。而掘濠溝。以致所寫之字。惡劣不堪。予乃辭卻第二次之差

遣。何以甫經荒廢數旬。卽至書不成字。聞者將不之信。然此乃真實之事。人苟於濠中經過八禮拜。雖極善書之人。亦必不能成字矣。中國政府送來之公文。每次所言皆同。仍欲各使臣空出使館。搬往總理衙門。受其優待。並須從速。不宜遲緩云云。各使臣自然均不願去。又有一消息。雖非十分可靠。然確有信來。乃十八號之事。日本人得天津來函云。有三千兵將開來北京。十日或兩禮拜可到。但此希望不甚可恃耳。同日又自總理衙門來一司官。帶一聽差者。手執護書。狂搖白旗。觀其發抖之狀。知其恐懼極矣。司官則緊握聽差人之手。行走極快。頻頻令其搖旗。其後聽差之人手已酸。而仍搖擺不已。成爲可憐之狀。走至英使館大門鎗樓之旁。有人命其止步。以一椅與之。令彼在此等候。鎗樓周圍。均大沙袋。極其汗穢。臭氣觸人欲嘔。想中國之代表。坐於此處。必定難受。附近則有人作工。衣服垢敝。手執毛瑟。沿乾枯之河道。有建築之磚工。及翻仰之車。乃用以阻止中國人之衝擊者。四面均堆積汗穢之物。有死尸甚多。又有破爛之兵器。中空之銅帽。破碎之玻璃瓶。撕裂之衣服。以及各種雜物。難看極矣。英公使以統領之資格走出。坐於來客之對面。其旁有一翻譯。法使及西班牙使亦出。其餘寄居之公

使皆在遠處聚之。顯出依人之態。比利時公使意大利代理公使均數禮拜以來從未見其面者。今第一次見之。予之首領亦在其內。以手插衣袋中。故作安閒無事之狀。此次會見不久即畢。然無甚結果。兩面皆有真實之語。又有後悔之語。有詐哭。有恐嚇。各公使皆欣欣然。似外交之關繫。又復接續。然無一確定之事。得於此司官口中者。但言各公使均須保護。然盜匪仍甚猖獗云云。自此次正式會見之後。又有私地之會見。有中國軍中下級官及號手數人。亦走過德國防綫。帶入英館。有一號手言其統領欲與予等之將官會於哈達門。即彼統領所駐之地。會見之意。係商議軍事云云。又有許多人至日本大佐處請見。均自稱奉差而來。觀此情形。似外交之事。又復活動。此人人所願者。昨日又有一公文來。亦慶王領銜。所言仍係不能行之事。予等又有一公文覆之。言予等居此甚爲舒服。不過稍需蔬菜。反水果而已。故今日有四車西瓜及蔬菜送來。並言係奉太后之命。西瓜剖視。業已紅熟。想甚甜美。蔬菜亦甚鮮柔。但衆人皆不敢嘗。恐其有毒也。歐洲之公文亦有轉遞而來者。有一封乃寄與法使者。文係暗碼。言有一萬五千兵。已自法國出發。外間情形已有變動。固無疑矣。當談判進行之時。予等亦非

無所事事。趁此機會。將內防綫建築更爲堅固。英使館已整備完好。在一定距離之間。築有鎗樓。又掘濠溝。如外綫失守。予等尚可退守此地。支持多時。法防綫之濠溝。窄而深。所以阻止敵人地道之計畫也。各處亦皆依其法掘之。故予等藏避之法。已較前更爲妥善。趁此閒暇之時。整頓防務。有備無患。外面雖有議和之機。到處皆有執手談笑之狀。然有時亦發現小小之奸謀。可見仇敵之意。仍埋伏於內。北邊翰林院。有一黑臉之旗兵。一手執綠西瓜。一手示意。欲予等收此禮物。卽有一人置其槍。跨出防綫。甫伸出一足。聞砰然一響。有一彈正從其衣折中打過。險被暗算。此人一驚。急急退回。少頃。手執一空筒。如欲回復友誼之狀者。中國人見之。伸出一頭。卽有槍聲隨發。中國人受一輕傷。此不過爲一回禮而已。自經此事。予等愈加小心。內部之情形。亦有進步。軍隊感情。較前爲佳。彼此之間。亦較和好。且重新分派。較前均勻。又用賄賂之法。在衙門聽差人處。得有官報。可略見中國政府之情形。今之諭旨。又有互相矛盾者。與拳匪初起時之情形相同。拳匪誇張太過。今已顯出其能力之薄弱。信任之心。自然冷淡。大勢實有改變。想彼勢陷蘆天之拳匪。已漸收其狂態。匿迹銷聲矣。自在日本防綫。打死最後

之拳匪一人。至今已兩禮拜。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此最後之拳匪。乃十五歲之童子。彼將衣服脫光。遍身擦油。意謂予等即執之。亦滑而不留。易於免脫也。拳匪中之最勇敢者。即爲此等小童。彼毫無畏懼。直對日本防綫而來。手中並無兵器。只擎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欲放火燒予等之屋。此即拳匪唯一之計畫也。日本人向來靈便。讓其走近。離防綫不過數步。黑暗中但見瘦小之影。頻頻搖動。火煙一冒。頓然倒地矣。次日晨。出觀死者之屍。見近代火器之力。實爲可驚。有一人彈子擊中其胸。近於胸骨。在兩肩之中。只有一點小如鍼孔之血。其第二人。則爲形似鉛筆之彈。擊中其臂。削去臂肉一塊。約一寸厚。三寸深。如以刀削木者。殊爲難看。且未見流血。而人已死。生命之斷送。乃如此之易乎。此時北邊之大教堂。仍遠聞礮聲隆隆。予等今暫得休息。而彼苦命之教士。仍被攻擊不已。彼何以能守至如此之久。無一人能明其故者。真可謂奇矣。予等之損失。今細細察明。亦殊可驚。法人在五十水手十六志願兵之中。已死傷四十二人。日本人在六十水手及其餘志願兵之中。已死傷四十五人。德國人在五十四人中。已死傷三十人。全體之死傷數目。則爲一百十七人。其受輕傷者。

已醫好。重派至戰綫。但其氣已較前爲餒矣。被擊中之礮洞。只北京旅館一處。已有數百洞之多。因其屋最高。故所受最衆。合全綫而計之。則約有三千洞。外綫殘毀之狀。不堪入目。此數禮拜中之損失也。當其時尙不甚覺。今事後回思。真令人不能相信也。如再有三千彈。則無論何處。皆將摧毀無餘。與地平矣。

第三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四號

情勢仍如前未變。近兩三日之內。中國兵亦未常來。予等時以二三人出探。其遠近無一定。以所能至之處爲限。見敵人。不似前時之多。有數處防綫。似已廢棄。靜寂無人。走至其地。不見敵人。起迎交談。但有相反之情形。令人起疑。此數處防綫。雖已廢棄。而他處又有新修者。默默建築。又似戰事仍不能免。有時遠處尙聞鎗聲。莫明其故。秘密之交易。如雞蛋火藥等。仍有購買者。此皆董軍中奸兵之所爲。但不久亦不敢公然出售。因爲其長官所知。已有多人爲此正法。言如再有此事。卽須開戰。有一間諜。乃中國人。忽來報信云。援軍已離天津。並謂此消息甚爲的確。中國兵已爲援軍所敗矣。予等聞之。賞以銀元一袋。並囑令再得消息。仍來報知。如所報果確。不吝重賞也。或謂此人所

報必係謊言。乃藉此騙錢者。然日本不起疑心。已與之約定。似必有重要之消息。可自此人得來者。內城下水門之側。有多數中國之苦百姓。亦爲戰事所困。不能出去。無從得食。飢餓不堪。骨瘦如柴。眼中無光。如癡呆之狀。然予等亦無從援之。卽在此停戰之時。彼等亦不敢逃出。因水門之外。有中國兵日夜巡邏。見人卽擊。使館外綫均已堵塞不通。唯餘此處之口。未曾關閉。飢餓之苦人。日夜但聞呻吟之聲。予等聞之。殊爲難受。外綫守兵打死之狗及鳥等。彼等均取而食之。不暇烹煮。卽生啖之。蓋餓極矣。予等已得一禮拜之安靜。未受攻擊。且時有總理衙門之公文送來。其中皆設法保護之語。但予等仍困於此。不能與外間相通。此種啞謎。真令人悶殺也。

第三十二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七號

此時已不甚平安矣。外邊時間笳聲悠揚。並見軍隊行動。其前導以大旗。北京城中似又將擾亂。前來送信之間諜。亦來報告。言情形又將改變。然總理衙門之公文。仍時有來者。此等希奇之外交照會。已可積成小堆。齎文書之人。初次來時。驚懼已甚。狂搖白旗。今則已無所疑。話亦漸多。但仍不敢高聲。唯悄悄而言耳。被告予等。謂彼只能從東

邊平安之地而來。即法德防綫之外。若自他處來。則必爲中國兵所殺。蓋北京軍隊。爲慶王及總理衙門威令所及者。駐於予等防綫之東邊。他處則爲外省之軍隊。雖慶王及總理衙門。亦不能制之一見。送信之人。卽與對於洋人無異。必將殺之。此種情形。真可謂奇矣。以上所見軍隊之行動。乃自高處見之者。又有更壞之兆。則地底時聞鏗鏘之聲也。此等聲音。到處皆聞。必係中國人見前日法使館之地道。已告成功。故又欲踵此故技。施於各處。以火藥埋於地底。將予等外綫。悉爲摧毀。使予等不得不退。占地既小。則礮彈可以聚攻。自然覆沒矣。予等現在占地尙廣。守者隱於濠溝之內。故礮彈雖衆。尙不能顯其大力也。但中國兵如相聯合。奮勇衝擊。則予等早已破亡。幸彼等無此毅力。卽予等所以能支持至今之故也。當夜間寂靜之時。聞地底聲音愈切。法德日本各防綫。及英館之北。皆聞之。如不急急防備。則一旦爆發。予等將皆炸成飛灰。故抵禦之計畫。亦開始爲之矣。靈巧之敵人在予等地底施工。予等亦回答之。亦在敵人之地底施工。初在一處掘下極深。又橫掘而入敵人之界。做工者共數百人。北京之土。亦與予等反對。甚爲可惡。其初層爲浮灰。經過數分鐘之雨。卽變爲粘泥。掘下八尺。或更深。

則爲碎石及各種廢物。在研究地質學者見之。必能考較其理。但今日無人講之。再下則爲硬土。甚緊而堅。只能削之成片。如切陳舊之起司 Cheese 相似。掘之極爲費力。使人手臂爲之酸痛。然不能不做。予等已做各種之工。今又作此工矣。於地下掘出許多奇異之物。供衆人之談料。有一處掘下十尺。發現數百陳舊之石礮。乃數百年以前之物。有人言此物已歷六百年。乃蒙古忽必烈汗之所遺留。忽必烈汗卽始建北京內城者。當西歷十三世紀。此種石礮。必在平地之上。久之遂沒於地中。見此物。不覺追想已往之圍城也。在他處又掘出溝道之迹。排列甚整。各處皆見之。約高四尺。寬三尺。可知當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少年之時。北京必爲佳地。其街道必寬廣而潔淨也。前日之間諜。又來報告。言朝廷已預備出走。因歐洲援軍已漸逼近。但觀城中軍隊之行動。及車輛往來之多。卽可知之。援軍已在路中。當前之阻礙。均已掃除。此消息仍無人十分信之者。予等之受圍攻。已六禮拜於茲矣。但其中亦有變局。非一直被攻耳。豈卽如此而止乎。恐未必然。豈歐洲數千之軍隊。卽能長驅來京。中間無所阻難乎。予等現在白日已無甚事。夜間可得安睡。卽此已爲意料所不到矣。

第三十四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八號

予等前此派往天津之送信人。今已回轉。並帶有覆書。此乃一確實之消息也。此送信人將覆書藏匿髮中。已經多日。歷盡艱險。竟能達其差務。所得者不過小小之賞賜耳。此年輕之中國人。甚爲瘦弱。當其公事已畢。坐而搖扇。淡定若無事之狀。殊覺可異。衆人知其初到。勞苦已甚。亦不問之。俟彼休息取涼之後。然後開言。述其經歷之事。予願吾人均來聞之。其所言不啻對於畏蕙人之訓辭也。其所歷之艱險。較予等所處。更加倍。往返八十英里之長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執。性命皆在呼吸之間。沿路均拳匪。各村中均懸紅布記號。並貼拳匪之告示。每次被執。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於夜間設計逃走。不得食物。則偷竊食之。及到天津。見城中滿駐中國軍隊及拳匪。城外則爲歐洲之兵。除戰爭與亂雜之情形。餘無他事。彼走至歐軍外哨綫上。爲哨卒所擒。帶入營中。彼乃將予等之信取出遞之。得有覆書。又歷盡艱險。始得歸至此地。因有多人皆欲聞其事。故敘述數次。當有人聞之而內慚者。或思乘時補過。以自補救其體面也。有數人自總部出。已將密信譯出。貼於壁間。衆人圍而觀之。此信乃

自英領事館而來者。其文如下。七月四號之信。收到有二萬四千兵。業已登岸。在天津者。有一萬九千人。該司理 (Cargill) 將軍。明日可到大沽。俄軍在北塘。天津城已在歐人管理之下。此處之拳匪。業已潰散。有多數兵隊。均已啟程。方在路中。只須使館中食物不缺耳。婦孺均已離去天津矣。予覺此信實無可喜。然竟有數人閱之而笑者。英領事真交壞運。衆人同聲罵詈。如此難達之信。僅僅得此數語。援軍之在路中。固盡人所能知者。何待其報告乎。彼寫信者。真可謂糊塗之至矣。予等圍困之期。尙須數禮拜之久。或竟至一月。亦未可知。人人皆呼噪。有哭失聲者。忘記招待勞苦之信差矣。兩鐘以後。見彼仍獨坐搖扇。以取風涼。有多人皆言。此人不來最好。但信中之語。亦有須留意者。卽予等必須自顧其糧食也。馬騾已漸減少。但存米麥。亦只足支三禮拜。如再困一月。則必有多人餓斃。凡可食之物。均列於單中。各人私有者。均須拏出。但此單自然不能確實。人人必有所藏匿。決不肯和盤托出也。如食物已完。而圍不解者。真不知是何現象矣。

第三十五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號

北方隆隆礮聲。仍接連不斷。蒙雪惹佛君之大教堂。仍被攻擊。亦無一毫消息。自彼等而來。彼等僅恃四五十名之水手。及其餘之教民。何以能守至如此之久。此奇怪之停戰。何以彼等不蒙其影響。而獨受苛待。殊不可解。但予等雖暫時未被攻擊。且時有總理衙門之公文。均係保護之語。然亦未可久恃。只觀敵人建築防綫。挖掘地道之舉。即可知之矣。僅存水門之口。今日亦被堵塞。沿宮牆而過北橋之大街。敵人亦築有極堅固之防綫。並於水門之外。掘有濠溝。但此工程。如非予等現出恐嚇之狀。或不至做。亦未可知。因予等盡力開鎗。並將意大利礮及機關礮安置。欲妨礙敵人之工作。然毫無效力。故予等全體。已爲磚石等工程所包圍。毫無隙漏之處。亦不能破之。今日之事。自然已破息戰之條款。兩方皆言明。不得再築防綫。亦不得再將防綫推近。如有犯者。卽將開戰。予等已於短少之時間。開鎗向敵。然此毫無所益。反使予等軍中又失二人。其一爲意大利之礮手。手受重傷。非數禮拜中所能醫好。其一爲志願兵。兩肩皆中彈。恐須失其一臂。因此乃停擊。予等苟並此暫時之停戰。而亦不欲留之者。則予等之地。位愈無幸矣。不久遂有偏於一面之解說。問中國人何以破壞條款。建築防綫。至下午。

在瞭望樓上見中國兵行於掩蓋之後。如川流之不息。其數甚衆。初過者爲步兵。可以見其旗幟與鎗桿。其後則爲礮隊與馬隊。衆人無不驚駭。可見即在北京附近。已有數千之衆。彼等俟將天津路上之援軍掃除。卽惠臨予等矣。在內城之上者。亦有同一之報告。言見極衆之軍隊。在前門大街行過。有自內而出者。亦有自外而入者。並帶輜重。然因有新築之掩蔽。故不能看明其踪跡。或爲出城。或爲駐於宮中。或……皆說不定。無論何事。均能出現。觀此景象。似空氣中又有血腥之味。狂風暴雨。恐又將忽然而至矣。予等自知力之薄弱。然人事不能不盡。故防禦之工程。又日夜趕做。無息時矣。

第三十六章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一號

外交團又有公文與總理衙門。指出所見之朕兆。請其明白解釋。此解釋不過一紙公文。固總理衙門所易辦者。故覆書立時卽至。凡各問題。均有答辨。謂北邊之礮聲。乃軍隊剿辦拳匪。因拳匪攻大教堂。殺害教士教民也。北面橋邊之建築防綫。乃專爲自衛起見。以避予等之鎗。至於掘地道之聲。恐係予等之誤聞耳。以上卽覆書中之要點。外交團見之。想可滿意。但各公使在今日。愈不爲衆所尊敬。較圍困之初爲尤甚。總理衙

門。本無大權。不過一無關緊要之會議機關而已。其言豈足爲憑乎。或者亦有類此之公文。送與天津聯軍之統領。亦未可知。英館中仍有不止之閒談。可恥之事。時有所聞。爭論之最爲劇烈者。卽雞蛋是也。予等以重價購得雞蛋多枚。皆係敵人之好利者。用筐暗地送來。卽換洋錢而去。此等雞蛋。由總部中之董事會分派。有得多者。有得少者。甚爲不勻。有一事致激起衆人之怒。蓋有一藍黑頭髮之貴夫人。用此珍貴之雞蛋一打。洗其頭髮也。自圍困之始。卽有多人藏匿深處。不見其面。不聞其聲。此貴夫人亦其中之一人也。似此者甚多。膽子雖小如鼠。而其身體則非常驕貴。養尊處優。與平日無異。若回顧多數教會中之婦女。則其苦不堪言狀。真有雲泥之別矣。有數人三十年前。曾居於普法戰爭時之巴黎者。言其時之情形。亦與此無異。恐圍城中大概皆然矣。食品充裕者。大抵均已藏匿。予等拚舍性命。以保衆人之安寧。似此情形。有何益乎。又有一事。亦爲衆所不悅。總部中已有記載。述圍困中之情形。以備將來示諸世界之人。其中所載。必爲半虛半實之語。無可疑也。更壞者。予等中唯一之訪事。卽阿姆君。前爲鎗彈所中。今已漸愈。衆人皆望此君。將來或能以此中實情。暴白於世。然彼今已在首

領卯翼之下。是彼之口。亦必封閉矣。有此官中之記載。則世人永不能知其實情。彼長
憲乖謬者。仍無人加以責備。而可長保其令名矣。衆人不幸戴此膽小如鼠之首領。除
一二人外。皆較婦女更爲恐懼。直不敢走出英館一步。各事均推與下級之人。分位愈
低。則性命愈賤。天下事固如此乎。予甚願留得此身。以觀彼官中之記載也。

第三十七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二號

八月又開始矣。有信自外來。與予等以的確之消息。昨日有一信差竊行而入。所齎之
信三封。今日又來一人。所齎之信六封。此九函在路上經歷多時。直與古時之走旱道
者無異。各信互相證明。藉悉各種之事。彼史統領與其二千水手。何以久不來京之故。
亦得明之。但已往或微末之事。衆人皆不暇記。所急欲聞者。卽現在援軍之消息也。此
消息有數函。重複道之。想必確實無誤。當其發函之時。援軍已聚集。預備動身。其先鋒
立時卽行。兩日之後。大隊亦陸續開拔。八月半前。全軍當可抵京矣。美使館之暗碼亦
通現在全世界之眼光。均已注於北京。予等閱之。氣爲之壯。困苦無告之人。今又驕傲
自大矣。予等今日始知天津亦有圍困攻擊之事。滿洲全境。均在火焰之中。長江一帶。

亦有不穩之象。天津城已爲聯軍所得。設一臨時政府。中國官吏殉節者甚多。此等新聞。聞者均爲震動。衆人心中如徬徨無主者。醫院中之受傷人。亦聞之而愈增其病。乃決定以後如再有消息。不必貼於鐘樓之壁。但任其漸漸洩露可耳。予等之受圍。困已經兩月。如行路者。則此兩月之中。不知已走幾萬里矣。蒙古市場週圍之屋。已爲予等所得。因不占此地。則防綫殊爲危險。從前門可以衝入。故必須取之。並立時建築防堵。牆上亦穿以孔。又堆積沙袋。今兩面攻守之預備已齊。但觀其事之如何發生耳。

第二十八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四號

此時外綫鎗聲復時有所聞。亦莫明其故。其情形今略述之。當其晝間。汝方坐於牆孔之傍而假寐。朦朧之中。忽有一彈飛來。擊落磚石灰土甚衆。立時驚醒。汝則含糊咒罵一聲。又復漸漸入寐。甫將成夢。接續又有二三彈飛至。此必有事發現矣。於是抖擻精神。起執遠鏡。仔細觀察對面之情形。見敵人全體藏匿。略無可見。其防綫有較予等爲高者。亦毫無聲響。默思此鎗聲不過偶然遊戲耳。然此思想方盤旋於心中。已見敵人鎗尖晶晶於日光之中。卽聞砰然一聲。距汝甚近。又來一鎗。危險已極。汝乃奮然執鎗。

在手。撥開孔線。描好準頭。回敬一彈。如運氣好。則聞遠遠有呼痛之聲。此發爲不虛矣。但果中其要害與否。則不得而知。蓋於牆孔中放鎗。頗近兒戲。卽最高之鎗手。亦不能一一命中。予見之已多矣。以上所述。似開戰非開戰之象。卽現在之情形。昨日晨間。見敵人彩色之旗。離予甚近。不及四十尺。臨風招展。似有藐視之意。觸予之怒。立意擊之。乃以鎗正對其旗之竿。欲一發而折之。然十分鐘間。連放三鎗。均未命中。因心中不定之故也。第四鎗乃恰中其竿。旗遂折倒於地。中國外綫之防兵。似已薄弱。蓋自息戰之日起。觀其情形。卽可見之。予自擊倒其旗。十分鐘間。敵尙無所舉動。其後乃有一手伸出。欲將倒地之旗收回。然距離甚遠。手不能及。予又急放一鎗。未曾擊中。其手已縮入。再過五分鐘。伸出一灣曲之竹竿。四面尋覓其旗。然無用處。其手仍須露出。既而見一棕色之手。執竿而出。予俟其伸下甚低時。又發一彈。遠聞呻吟之聲。竿落於地。手遂縮回。於是又有十五分鐘。無所舉動。忽然有五六隻手。一齊伸出。予正擬擊之。彼等已將旗子又住。盡力一扯。予彈未出。而旗已被其收回。此後則鎗彈紛集。報復之事至矣。半句鐘中。未曾稍停。予急低頭躺下。以避其鋒。彼等又用磚石拋來。以探予藏躲之處。施

其鬼計。必欲得予而甘心。彈集如雨。甚爲猛烈。予等巡邏之人聞之。有出視者。此次真屬危險。幸予身段靈巧。躲避甚速。始得脫免其禍。雖總理衙門時時有公文來往。而如上述之事。在外綫上。仍常有之。幾於每鐘皆有。予等但見中國人偶出一頭。或露一鎗尖。卽以彈襲之。然亦不致激起大戰。故無甚損害。以予觀之外綫。所以能堅守如此之久者。全恃予等獨立之舉動。不純奉總部之命令也。予等之鎗。不以外交公文爲可信。總理衙門所來之照會漸多。亦有自歐洲外部而來者。皆係密碼。亦自中國電報局鈔來。無一人知其中爲何語者。但有猜想耳。總理衙門之照會。仍請各公使處其政府保護之下。並言可以送至天津。然自其宮門抄上觀之。知總理衙門中有二人在數日前正法。因此二人上奏請剿滅拳匪。不可與各國開釁也。予等不能料其結局。各事亦不甚明悉。此停戰之時間。予等未曾空過。有數處與中國兵祕密往來。其軍中之奸細。暗賣糧食軍火。予等所得者甚多。其買賣之法絕奇。在僻靜之處。將牆偷挖一洞。通至半毀壞之中國房子。用巨價先與聯絡。然後偷購各物。日本人最善於作此事。其遇報告假事之奸細。不但不斥責。並勞慰之。而藉以與中國兵暗通線索。做此買賣。有一晚。予

亦走一祕密之路。至日本置糧食之所。看其如何交易。見兩日本人蹲踞於地。旁置數枝連響之鎗。燭光黯淡。房頂已破。陳設之木器。亦均毀壞。皆悄然無聲。用心靜聽。約過一鐘。始聞輕輕一響。此卽暗號也。一日本人起來。匍匐而前。如一犬然。至門口。聞鎗桿微微一敲。門卽呀然而開。三拍其掌。又聞鎗桿微微一響。暗號均合。遂見一人蛇行而入。慢慢立起。身體甚硬。似艱於屈伸者。其狀殊苦。既乃漸將身畔之物。一一解下。予始知其身體所以堅硬之故。蓋彼自首至足。皆細火藥。經一刻鐘始卸畢。其一身細帶六百輪之毛瑟火藥。每一百輪。得其同量之銀。此人乃中國軍營中之廚役。俟衆兵皆睡。乃竊火藥而賣之。其地離此處不及百碼。彼常爲此祕密之交易。設一旦查出。其身必將裂爲數段也。但彼所爲極其靈巧。並得其同伴數人之助。只在彼一人處。已曾賣雞蛋數千枚之多。此真一離奇之戲劇。在予等離奇之生涯中。又加以點綴者也。

第三十九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六號

今雖仍爲停戰之期。而兩日以來。鎗聲愈衆。予等衆中受傷者若干人。死者二人。此卽上一禮拜中損失之數也。此等似戰非戰之情形。殊爲怪異。但較之正式開戰。自然爲

佳。予等亦頗知足。不敢怨也。前日有數俄人受傷甚重。昨日有一法人中彈立斃。又有
一二人受傷者。今日又有三人中彈。雖醫院中時有傷愈出院之人。而與新近受傷入
院之人相較。堪戰之人數。仍與前無異。今日並聞笳聲。登城而望。又見有大軍行動。此
城上甚爲靜寂。無受傷者。予等之援軍。不聞消息。雖以前有信。言卽刻開拔來京。而衆
人仍不十分信之。予等在圍困中。已經習慣。覺與平時之生涯。距離甚遠。似不能再有
者。並覺外面之世界。亦係虛幻。有數人心力已脫。有二人則已瘋魔。那威國教會中有
一神甫。住中國多年。苦心傳教。在數日前。忽然發瘋。其勢甚爲危險。幾欲用繩網之。有
一晚被其逸出。偷踰防線。直向中國軍中而奔。中國人將其帶往榮祿處。榮祿詳細詢
問予等之情形。此瘋人盡其所知者而告之。謂中國礮彈打得太高。應該低些。須知近
世之彈線。乃平行者。榮祿留彼數鐘。仍遣之歸。此瘋人歸後。對衆述其向榮祿所說之
話。衆人大爲驚駭。有數人欲將其打死。呼之爲反叛。但終亦赦之。凡患瘋魔者。皆多思
慮之人。亦有在戰綫上成瘋者。有一俄國志願兵。當法防綫安靜之時。忽帶其槍及行
軍袋。並酒一瓶。獨往攻中國之防綫。予等唯有呆視。無法救援。中國數百枝槍皆靜而

俟之初不放彈俟其奔至甫入一足卽有槍十餘枝對之攢擊彼狂喊一聲倒於地下忽又立起其勢更狂欲復攀上防綫則又有彈對之而放此可憐之瘋人遂無命矣其身體爲多人所爭奪因中國軍中定有賞項得一歐人之頭者賞賜若干故爭欲得之爭出而拖其尸予等之槍乘機而發擊斃一人其後彼等乃用長竿將尸鉤入又有一英國水手亦成瘋疾已歷數禮拜其成瘋之由乃因彼擊死一人忽然受驚神經遂改其常度也彼對一中國兵用槍尖戳入胸中不卽拔出而將其中之彈陸續放完放完之後忽倒於地口中狂喊血怎麼樣濺血怎麼樣濺只喊此一句連續不止遂成瘋疾至夜間聲已嘶啞其音尤怪殊爲可怕也總理衙門之公文仍有來者昨日有一公文其措辭甚佳竟有數人閱之而笑此公文係與意大利代理公使之照會言亨白得王 Humbert 爲一瘋人所殺中國政府聞之殊覺憫惻特此告知並表弔唁之意云云乍觀之覺其措辭甚爲有禮繼而思之此乃一聰明之文字未必真有誠意蓋自中國公文上不能察見其中之實情也

第四十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八號

奇怪之上帝。似乎幫助中國政府。恆有事出。令其掉弄筆墨。昨日愛丁堡公身死。又有正式公文。自總理衙門而來。與前次相同。表其弔唁之意。然即在昨日之晚。又聞礮聲隆隆而起。一面表其友誼。一面仍放其大礮。殊不可解。似中國政府。將予等分爲二類。對於外交團。固願保護。但若各公使與其餘之歐人。混居一處。則仍須受其攻擊也。昨晚礮聲約歷一點餘鐘。予等伏於地下。觀彈之飛舞。其聲愈接愈厲。忽又戛然而止。聞中國軍中之加。又發其尖厲之音。以止攻擊。似予等防綫之外。中國內部。起有衝突者。中國政府。其組合之分子。極爲複雜。互相爭鬪。如人之一身。有時手足忽然亂舞。而其腦木木如無所覺。既而其腦忽又施其權力。以管束其手足。則又可得若干時之平靜。此等情形。真可謂怪異已極。從來所未見者也。予今始明白。中國內部。實有極大之困難。其人皆有罪。亦皆無罪。當予等被攻之時。在城上可以看見極離奇之事。前門大街有中國馬隊。追逐紅衣之拳匪而殺之。此真出人意料之外。或者此事之結局。有大公無私之道。自此毀壞之都城而出乎。或者有一新朝代出現乎。或竟無一事。但予等遭遇劫運。在此數禮拜中。饑餓而死乎。肅王府中之內地。教民饑餓已極。遇物卽搶。而

食之。其糧已竭。雖設盡方法。無濟於事。管其糧食者。爲總部中之會董。此等會董。但知謀其己身之利益。除此外不能做一事也。總部權力本弱。今爲虛幻瑣細之外交。甚爲忙碌。其權力愈形薄弱。或者子等亦將如中國政府。成瓦解之勢乎。教民中之小兒。死亡尤多。如再因兩禮拜。其事真不堪設想。樹皮樹葉。均已剝盡。貓犬亦以石擊斃。而食之多數男女。到處搜覓食物。而一物不可得。其形象殊可怕。根根骨頭。均露於外。但教民亦非全體饑餓。有多數爲半饑者。而其壯年之建築防禦工程者。尙得飽食。死亡雖多。無一人注意及之。或者謂此等無用之人。其死活皆不足介意乎。不入戰綫之歐人。其足從不出英使館之外。卽在此停戰時亦然。皆坐而閒談。或禱告援軍之速至。計算子等尙能支持幾日。此等人自始不做一事。其後雖製成一單。將彼等均列名於中。且寫明分派之事。而除此一張紙上空文外。仍毫無所動作。彼等有一百餘人。如皆加入戰綫。豈不能增厚子等防禦之力。然皆任其懶惰。苟週圍無甚機兆。固亦無礙。但觀其兆殊爲不佳。不久必有變端。敵人於週圍均插新旗。其所標將官之姓。均子等所不知者。當總理衙門仍口口稱保護之時。而此等五色之旗。卽插於距離不過二三十尺之

地臨風招展。以戲弄於予等之前。然公文固仍連翩而至也。但法使館中之頭等翻譯。曾見其原文者。謂其口氣已漸漸強硬。中國兵亦加厚其力。距予等甚近。堆積巨石。可以不用鎗礮。而殘害予等之身。故外綫均加掩護。以避此新增之危險。有一人頭部中二十磅之巨石。頓失其知覺。其餘尙有多人被打受傷者。中國人此時可以一任其意而爲。但其所積之債。則愈添愈厚。將來總有加倍償還之時耳。

第四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號

今日居然有佳消息至矣。自援軍處來一信。謂援軍離京已不過數日之程。未預戰事之人聞之。欣喜之情。不可言喻。或手舞足蹈。或感謝上帝。予等圍困之期將畢。可以重觀天日矣。送信之人。忽然而至。形態冷靜。悄默不言。彼偷過中國之防綫。在天甫明時。跨入日本之界。自左耳中取出一紙團。卽其所齎之信也。此關係予等全體生死之消息。乃在其左耳中藏匿許久。其信爲密碼。係自聯軍中日本統領處而來者。謂前鋒十三號或十四號可以到京。予等均呼上帝不置。今日已十號。屈指計之。非只距三四日乎。衆人歡舞甫畢。又有續至之消息。乃自聯軍中英國統領而來者。亦證實前函之語。

此送信者又有其口述之言。彼卽一禮拜前予等所派出者。自內城上用繩繫之而下。彼謂在離京四十里之地。遇黑馬隊及俄國之馬隊。被執帶見軍官。遂以信遞之。且言京津路上。到處皆中國逃亡及受傷之兵。曾與洋兵開戰。但不能敵。此聞之於沿路之鄉人者。中國人見印度之黑馬隊。皆恐懼。謂四十年前此黑馬隊曾經來過。今日與前無異也。觀此兩函及送信人口述之語。可見聯軍確已向北京而來。予等以期望太過。反覺不能十分相信。然此消息實的確無疑也。中國政府見歐洲報仇之兵將至。總理衙門又有公文來。言攻使館之兵。正在懲辦。並欲與各公使晤談。以解兩方之誤會云云。然此不過一空想。各公使擬文回答。於常語之外。又加以重要之語。然據予觀之。今日實無所謂重要者。往來之公文。有類兒戲。蓋有價值之外交。早已消亡矣。

第四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二號

盼望援軍將至之心。今日又推而遠之矣。予等復罹於危險之境。攻擊忽然又至。且較之前日尤爲猛烈。四十八點鐘以內。鎗聲未嘗稍停。不知已費若干噸之鉛與鏢矣。予等防綫中之數處。經此猛轟。破毀甚速。所餘無幾。守者唯有伏於地下。至數鐘之久。不

敢稍動。危急待援之處。亦不能撥人往助。肅王府及法使館。尤當衝要。礮火震耳欲聳。其中雜以吱吱之聲。則速度最高之鎗頭彈。穿破空氣之音也。其下則爲鎗彈爆裂之聲。如火燒乾柴。當此攻擊忽然而起時。人皆驚恐。不知所措。繼而雄心勃發。乃自壁孔中。覓中國人之影而擊之。如彼等衝至。誓必令其不能生還。然予等傷者極多。只兩鐘以前。卽有附近予身之一人。受彈而倒。如聯軍再有兩三日不至。則此勢如狂風驟雨之攻擊。必將予等全體。均送入醫院之中矣。大礮隆隆。其開花彈掃擊樹木房壁。洞穿屋頂。毀破予等堅固之防禦。當此之時。殘留之馬。有一馬被彈。其狀極慘。可以顯出開花彈之威力。其中彈之處。並不大。但直穿入脅肉之內。炸成兩片。臟腑均流出。卽見此馬眼發異光。而倒於地。予等立以鎗斃之。免其挨受痛苦也。予等傷亡之表。已過二百之數。當中國兵稍事歇息。喫烟喝茶之時。則可聞北邊亦有極劇烈之礮聲。乃羅馬大教堂同被攻擊也。恍惚之間。似見彼勇敢之蒙雪惹佛君。交叉其手。如古代教會中之戰士。狀貌端嚴。指揮其衆。令其苦守勿懈。而彼寥寥數十名之水手。則必守住中堅之處。煙霧迷漫。性命在呼吸之間也。然轉瞬而對面之鎗聲復起。心中無暇存想。更無寫

記之時。但覺每歷一鐘。則結局亦愈近耳。此一處鎗聲甫止。而他處鎗聲愈烈。予等人數已不敷分布。然仍不能不往來策應。但卽派援。亦不過寥寥數人耳。內城之上。前此甚寂靜者。今亦有鎗彈橫飛。擊裂磚石沙袋等。以致灰塵迷目。此處既高。可以看明敵人之行動。敵人之數。比前更增。且愈凶猛。其新建之防綫。愈逼愈近。將抵予等之胸。此皆自城上之報告而知之者。京津路上之援軍。將中國軍隊擊敗。則均退入京城。重行整理。或派守城牆。或來攻使館。中國政府。記憶一千八百六十年之事。見前敵之兵愈敗。則愈恐懼。而所行亦愈類瘋狂。今日予得一最好之遠鏡。測視甚爲清楚。見前行者爲步兵。足穿草鞋。奔走甚捷。雜亂無序。似將潰者。中有一人。忽然止步。對予等所立內城之上。而放鎗。距離數百碼之遠。不過妄費火藥耳。彼蓋知予等占據於此也。步兵之後。則爲傷兵之車。其中有肢體不完之人。趕車者狀甚野。呼喝而前。其馬通體均濺汗。泥累之已甚。雖受鞭亦趨起難進。包鐵之車輪。行於石路之上。發爲巨聲。又有馬隊。前導以旗。衆兵均痛鞭其馬。恐獨落後。此等軍隊。皆自荒涼毀壞之街上。擁入城中。將愈增予等之難矣。衆似私定一令。以後除奉命派援之人外。不得無故上城。恐其傳播惡

兆。衆心愈爲搖動也。然人亦實無暇晷。不待禁止。予等在平地濠溝之間。日夜苦守。業已疲乏不堪。永無停止之鎗聲。已將此身絆牢。不能稍移矣。

第四十三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三號

今日乃十三號。卽予等日夜所盼望之一日也。衆人旣希望。又恐懼。望者以援軍謂此日可至。懼者恐其希望終成空也。予等之盼望此日。究得佳趣乎。抑爲愚乎。此無人能知之者。予等今又處於危急之中。如舊疾復發。其勢更劇。心之所感。身之所行。不離乎此。愴恍迷離。無能測度矣。各人心中。固各有其思想。然援軍如果至者。其情形自然不同。豈能掩藏。何以今日已歷多鐘。仍毫無影響耶。昨日尙見中國敗兵入城。今日自內城上觀之。則但見荒涼寂靜之街。杳無所覩。昨晚敵人鎗礮接續不止。彈來如雨。覺破裂卽在目前。難以更支。無論何地。但有一處攻破者。則予等之命運畢矣。有時但一轉瞬之間。彈之集者。有數百之多。想敵人必已增至一萬。或一萬二千之數。其礮亦必增至十五萬矣。予所守之地。同伴不過十六人。而敵則有五百枝鎗對之。或尙不止。此其相距則自四十尺以至四百碼不等。在予等防綫之外。每一毀壞之房屋。皆爲敵人所

據變爲鎗樓。予等每一處防堵。對之者必有十處。其建築之形式。有爲平行綫者。有爲棋盤形者。各種式樣不等。皆自其內施放猛烈之礮火。自十號起。互歷六十記鐘之久。其中停歇之時極少。予等之擡牀。忙碌異常。自攻擊復起之後。至於今。究竟受傷者有若干人。無人能知之者。昨日有一法國大尉。頭部中彈而死。此人督戰甚爲勇敢。計自圍困以來。軍官之死者。此爲第九人矣。新得之蒙古市場。昨日危險之極。已至覆亡之邊界。如此處一破。則全體三千人之性命。均將隨之而盡也。中國新增之生力軍。執慢立克馬鎗。對之猛轟。此種馬鎗。乃防綫上最利之軍器也。中國人身隱溝濠之中。距市場不過二十尺。至最後一次之衝鋒。若非上帝。予等早已無救矣。守兵見事已急。儘其所有之彈。拚命放出。中國兵死傷者數十人。其餘乃退。只須再過一分鐘。彈藥即罄。此地卽不保矣。經此次之危險。遂使處於英館。從未放過一鎗之人。亦皆出來。願在此地助守一夜。予等之性命。搖搖如懸旌者。已歷數禮拜。而彼等至今始略嘗此況味。未免太遲矣。使館連屬之防綫。譬如一練。但有一處脫斷。則唯有各自奔逃耳。雖極勇猛之英雄。亦不能免也。

第四十四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三號夜

昨日自早至晚。鎗聲未嘗稍停。受傷者愈多。中國人因衝擊蒙古市場之時。失一將官。及數十兵卒。欲圖報復。直無一分鐘之鬆懈。予已苦守四十八點鐘之久。其間不過在鎗聲略稀時。會睡數分鐘。至晚六鐘時。乃得暫離防次。欲圖稍睡。而週圍之惡鬼。其攻擊如此之烈。非喫麻藥。竟不能入寐。彼惡鬼所執之鎗。如毛瑟慢立克小銃。叨麥等各類不等。盡其最後瘋狂之力。其施放快而且猛。聲音變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可畏。直令人呼吸爲窒。其彈打於礮石之上。打於半塞之孔。打於平地之下。發爲各種之聲。有爆裂之音。有破空氣之音。有跳躍之音。有摧倒之音。耳爲之聾。神爲之惑。至其後覺此地萬非生人所能存身矣。援軍毫無消息。亦不見一信差來。然週圍之情形如此。信差亦安得而入乎。總理衙門見礮火如此之厲。已失其約束之力。亦不敢與予等通信。予等今又被棄。唯有自救耳。此一夜其爲瘋狂舉動之結局乎。抑爲更可怕攻擊之開始乎。無論如何。唯有一法。卽咬定牙關。必守至最後之一人。誓不退讓一寸是也。此時全綫之巡視。已爲不能之事。只有每一防禦之地。卽派一小統領。各自爲戰。予亦升爲小統

領中之一人。皆知予等之責任。實關係全體之命運。故今日全綫之中。已分爲若干之小團體。各各獨立。此真最後之情形。凡圍困至最危急之時。必成如此之狀也。夜十鐘。情形愈危。凡睡歇之人。均喚起。前臨防綫。除向來臨陣勇敢。不待囑咐者外。稍有可疑者。皆警告之。如退後一步。必處以鎗斃之刑。至十一鐘。礮火之烈。直至最高之點。無以復加。凡可利用藏身之處。敵人皆占據之。而執鎗以向予等。其逼迫如此之近。攻擊如此之猛。聚集既密。致有誤傷其自己之人者。從內城至宮牆。成一大圈。約有數千管之鎗。愈放愈快。予等乃下命令。敵人雖如此凶猛。必須從容鎮定。瞄準而後放。不可浪費火藥。有兩次見黑包巾之人。在予之前。蛇行甚速。均被予掃擊無餘。至十二點時。敵人亦漸疲乏。彼等凡至空地上者。必飲予等之彈。無生還者。故亦不敢再萌衝鋒之念。聞遠近笳聲復起。爲退兵之調。於是礮火乃暫停。止。然不過停止十分鐘。或十五分鐘。鎗彈又蜂湧而至。此必預備之兵。更番而進也。予等當此之時。均如狂醉。又因擊碎之磚石。在灰塵迷漫之中。墮於身上。多受重傷。愈觸其怒。遂皆執鎗亂放。雖有嚴令。亦不能止。在二鐘時。全體之鎗。無一稍停者。似此施放之法。再歷二鐘。彈藥必缺矣。予乃走過。

汛地大聲呼喊。令其稍止。然各人皆如充耳無聞者。有兩處中國人已逼臨防綫。可以徒手相搏。人均激起怒氣。有如瘋狂。不能約束。予正對予之部下。狂喊發令時。忽聞鎗礮喧聲之外。有隆隆之音。其音甚遠。似在東方。予乃澄心猜想。尙未決定爲何事之時。其音又來入耳。似在數里之遠。予斗然驚覺。身發微顫。愈顫愈甚。亦不自知其故。方極力自鎮之時。其音又第三次來入耳中。距離時間約略相同。過一分鐘。又聞隆隆三響。予心已瞭然。此確爲陸地重礮之聲。離此甚遠。予乃起立。搖其身體。又聞隆隆之下。繼以機關礮之聲。其聲雖較小。而甚爲清晰。必城外有大兵無疑。予壹心諦聽。當前礮火漸衰。亦不之覺。其後全然止歇。但偶有一兩聲之爆裂。蓋衆人亦方留意聽之也。想彼等諦聽之時。必心中驚異。此究爲何事乎。他處鎗礮。仍轟擊如故。唯附近予之身旁。則均停止。衆人之心。均爲此遠地隆隆之聲所引矣。此時機關礮之聲。復來入耳。附近鎗聲。已完全寂靜。有一擡牀之中國人。在後面喃喃自語曰。大兵到了。予等中亦有數人。學此中國人之言曰。大兵到了。於是齊聲對敵人而喊。愈喊愈爲歡躍。並以磚石擲去。令其注意。衆人此時皆欣喜如狂矣。予忽然自問。今夜究爲如何之夜乎。聞中國兵在

其防綫之後。往來走動似甚慌亂。並彼此交談。有驚詫之意。想彼等亦已明白。今夜爲其瘋狂結局之夜矣。予等仍擲石狂喊。彼等似已收此挑戰之書。砰然一聲。一彈飛來。接連兩彈三彈四彈。全綫上鎗聲復大作。但既爲最後之一夜。則亦無關緊要。予乃送一新聞與總部。言東方聞有重礮之聲。當鎗聲較靜時。予往察火藥。見予所守綫內之婦孺亦均起立。延頸以聽遠地隆隆之音。此一夜中。肅王府中全體之教民。均在禱告。監視彼等之老者。前亦奉有警告。先事預備。如遇十分危急之時。卽退往英使館。故彼等皆謹遵命令。聚集一處。以候變端之發現。今彼等亦知救兵已至。苦難將畢矣。在一室中有五百奉天主教之婦孺。身穿敝舊藍色之衣。皆交叉其手。靜坐以候消息。熒然一燈。發慘紅之光。室大而燈小。皆蟠伏於半明半暗之中。此爲如何之景象乎。離此室約百尺。又有數室。亦坐滿可憐之人。但聞一走字。此纍纍者。卽須擁過御河。至其新避難之地矣。其地究能安全乎。甚難言也。予此時不覺百念叢生。十三號之夜。遂如此過去。遠地隆隆之聲。又已杳然。衆復驚疑。回思昨夜。固明明衆耳皆聞。決非恍惚。豈予等經過數禮拜之苦難。衆人之耳。均失其常度。亦來施其欺騙乎。

第四十五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四號

經過一可怕之夜。今日遂有奇異之象。予等終夜苦守。未曾少睡。疲乏已極。戰綫上只有零星數人。以備瞭望。其餘均臥地不動。至五鐘日光漸起。週圍毫無聲息。恐援軍又無望矣。予等不過做一惡夢耳。但心中亦不耐尋思。唯見天色愈變愈紅。烏鴉尋侶而叫。予亦漸漸入寐。及醒。則已十一鐘。日將中矣。醒後覺四肢癱軟。似曾患大病者。日光自樹隙穿下。射於予背。炙肉甚痛。衆皆呼喝而起。重派哨卒。守於汛地。各飲一杯黑茶。胡亂洗一回臉。四周仍靜寂無聲。敵營中無一說話者。亦不聞一腳步之音。自法德防綫。以至英館之北。衆皆三五聚立。有疑惑不定之色。援軍在何處乎。究已至否乎。皆自內城上用遠鏡測視。亦杳無所覩。豈此世界仍沉悶如故乎。抑今日果爲圍困最後之一日乎。愈過愈靜。衆心亦愈覺焦煩。經過許多點鐘猛烈攻擊之後。繼以沉悶陰寂之境。尤覺可畏。世界最苦之事。莫如囚困中四壁寂靜之時矣。至一鐘。予不能更耐。乃請於總部。得其應允。組織一探訪之隊。約集同志。共得六人。又帶中國之偵探二人。過半點鐘後。卽出發。由肅王府之東。走過爭戰之地。沿路留意偵察。至敵人防禦之旁翼。見

其中已無一人。彼等均已逃走矣。觀此情形。必有變動無疑。援軍之至。即可於此證實。予等乃不復遮掩。放膽而行。至磚石雜積之街。跨過臨時之礮臺。此即關閉予等。至於許久者。既不聞一響聲。亦未遇一人。所見皆戰場之慘象。有殘缺不完之尸。曾經鴉犬之啄食者。又有死犬縱橫於地。又有堆積之髮辮。尤令人見之肉顫。其旁則有破壞之鎗。生鏽之刀。放過之彈壳。均足顯出此地攻戰之苦。予等且觀且行。似囚犯乍脫牢獄者。困閉多時。一旦逸出。其鬆快爲何如耶。約走一刻餘鐘。自予等防綫。以至王府井大街。中間諸地。視察殆遍。約有一二百碼之遠。後又跨過法國防綫。即兩月以前予等第一人。被彈之地。此兩月之光陰。實無異於兩年也。予等向前而行。仍無聲息。所見者。不過毀壞之物。又行於王府井大街。對奧使館而走。均靠牆邊。時時恐有襲擊。忽然而出。當予等小心防備之時。見前面距離二十尺之地。有一中國人。瘦而長。藏匿於毀壞物之後。予等即對之放鎗。彼忽大喊曰。先生。即跑至予前。張其兩臂。哀告曰。先生救我。我是使館裏的車夫。將逃出來的一面說。一面將其藍衣扯開。指與予看。彼乃一天主教徒也。其記號甚爲的確。不必深究。予乃令其同行。又走約五十碼。此新來之天主教

徒忽然不見。予默思。豈受其欺乎。正欲喊時。彼忽然又出。手執一鎗。並繫一行軍袋。對予言曰。我看見一人。就殺了。並做其殺人之手式。與予觀之。予往覓之。見牆後有一領紅地黑緣之軍衣。並靴帶等物。而尸首不見。予心中已悟。嚴詰此人。問其何敢欺予。攻擊予等者。即係汝輩。彼大懼。乃跪下承認。言彼在數禮拜以前。被中國軍官所執。逼令同攻使館。如不肯。即將其足骨打折。彼不得已。乃攜入中國兵之內。業已同攻一月。昨日聞大礮之聲。知援軍已到。乃跑出。睡於前所見之地。已十五點鐘。以候予等之出。並言如再有一句慌言。任憑予等將其兩腿打斷云云。予略一遲疑。即決意赦之。令其隨予等而行。或有用處。乃又悄然向前。至中國防綫之前。見一堅固之鎗樓。乃用大鋼鐵箱所造成。蓋自拋棄之洋房中取出者。其式爲半月形。可以禦彈。地下則有空彈壳。破皮袋。破軍器等。堆積甚多。無一人影。寂靜已極。予等似遊於數十年無人居之廢城中者。走過此鎗樓。愈爲留意。恐有奸人藏匿。約費數十分鐘。各處均察到。看有埋伏否。新來之天主教徒。指點甚爲清楚。說出防綫中祕密之構造。其低處亦穿有孔綫。皆粗粗用磚石與焦木造成。爲予等所不知者。蓋中國人畏予等之衝鋒。亦與予等畏中國人

之衝鋒同也。予等所到之處。離已棄之奧使館已不遠。乃藉高牆之掩護。急步向前。至奧館之大門。不敢遽入。予立於隅間。留心察看。見地下有一黑影衝出。予急以鎗向之。其餘諸人皆然。忽聞犬聲狂吠。乃知所見之影。爲一野犬也。此犬欲奪門而出。當其走過予等之前時。卽受鎗而斃。然此事殊險。館中如有伏兵。聞犬吠鎗擊之聲。必驚覺而出。則予等皆難免也。乃立於門外候之。以察其中之動靜。予等走離本部。由彎曲之路而來。已行四分里之一。如陷於敵人之計中。則皆不能生還。報告其見聞矣。久之不聞聲息。膽量復壯。走入大門。見情形已大改變。皆喫一驚。院中草深三尺。室已被焚。瓦礫遍地。唯堅厚之牆。仍立而不仆。科林沁式 *Corinthian* 之大柱。亦巍然立於殘毀之中。此柱蓋已數百年之久矣。地下有損壞之軍器。銅彈約數千枚。並有染血之衣。此地必爲中國駐兵之處無疑。又見蘆席散棄於地。必曾編造草屋者。但主人均已走矣。予等互相商議。將冒然而入乎。抑返身而歸乎。觀此地之情形。實難測度。若冒然而入。殊屬危險。予略一沉吟。志意遂決。不必猶豫。仍鼓勇前進。接近敵人。本偵探之義務。予等服污穢之衣。著破敝之褲。執粗劣之鎗。其形狀雖不足稱爲偵探。然既冒險而出。亦必

盡此義務也。但必須審慎。不可疏忽。乃先將大門用磚石頂住。使敵人雖至。不能遽入。以便乘機逃走。頂好之後。乃復前進。予等今已身入阱中。不能挽回。只得將生死置之度外矣。與本部業已隔絕。如遇危險。援救無望。或身死於此。無人知也。走至館之東牆。知不久必有人在此。因地下尚有餘火未息。並有粗碗。內剩冷飯。予欲觀牆外之有何物。乃借新來長人之肩。攀上屋角。騎於牆上。所見仍不過毀壞之房屋。不見一人。亦無一犬。予之同伴。亦跟蹤而上。正欲下屋牆外。新來之長人。忽將予肩一推。驚張言曰。看予隨其所指而視之。則見街上有一人行走。距離甚遠。察視不明。乃取遠鏡測之。見行者爲一中國兵。予遂伏於牆上。如蝸牛之狀。以鎗置前。在距離四百碼遠之地。送一彈去。兩月以來。閱歷所得甚多。但當此驚慌之時。已均忘之。打一行動之人。本不易命中。兼以在牆孔中打慣。忽在空處施放。又覺生澀。故未能命中。見彼略一驚顧。卽奔至街旁。其頭忽隱忽現。至一橫路之口。遂不復見。彼一人踽踽而行。究何故乎。予放此鎗。殊屬冒昧。或有敵衆聞聲來襲。亦未可知。況又未能命中。正懊悔時。又見數兵。仍自前一人從來之方向而出。一面跑走。一面拋棄物件。予不覺恍然大悟。彼等必係逃軍。棄其

軍衣而走。以免人之認識也。觀於此。愈足證明必有變端矣。予等雖尚未目覩其事。必在遠處無疑。乃皆從牆上跳下。放膽對逃兵所來之方向而走。此真冒昧已極。然當時則不之覺。前面逃兵見予等至。皆轉向北方而去。其中有一人放來一鎗。但其鎗法甚劣。其彈自予等頭上飛過。此乃中國人放鳥鎗之法也。予等仍向前行。又至王府井大街。但較前多進數百碼耳。走至一地。其形勢甚佳。可以藏身。予等乃伏於其間。靜以俟之。久之始見有兩三人狂奔而來。其軍衣各不相同。可見其非屬於一軍者。仍一面跑走。一面棄其軍衣。並將其纏腿之帶亦解下棄之。予正欲令諸人開鎗時。見又有一羣之人。自靠紅牆之大屋中走出。對予等而來。至橫路口。離此約五百碼之地。又轉向北而不見。彼等均往北去。究何故乎。且攻圍之軍均已逃走。果何意乎。此時無暇揣想。因又見一羣兵走來。仍向北而去。予等今知中國兵確已退走。乃放一排鎗。中國兵三五成羣。真一好靶子。予等經過長久之苦難。亦變成殘忍之性。在此數分鐘中。至少已打死十餘人。但鎗聲續續而發。遂有人注意。自暗處有彈飛來。愈來愈多。現已當下午三鐘之時。除中國逃兵之外。未見一援軍。予等施放排鎗。甚爲凶猛。因予等新得中國之

子彈。故不甚愛惜。而以殺人爲樂也。但亦不能長留於此。乃向哈達門而走。予等覺後路不至爲人所斷。卽離使館半英里。亦不至有危險。均放膽而行。幾至哈達門。予等今日已走半邊城矣。忽聞馬蹄聲甚急。予等急藏於中國屋內。甫藏好。卽見一隊滿洲騎兵。風馳而過。且互相談話。其前面有中國高級之官數人。新來之天主教徒。指一人陰與予言。謂此年老者。卽榮祿。此言果真乎。彼果爲榮祿乎。予亦不得而知。但此一隊騎兵。則確爲親兵無疑。皆穿天青色之軍衣。一望而知之。彼等之退。必有關係。予等藏匿於此。心中略慌。候其馬蹄聲既遠。乃走出盡力而奔。知此地位實不平安也。三分鐘後。又回至王府井大街。氣喘心跳。久之始定。四面仍無聲息。亦不見一人。如此者數分鐘。又見中國逃兵奔走。又有馬兵自旁街而出。離予等立處不及二百碼。亦均往北而去。究竟何處有變動之事乎。此等騎兵。聚集而行。復引動予等技癢。又以爲靶而擊之。見彼等紛然而亂。騎兵之靶。較步兵更大。更易中也。彼等奔往旁街而去。轉瞬之間。已有彈向予等而來。激起灰塵。距予所立不過數寸。必有一鎗法甚精之人。在予等前面。使予等不得不急尋掩護之地。彈來甚速。甚爲危險。忽又截然而止。見彼騎兵已遠遠而

去街中仍爲寂靜之象。觀此情形。愈爲明白。必有緊急之事。故彼等不願稍有耽闕也。又過多時。予等想看。出緣故。久而無所見。已覺累乏。正在不耐煩之時。遠見長街之上。有藍色之點。乍隱乍現。亦對此方向而來。予又上牆頭。用遠鏡觀之。乃平常之百姓。扶老攜幼。爲逃難之狀。諦視既久。眼已生倦。方欲下來。忽遠處又有異狀。使予不得不看。乃更執鏡觀之。不覺狂笑。幾將下頰笑落。此次真有新事出現矣。但見白衣黑褲之人。離此處約數千碼遠。向東而走。隊伍整齊。如川流之不息。久久尙未走完。此新樣之兵。究從何而來乎。其爲白色人種之軍乎。抑八旗中白旗之兵乎。再觀之。已無疑惑。此乃俄國之步兵也。俄國之步兵乎。此必須察明者。予乃下牆。決意試驗之。約集諸人以鎗置於射擊最遠之度而施放之。八鎗同時而響。施放四次。正欲再放時。見前面之白點。不用遠鏡。已可見之。彼等忽然停止。既而又動。但見煙焰一起。發一巨響。有一礮彈。落於予等之後。約二百碼。諸人皆喫一驚。毫無可疑。此確爲歐洲之援軍矣。援軍果然至矣。予等之苦難。已受滿矣。此時亦不暇他想。但欲急急奔回。報此喜信。乃皆狂奔。有如瘋人。如箭之出弦。既速且直。穿過中國攻軍之防綫。此地卽在十二點鐘以前。曾施猛

烈之攻擊者。所見唯溝濠地道。及磚石之建築。均被鎗鉛之彈所擊。有如蜂巢。又有草屋。及破裂之牆。焦枯之木。無數之空彈壳。皆可顯明數禮拜中苦戰之象。但仇敵盡逃。不見一生人之影。又過法使館。到予等之防綫。恐有人在防綫之後。誤認開鎗。乃大喊曰。我們是朋友。無一應者。予甚驚異。跨過防綫。至北京旅館。聞人語嘈雜。不知何事。及走近。乃知爲一片歡樂之聲。互相問候談話。甚爲喧鬧。蓋援軍已先予等而至使館矣。予方越牆而入。忽有一陣異味。入於鼻觀。此氣味予從前曾聞過。但其地離此甚遠。心中不覺跳動。此印度人之氣味也。既入。見數百印度兵。方排立架其鎗。彼等乃瑞則鋪祇 Rajputo 一種。皆對於水兵及諸人。且問且賀。聞其口中皆呼拍拍 Pato 此字之意。予未明瞭。但亦不問。救兵今已到矣。此必爲先鋒隊。予急步至其統領之前。問其如何至此。沿路是否順利。彼等正擦其額上之汗。並索水潤其喉。欲至英使館。問予英館在何處。天氣既熱。氣味又重。人心中又驚喜躍動。彼等但問此一句。聒噪不已。頗令人生厭。但初到之人。不明此地之情形。亦殊難怪。彼乃予等救命之人也。予告以英館之地。並領之前往。予此時身體疲乏已極。而心中則非常興奮。似欲大哭大叫者。跨過

防禦之物用力太猛。絆倒於地。碰動鎗機。砰然一聲。其彈穿帽而過。危險極矣。但予亦不管翻身而起。急急前行。走過乾枯之御河。出使館街。見高大之印度人。乃係塞克司 Sikh。種。整隊而走。亦皆呈勞乏而興奮之象。當予急走時。皆對予搖手狂叫。又有一種較矮小者。繫各色之包巾。已將予等所建築之防禦擊碎。以通路。西方靠宮牆一邊。則有機關礮與鎗之聲。予奔入英館。見印度兵甚衆。有臥者。有立者。有談話者。有一英國軍官。同其屬員。坐於一小棹之旁。舉杯狂飲。似口渴已極者。衆水兵及志願兵。及公使等。皆聚立於旁。又有許多婦女。皆嘈雜聚語。以觀援兵之入。數禮拜中。不見一面之人。今皆自其藏躲之室走出。爭取水以授援軍。又講圍困之事。彼等自謂曾盡力於醫院之中。昨夜聞援軍已至。從睡夢中驚躍而起。予觀此景象。心中快樂已極。以手作響。方欲講話。見又有援軍對美館接連內城之處衝入。又頓時喧亂。此乃美公使西君帶入者。均爲美國之步兵。低戴其帽。予觀之。又喜又惱。來者甚多。以致擠立無一隙處。彼等較印度兵更爲勞乏。身上滿污塵土。喧雜之狀。不可言喻。直俟美兵之重整隊伍。印度軍派於防綫之北。乃稍安靜。在此喧雜快樂之中。似各事盡忘者。但鎗聲愈變愈。

厲令人不得不注意。每歷一分鐘。則其聲亦愈猛。機關礮之施放。纍纍如連珠。有人對予言。在內城上可以看見。予本已疲乏。不願再走。但聞其聲音之劇烈。心中又不能忍。遂向內城而行。見附近前門一帶之街上。援軍皆滿。均爲英美之兵。其先鋒隊均擊碎防禦。以便礮與輜重之入。因經過數日勞苦之旅行。又擁擠難動。以致軍紀大亂。印度兵口中但呼茄魯茄魯 Chullo。不已。衆軍自聞使館之路通後。爭欲先入。步馬礮各隊均有擁擠不堪。有擠向前者。見城門一開。卽蜂湧而入。至窄狹之街上。擁塞不能移動。予至城牆。見一隊印度騎兵。約有三十餘人。身上亦滿污塵土。有一英國軍官領之。見予發粗猛之聲。問曰。我怎樣才能擠出。鎗聲是甚麼緣故。其餘之人。亦同聲問此二語。接連不斷。亦不俟予之回答。鎗聲本極劇烈。其聲在西北方。卽宮牆一邊。必係中國兵堅守宮門。無論如何。不令歐兵得入。予以此意答覆。並言汝可隨予上城觀之。予真糊塗。騎兵乃不能上城者。予已忘之矣。當予返身上城之時。聞彼軍官以怒聲呼曰。騎兵是不能上城的。予亦不理。愈走愈高。聲浪自風中吹來。仍是騎兵不能上城之一語。但其聲漸遠漸微耳。其後遂不之聞。予既至城上。卽明其故。見一隊印度兵。帶有機關

礮在高處對宮牆而放。頭上有彈子飛過。並有受傷者。但不見敵人之迹。只有鎗回答耳。當予立觀之時。忽聞新式之陸地礮。射擊最速者。在低處隆隆而起。有消息傳來。言英國礮隊。已經擠出。方在使館之外。對敵人攻擊。數分鐘間。施放甚快。忽又停止。其故不久即明。蓋步兵正往前進。忽有中國兵數十人。自毀壞房屋中衝出。在予等舊防綫之後數百碼。奔竄如受驚之雀。距離雖遠。卻是一好靶。予鎗乃對之而放。初擊中約十人。但未中其要害。仍匍匐而走。第二次排鎗又出。彼等在彈集如雨之中。略一愕。願機智頓生。皆伏於地。蛇行而前。居然被其逃過。未死一人。接連又有一可笑之事。亦在此時始能有者。鎗礮正對宮牆射擊。又見一中國兵。似遺失在後者。正對空場而奔。此空場即在大清門之前。彼不尋掩護。而奔於空場。甚可奇異。予等見之。羣發一喊。但步兵不往。唯一機關礮對之而放。彼愈奔愈快。機關礮亦愈放愈快。似乎萬難逃免。衆人眼光均注此一人之身。彼豈能平安而過乎。正在喫緊之時。機關礮忽然停止。莫明其故。數秒鐘間。此人遂安然奔至掩護之地。其身已隱。唯於牆後略見紅藍軍服之影耳。有二印度兵。覩此狀而大笑。第二人繼之。於是數百印度兵。皆爲之闐然。自高處看之。真

如看戲。笑聲在予耳中。久而不絕。彼等乃未受過圍困之苦者。其笑自胸臆而出也。其後礮聲亦漸衰。人人皆覺疲乏。已至夜間。兩方皆知不能有所作爲。只有候明日再說。予復往各處巡視一週。使館週圍之防綫。乃予等數禮拜中。費盡辛苦而始成者。今均已拆毀。磚石等物。雜亂堆置。亦不見一出哨之兵。唯各營中有火光透出。閃閃而動。此等援兵。各隨其止宿之地而守之。遠見內城下沙地。有燒柴之光。其旁有人影走動。他處亦有嘈雜之音。人聲犬吠相雜。此時所見。尙只英美之兵。別國皆未見。各國之人。因其軍隊未到。發出種種議論。言其本國之將官。甚爲聰明。想此時方圖占據城門。使中國朝廷。落其掌握之中。以行最要緊之事。故無暇至此。彼等說出種種道理。予實不願聞之。予等甫脫圍困。尙未呼吸自由之空氣。而三月以前政治之情形。又復出現。援軍之來。不過爲此。並非真急急來救予等之命。但予等如均被殺。則兩月以來外交之經過。完全失滅。如一極大之溝。而撤其橋。此乃各國政府所不願有者。故欲予等之生。然則予等不過爲政治之傀儡而已。不過免外交最大之困難而已。予思及此。急欲避去種種惱人之議論。忽聞又有一陣快樂喝采之聲。探之。乃知至宮庭之路。業已清淨。確

知各毀壞之屋中。無一藏伏之敵人。明日必有好戲可看。笑聲甫止。又聞爆裂之聲。無關緊要之牆。炸倒數處。後遂寂然。但聞週圍兵隊微微談話。此則永無止息之時者。鎗礮之聲。毫無所聞。圍困之情形。已成過去之事矣。然予心中甚爲煩躁。亦不自知其故。似仍欲駭亂情形之復作。以解除予心中之惡感者。走至北京旅館。見有多數軍官。各自其本營而來。均購物食之。幸此間尙藏有三鞭酒數箱。罐頭食物數打。彼等聚而大嚼。予在此見有法國之軍官。彼言俟天色一明。法兵即將入城。今晚勞乏太甚。故不能入。彼等高談濶論。均言解圍之事。予聞其言。始知援軍如何入城。及其前數日之所經歷。謂十三號之晚。俄人忽生異心。欲偷越日兵之前。先得中國之宮庭。此事一出。遂將聯合之計畫。全然破裂。各國之兵。爭欲先入。皆竭力前奔。彼等言至此。興致愈高。漸至手舞足蹈。喝唱兼作。凡人經過多時之勞苦。一旦安息。恆有此態也。有數人欲知予等圍困中之情形。何人最爲出力。何人戰死。予見彼等均已洪醉。乃舍之而走。歸至寢息之地。取出毯子二條。油衣一襲。倒頭而臥。此時萬事均忘。唯記得兩事。一則如何攻打。一則如何睡覺。第一事今既不問。則唯有行予第二事耳。

第四十六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十六號

昨日醒後。心中仍滿貯懊惱頹喪之意。晨光熹微。四面寂靜。與前日晨間之景象相同。然似已經過多日者。予手如機器然。不知不覺。又插入汗穢之袋中。尋覓防禦分派之命令。斗然覺悟。今日已無需乎此矣。各事忽然已失。殊可奇異。在圍困中經歷既久。反覺今日之無事爲可怪。自思予今日又與世間衆人無異。仍返於平常之生涯。但覺予之身。似與此生涯隔一鴻溝者。豈予已不再嘗擊人與受擊之滋味乎。各事豈真已失去乎。予起來悄悄穿束。重結領巾。眼光及於靴上。心頗嫌惡。予之靴只此一雙。兩月餘未曾更換。殊爲始意所未及。此解圍之惡果。遂使予之窮乏。更爲顯明也。彼十人仍安然睡覺。水兵與志願兵攙擠而臥。人人經過解圍之大驚駭。復回原狀。如機器然。此由於近來之情勢。使予等處於怪異之境遇。性質亦因之而變。不知如何始能將此新性質滌去之也。予等如疲乏之狗。仍匍匐進其洞。年少者則展轉呻吟。蓋數禮拜以來。皆於夜間做事。未得休息。雖戰事已止。而其毒已深中於人身。震撼予等之睡神。如服有害之麻劑也。兩月之間。何種聲音爲予耳所未聞乎。歎息喘氣呻吟詈罵。以及含糊之

爭論種種怪聲無所不備。人心中之所思。恆於夢囈中發見之。今日予之所見。覺諸事較爲順目。或彼援軍之半。已悉四周之情形。遂覺辦事順手。有吹號之聲。有羣馬之嘶鳴。有重車隆隆之聲。有呼叱喊吶各種之聲。但予等閉於高牆之內。則一事不能見。進食既畢。欲往探之。遂跳下枯河之底。由水門而出。不數步已在內城之外。此爲三月以來第一次出城也。此處所見者。除防軍外。無他物。皆蹙然動作。如螞蟻之忽被擾亂。予行河地向前門。又見有他種兵隊。此時天甫明。彼等已出入行動。竈煙起於晨光之中。冉冉而升。然除軍隊外。不見一人。但睹破瓦頽垣。荒涼不堪入目。予漫然游行。見路人悄悄而語。前途之事如何。無人能知之者。皆向他人打聽消息。謠言極多。俄人日人由東門出。不知何往。讀者皆言二國之人。均欲搶作先鋒。遇中國大隊之兵。受有重傷云云。但此說確否。一時亦無從知之。予思前此偵探時。曾對於無數之中國逃兵。爲末次之鎗擊。彼等或亦遇之也。予緘口呆立。以觀後來之事。經過多人。杳無消息。殊覺失望。此時天仍甚早。忽有狂馳者。由美軍營而來。號令兵隊動作。此事突然而來。甚可驚異。只數分鐘。美步兵已羣集於南門。陸路礮已向宮門而放。礮彈中於鐵包之門上。發

爲可怕之聲。相去約數百碼。頭一道門以受攻擊。忽發巨響而倒於地。美步兵乃吹號紛紛向前。此時予等所熟聞之中國鎗聲已出。續續如連珠。予始明美人所以攻此之故。有數千人自前日下午已藏於宮牆之內。以候機會。中國鎗彈亦甚猛烈。予由破裂傾斜之門跑進。心中跳動不已。見美傷兵緩步而出。有面色灰白。趑趄而行者。有爲人所擡。全然不動者。此第一道廣場。全由石頭鋪成。約數百碼之長。有中國死尸在地。此皆性質堅毅。遇攻不退。死而猶烈者也。此實爲予等之所親見。彼帶兵敵予等之統將。受有含糊之命令。然不能禁遏之。仍對予等而攻擊也。當予向前跑時。鎗彈極多。飛於空氣中。如作粗樂。人人毫無掩護。以向敵。予甚覺奇異。蓋解圍後人咸有奇異之思想也。頭一道門雖炸裂。無甚關係。其內尚有更堅固之門。極大之粉紅牆。建此宮城者。乃韃靼開國之始祖。以爲最後之防禦。在昔日戰爭之世。敵人雖已攻破外城。而此處仍可死守以拒之。若無大礮。攻取極爲不易。中國兵膽子甚大。仍守此高大之牆而不動。當予且跑且尋掩護之時。鎗彈直向予而來。美國礮前進頗速。但其司令者小心謹慎。不願冒險更進。所做之鈎梯。以備攻城用者。亦突進。當是時。鎗礮暫爲停止。此舉乃欲

攻牆攻門。同時並舉。直至宮內。取得最深之地而止。苟有抵禦。非數點鐘所能了也。傳聞北方亦有小小衝突。乃他種軍隊亦攻此皇城。或彼日人俄人仍相爭相忌。不欲他人占先也。凡此諸事。均爲不能從速發展之故。人人行事。皆極小心。似光陰不必顧惜者。予此時已覺勞乏。在天色未晚以前。予必獲一馬具。故予必須即歸。遂匆匆而行。及至使館。見情形忽變。毀壞之街市。又滿布軍隊。彼印度兵昨夜在外城地方住宿者。天明急急入城。軍醫隊大礮。執鎗之人。善踢之馬。混雜而行。呼喊呪罵。似人人皆欲爭先者。忙亂不可言狀。在此人馬雜沓之中。走路殊爲不易。予力擠而過。始至枯河之邊。又跳下。順河底而行。至內城下。又上至平地。予又見有新軍隊。此次爲白人。乃法國殖民地之步隊。穿藍布軍衣。顏色灰敗。破而且汗。帽爲白色。亦帶塵垢。彼等必有數千人。蓋其行過予前。灰塵大起。如川流之不息也。彼等先有耽閤。此時始行。軍官騎於馬上。連聲催促。但均已精疲力竭。面帶南方瘴癘之氣。彼等乃駐紮於安南者。奉有急召。匆匆而來。予聞其一路來時。恆落後面。須時時催促。雖怨聲載道。然不能抗。今彼等又受催促矣。彼等行過。又見形像奇異之安南人。以騾裝置山礮。成爲長綫。隊伍甚狹。予可算

計其人數。其礮不向前進。而拖向城上安置。甚爲可異。此乃新發展之事。予亦上城。見有衆一團。皆僅觀看而不做事之人也。彼等眼望宮廷。有譏笑之意。似有樂事在後者。此等人於防禦之事。盡力極少。今則其所盼望之日至矣。其意中憎惡之宮廷。今可隨所欲爲。全然燒毀矣。其思想真淺而鄙哉。法國輕快之小礮。距宮廷二千碼。對之而放。彈如雨下。彼立足於禁城內輝煌美麗之瓦上者。均被擊落地而死。但見一羣兵隊爭擁而進。則美兵已進城矣。正在法人礮綫之下。予心懼。不發一言。太陽業已上升。光燄熾烈。下視則見殘毀之使館。及粗建之礮臺。其外則爲無盡之中國房屋。全城寂靜。有如鬼墟。僅聞鎗礮爆裂之聲。然亦半爲樹枝所遮蔽。不能見其詳。巍然紅牆黃頂之宮廷。雖飽受礮彈。仍不改其靜寂之容。最北端有濃雲一片。予前已注意。今則愈積愈厚。彼哥薩克人或日本人。此時必因急進之故而遇抵抗。方事焚掠。火勢甚大。予立觀約一刻餘鐘。身雖疲乏。而好奇之心。足以勝之。法國輕礮正施放甚酣之時。見一美國青年軍官。騎馬向城而來。怒聲大呼。予深知其意。但人人只注目於前途。未曾視之。彼愈忿怒。乃下馬衝上城頭。面色發赤。問法司令官放礮之目的爲何。亦知美國兵隊全在

礮綫之下。否。且語且罵。又演手式。命將鎗礮停止。法人見者亦發忿怒。比公使及瘦弱之西班牙領袖公使下城而去。口中有恨恨之聲。並大呼欲法人停止攻擊。他人亦須停止。觀此知各國聯軍必無和睦之事矣。彼輕礮之動作。何以若是捷速。無非欲彼筋疲力竭之殖民軍。亦得佔一方便之地。從事攻擊耳。予今始知凡事不可講禮。所欲爲者。卽徑爲之。予下城見有一地繫馬數匹。予不出一言。卽解一匹跨上。匆匆復向宮廷而行。過前門時。見印度軍排列成行。予由鎗礮叢中關一道而行。英國軍官言事已過去。再往亦無益。予入宮之外層。行經一里之遠。見美步兵成排臥於地上。礮隊則在高牆之下。前面宮門仍未開。攻擊已停。唯遠聞一隅略有鎗聲。予所到之處。美國兵尙未到。彼等臥於地。吸煙談笑。其軍官則避日光之熾烈。退入旁室。展視一圖。鉤梯置於後。有人告予奉大本營命令。停止攻擊。不許前進一步。宮廷內部非聯軍協議妥洽。勿得撞入。予聞之不覺大笑。彼北京外交團在圍困中。其可憐如彼。今又高昂其首。俯視一切。不過十八點鐘以來之事耳。當予前者。爲一厚大之門。予知其內乃一石砌之院。不甚美麗。此予從坊間所買之宮城粗圖而知之者。過此地卽至皇帝之居。寶藏之庫矣。

予雖不思發財。然不覺思及蒙道本將軍。Monsieur 當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役。出名之圓明園。被其劫掠。彼盡得其中最光最圓之黑珠。歸後進呈尤幾尼 Eugenie 皇后。自謂薄禮。人但能入於此中。則其所獲。不待言矣。予且行且思。至中間之門。由裂縫中窺視。見有步兵執鎗於手。觀其面。若甚留意者。石砌之院甚廣。黃色美麗之屋頂。看去甚爲清楚。忽有鎗彈自彼處飛來。距予首不過數寸。見有穿天青色衣服之兵在焉。必仍有多人包藏怒心。伏匿彼處。以候其敵。俟予等衝進。乃急逃去也。予以鎗插於裂縫中。無的而放。思或有事出現。然旋即靜寂。無所聞見。既奉停止攻擊之命令。久無下文。予乘馬行至一隅。路甚寬闊。沿路見美國步兵散布。衣服汗透。塵垢遍體。隨意取物扇動。以取風涼。時相嘲笑。其狀甚爲粗野。地上有中國老式之小銃。鮮明之旗幟。又有滿洲之長弓。雜亂而置。此必宮中衛兵之屬於老滿洲者。見美國步兵既入。遂棄其舊式軍器。驚駭逃走。其執鎗者。必爲較新式之陸軍。曾與於攻擊使館末次之役者。或天津一帶之敗兵。逃入京中。故仍有抵抗之意也。前行仍無所見。唯見城樓高踞於紅牆之上。似有驕色。若知敵人無能傷之。予匆匆而行。遇美國人沿路與之

談笑。彼等呼予之語甚奇。又謂無早飯。不知何故停止攻打。而留彼等於此處。然予亦無新消息可告彼等。只有作同樣之諧笑而過。在此長牆之盡端。見美兵蹲踞於小門之側。狀極勞乏。告予內中仍有鎗彈放出。予在此稍息。見有一毀破之鉢在門頂上。又有新式彈子及老式鐵頭箭二支。此箭自紅牆內射出。似怒外人之侵入。予等見之。唯有驚愕而已。此軍器甚爲奇異。非現時之所有。有美兵一人。入侍衛之房。取出一滿洲之弓。此爲彼所掠得之物。而藏於房中者。彼用力將箭拔出。置於弦上。弦聲一振。箭射空中。落於遠處而不見。不到半分鐘。回禮至矣。聞有鎗聲。卽見彈子從頭上飛過。此必仍有敵人靜伏宮門之內。無人入而驅逐之也。予騎而行。手執一旗。得達皇城之東門。有一關路。見有大隊之人行動。卽予前兩點鐘所見法國之步軍。今走至此處。其小隊則向北方而行。有二軍官馳馬至予之前。以手至帽。請予告以前途所做之事。並問大概之號令如何。予告以此事無一人知之者。據予所見。則美兵已停止攻擊。印度兵已開至外城。他國兵既尙未至。故愈無動靜。法軍官聞之。怒曰。永永混雜。永無秩序。又匆勿告予自天津以來。卽係如此情形。各國軍隊外面佯爲協同。暗中互相猜忌。互相爭

競。彼俄人意人德人今何往乎。予答以毫不知道。即他人亦無知之者。或均未注意及之。語時見法殖民地步軍。服垢膩藍色之衣。力擠而前。圍繞予等。聞頃間問答之語。有一兵竟敢問其軍官。彼等究能即刻進宮否。軍官怒言不能。彼等立即騷動。呪罵予見之殊覺驚異。此豈有紀律之軍乎。彼等昌言若無賞賜。若不能在此國中擄得財物。則何故於此炎熱灰塵之中。驅逐彼等而來。使彼等筋疲力竭。犯此辛苦。怨恨之聲。猖獗不已。真如禽獸也。彼等所望者劫掠而已。欲立即闖入宮門。任意取攜。滿其慾壑而已。除此以外。心無他念。一千八百六十年之歷史。彼等知之也。予見此情狀。憤懣而行。既歸。見事事仍如原狀。攻擊之事。已有明令停止。此無可疑者。外交團恐任人入宮。必至生事。且不欲一國獨佔先著。遂一律停止。無一人能信任此聯軍。此亦實情也。予至大清門時。遇意大利水兵一隊。甫到北京。由使館中瘦弱之西君帶領。匆遽行走。狀甚慌張。眼中似將冒火者。當予行過之時。呼予問美人法人已入宮乎。全宮已盡被擄掠乎。宮殿已放火乎。予毫不以謊語爲愧。直答之曰。是的。並告以俄人日本人亦由北方入宮。見自南方來者。以爲滿兵。放鎗擊之。又言惜彼等來遲。凡緊要之處。已均爲人佔據。

彼等聞予此言。愈覺慌張。行步愈爲匆忙。殊屬可笑。又有他國軍隊來到。慌亂不知所措。既無秩序。又無地圖。盲然前撞。真紛亂哉。予稍歇息。正思何往之時。又有使予注意者。見美兵一大隊。爲予前所未見者。擠於中國侍衛房門之邊。如蠅之逐物。予不禁起好奇之心。乃下馬而入。見一中國老者。匍匍於地。觀其形狀。知爲一太監。恐懼已極。且語且做手式。請勿待彼如屋內之人。予視門內。則死屍堆積。乃晨間所殺者。有一椀上挂一弔死之人。此人恐遭殺戮。故自縊而死。觀狀使人作惡。彼地上哀求之太監。彼浸於血中之死尸。彼弔於空中之人。彼空氣中腥穢之氣。予閉目卽在眼前。將永永不能忘之上弔之人。穿寬鬆而長之衣。旋轉擺動。舌伸於外。在此光天化日之下。乃見此狀。殊令人體膚起粟也。當予定睛觀看之時。地上之太監。伏於足前。含糊哀求。想彼見予之衣服。不同於兵。冀予或起憐憫。較善於彼粗暴之兵也。此不幸之人。已不能舉步。只能拖曳以行。如一被傷之狗。蓋彼當驚慌急欲逃命之時。從高處跳下。兩腿同時斷折。予極力慰之。令其勿懼。由日記簿上撕下一紙。寫數語與之。以便其遇軍醫可以求治。予欲得一的確消息。以解心中之悶。乃急問此太監。宮中兵數共有若干。其力量如何。

皇太后皇上住處如何。此太監答應甚快。毫不停頓。忽謂予曰。你們來得太遲。皇太后皇上及全宮之人。已皆出走矣。予乍聞之。幾不能信予之耳。豈經過數禮拜之忙亂計畫。皇太后及全宮之人。竟於此最後之時。出走乎。彼等竟無所用其報復乎。此消息究竟的確乎。聯軍之至。果何所成耶。各事均已做錯。然予等尙若各事均在掌握之中者。予忽又思得一緊要之處。急問此太監。兩宮究於何時出走。在幾點鐘。向何方而去。此太監初不肯確實回答。復經予之恐嚇。乃哀泣而言。兩宮於前夜九點鐘時出宮。由北門而去。在聯軍入京之前五點鐘也。予思一點鐘約行四里。自動身至今二十點鐘。約已行八十里。蓋必日夜兼行也。今已無望。兩宮必已平安經過第一山口。若帶有軍隊。必置於此險隘之地。此乃天險。距北京四十里。可以阻礙聯軍。不能施其報復矣。此結局殊爲奇特。予悄然而歸。入使館界。如覺有大禍將臨者。遇日本馬兵數人。哥薩克兵數人。彼等入北京二十四點鐘後。終至於彼等之使館。馬兵往來遊行。以尋其同國之人。似皆茫然。不知北京之爲何狀也。予遇緊要之人。卽告以所得之消息。但均不甚注意。評論亦少。有一二人初聞似有驚詫之色。但少頃仍復其冷淡之態。人人似皆麻木。

不仁。蓋經過數禮拜之恐懼。談論太多。今各趨於緘默矣。人人但知圍困已畢。他無所知。英使館西君告予。英國司令官來時。言彼之責任。但爲援救之事。今事已畢。一切交與使館矣。彼已無事可做矣。至晚公使開一會議。但不知其本國政府之政策。既未接有訓條。亦不能有所施爲。彼等將調往他處。或調於南非洲。或調於巴爾幹。或調於雅典。其視兩宮出去之事。不如電報所傳。以上各地之事之可驚恐也。此時電報已通至北京。郵信不久卽至。黃昏時予閒觀英士兵在粉紅牆上掘開一門。此地數禮拜以來曾安置大礮二尊。對予等而施放。余正呆然觀看。忽聞法國粗魯之歌聲。視之乃一穿舊藍布衣之殖民地步兵。行步歪斜。鎗橫於背。有一大粗布袋。負於肩。手舞足蹈。口中唱歌。醉容可笑。其前有破磚一堆。彼欲跨過。忽撲通一聲。已倒於地。手足亂動。不能起立。英工人無一助之者。中有一人忽見地上之物。向其同伴附耳語曰。銀子。銀子。語時面呈異容。予聞之。舉步向前。見地上果有銀子。蓋彼倒下。所負之布袋破裂。其中大元寶皆散滾於地也。掘工之人周圍一視。見只予一人。於是彼等六人。遂悄然將此倒地法人掠得之物瓜分之。各盡力擄取。塞於衣中。然後扶醉人起立。以所分之餘物與

之。此醉人仍向前行。既而查出銀子已少。罵曰：混帳。混帳。予亦遂歸。此予所見第一次之公然搶劫。予將永印於心。不能忘之也。

第四十七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

予自親見掘工之人。瓜分法國醉人之所得。後。回至殘毀之使館界。復見一野蠻之事。有印度兵一羣。於昏夜中走入教民婦女所居之屋。各搶女人頭上所戴之首飾。即一小銀簪。亦搶之。此事在予見法醉兵之後。雖歷多時。予覺不過一秒鐘耳。當其搶劫時。有一教民女子極力抵禦。執一大棍打彼野兵。但彼野兵身量高大。其大頭連髮藏於紅包巾之下。見此女子以棍擊之。不覺大笑。輕輕以手格之。仍從事於搶劫。又有起淫亂之心。欲拖婦女至他處者。婦女無力抵禦。唯聞哀哭。予見之。忿火中燒。取鎗於手。直指一人之面。以極淺近之英語。命彼將掠物交出。如不交出。則立刻開鎗。彼不懂。予手按鎗機。狀甚猛烈。彼始明予之意。當予執鎗恐嚇時。亦頗顧慮。蓋彼等若羣起攻予。則必爲齏粉矣。但彼等究竟不敢。怒擲所掠之物於地。荷鎗而去。其餘之人。亦口中喃喃。含怒散去。衆婦女幸免於難。乃堵塞其門。以防再有強盜之入。觀其灰白之面。知其恐

懼極矣。夜深之時。有一輪運隊。屬於英軍。中有日本苦力。穿花藍布衣。拖小車而來。於數分鐘間。兜賣數百疋之綢緞。皆彼等所擄掠者。其得之極易。有一人袋中有少許之金。餘物甚多。足值百佛蘭克。翌日有人出十倍之價購之。彼等自繡袋及行囊中取出許多物件。獻賣於人。無一人無獻賣之物。予復聞彼等自海口以至北京。沿路搶掠一空。其在天津尤甚。今日之天津。如一塊肥肉。肉均刮盡。只餘乾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驚可懼之殘害陵辱。皆公然出現於世。由天津至北京一路之村莊市鎮。同遭浩劫。可爲憫歎也。翌日之晨。受有通告。凡使館中非戰鬪員。皆速離此防禦綫。勿爲周圍腐尸之氣所染。而往吸新鮮之空氣。先往通州。離京十五里。由彼處換船而行。此十五里路程。皆須自備資斧。使館中已無所有矣。次日予同數人行至內城東邊富庶之地。得見各軍隊自由之景象。予等毫無掩護。放膽而行。先所走者。與數日前遊行之境無異。急行至殘毀奧館過去之大街。予一人騎馬。餘皆步隨。奔越而前。氣喘心跳。行半里許。遇歐洲軍隊。形象怪異。所得甚夥。皆取自中國人之家中者。有德國兵騎馬而行。鞍上滿繫巨包。前面驅有牛馬等獸。皆於路上掠得者。其人興致極佳。一路互相玩笑。或嘲罵。

蹄聲得得。風馳而過。灰塵大起。一轉遂不見。彼等去後。予始覺街中荒涼之狀。路無行人。亦無一犬。家家閉戶。無一開者。似此城已成一死城矣。數月以來。鎗砲之聲。震耳欲聾。一旦聲息。異常靜寂。有凜凜可畏之象。似非人間世也。居民今皆如何乎。予騎馬緩行。約一刻餘鐘。觀此閉戶之人家。從人散失。予獨行此大街之中。街旁有明溝。溝外爲旁道。同行者已過此溝。走入屋中。冀遇一人。予大聲呼之。回音四應。忽聞一家之門呀然而開。蓋爲予大聲所驚者。殊出予之意外。見一人出。言自報仇之洋兵入城。均震恐不敢出。閉居家中。如囚徒。又有人一羣。側目而視。有驚恐之色。彼等皆朝不保夕。俟危險一至。卽逃走也。予正看時。聞鎗聲數響。雜以爭鬪呼號之聲。予頗有戒心。又覺勞乏。乃狂馳而返。見予同行之一人。由一店中大門而出。騎一黑騾。彼等皆悄然覓取騎具。以備行長路之需。店之院內。有死尸二。一人之頭半破。一人胸間開一巨口。予之僕從。則正套車。其旁又繫馬一匹。鞍鐙俱備。予手指地上之死尸。怒問彼等放鎗之故。彼等毫不羞愧。亦怒答此二人反抗。故殺之。予尙不滿意。仍恐嚇之。有一人將大門旁之門房推開。請予觀之。見其中滿堆兵器。及兵丁拳匪所穿之衣服。又有藍布包。包內有皮

靴有緞靴。此地必拳匪總部之一。蓋拳匪所設之總部甚多也。予之從人知之。故施以報復。予無言。悶悶不樂。觀彼等取攜以行。彼等從容將車套好。驅至大門邊。將兵器衣服等皆裝車上。一物不留。有一人又入後院。聞有爭吵之聲。少頃驅三人而出。衣服破碎。頭髮披散。此三人藏於後院。今爲所執。渾身戰慄。如楊葉之經風。驅令趕車。逃者卽殺之。三人發誓遵令。但求不傷其命。任憑驅遣。此皆無罪之人也。予等乃匆匆而行。不啻一隊盛裝騎馬之盜賊也。羣疾行於荒涼街市之中。馬蹄得得。車輪軋軋。回音甚大。驚動屋中之人。時於門窗之隙。見有人窺探。離予等約一里或二里。兩邊小胡同中。見有人聚立。均帶驚恐之象。若爭論前途之爲何狀者。及見予等。皆悄然散去。徐察予等未甚注意。又無鎗向之。遂又聚立。竟有膽敢走至街上。隨予等行走。問趕車之人以新消息者。北京自聯軍旣入。滿城皆呈荒涼寂靜之象。殊不可解。中國兵隊則已隨扈而行矣。予等行時。見兩旁之人。皆在門口執器刮物。家家皆然。見予等走近。卽逃入屋內。在遠處卽聞刮剝之聲。殊爲可怪。予不禁起好奇之心。欲知其所爲何事。卽鞭予老馬。力馳而前。忽然衝進。捉得一老年之人。始知其所刮者。乃各家門上之紅字條。蓋數禮。

拜以來。拳匪勢燄甚熾。橫行無忌。全城皆在其掌握之中。故皆貼有紅條。上書信奉拳團之意。冀免禍也。此屋內只有老婦幼孫。其餘之人。均已逃走。地上置白布塊甚多。皆以造粗劣之旗幟者。各盡其力以改變顏色。用造英法日本及其餘各國之旗。及予更向前行。則各家門口已有挂此順民之旗者矣。但同行者勸予速離此地。謂此地仍爲散兵拳匪之所聚處。予等乃急急而行。約歷半鐘。遂不見此等人。予等所行之街極長。不見一物。荒涼已甚。唯兩旁胡同中時見疾走之人而已。又行至一大街。自北而南。仍極靜寂。但街中有中國兵之尸。其中有馬兵。有步兵。有一長大之人。手執一旗。連馬仆於地上。必於跑時被擊者。其半身。在陡坡之下。狀甚可慘。在此白晝之間。靜寂之地。不過前此少頃之時。竟出此事。亦不可解也。予之從人。則下馬取刀。從各死屍上割下行軍袋及行囊。置於車中。彼等如此行爲。皆爲山東高人所引導。一遵其言而行。此人久於外間。見事甚多。不發一言。在前引路。至一店前。大聲呼人開門。無應之者。乃下馬棄鎗於地。執鎗尖之刀。力擊窗格。約十餘刀。窗格已碎。縱身而入。其身量雖高。而跳動極爲矯捷。既入之後。數秒鐘不聞聲息。予等在外等候。頗爲懸心。旋聞爭罵之聲。由遠而

近大門遂開。一半老之人被逼而開此門。其人並不畏懼。山東人則面色鐵青。怒氣甚盛。如將成瘋狂者。殊非佳兆。於是將軍趕進。仍關其門。驅被捉之人於前。至旁邊一大屋內。中有香案。以木做成。製作甚粗。鋪以鮮紅之布。靠牆有木雕菩薩一排。形象醜陋。有檀香。又有紅字條。如前所見刮於門外者。地上有紅布。及已鏽之刀。此必爲拳匪之一總部。毫無疑義。山東人甚怒。其餘天主教徒亦皆怒。予則不明其故。彼等言此地曾殺教民。剝成數塊。而以火焚之。此人人皆知者。迫被捉之人將香案擲於地下。將神像擊碎。其人不肯。遂有一人怒不可遏。執一長棍。力擊十餘下。將各物擊得粉碎。神像紅布檀香飯碗鏽刀等散於滿地。又用足踢之。此乃一野蠻之事。神像雖爲木偶。亦不應如此踐踏之也。予退縮不前。立而視之。山東人湊近仇人之臉。厲聲罵之。所施似亦太過。其仇人忽大呼一聲。猛前扼其喉。握其髮。狀類瘋狂。互相扭打。衣服皆破。露肉於外。其後但聞喘氣之聲。忽有一尖聲。含糊不清。自牆後飛出。沙土一陣。卽覺有火藥之味。旋見被捉之拳匪。向後傾倒。口中尚喃喃自語。聲在喉中。若不能由己者。口中有血流出。初猶搖動。旋即死矣。但見山東人手握一手鎗。予始知彼手未離兵器。俟機會而發。

之耳。予怒言。苟再有放鎗者。予卽擊之。尙欲說話時。聞外面拍門之聲甚厲。予忽轉念。覺此處殊非善地。予等已遠離安全之所。或須與人爭鬪。其結局或與仇敵同斃於地也。此真非講道德之時。忽聞一巨響。見有法國兵一隊。已破門而入。身穿軍服。手執毛瑟。向予等而來。尙未見予。先以鎗打予等。捉得之車夫。發粗厲之聲曰。跟我走。跟我走。卽欲驅車而去。予見之。亦變爲拚命之狀。蓋已受彼等之傳染矣。予亦執鎗衝出。大呼曰。跟我走。跟我走。予之從人亦隨出。橫立於彼強盜之前。此時心中無思想。無算計。非讓開卽放鎗耳。彼強盜見予等忽然衝出。欲奪彼等之侵占。皆大聲鼓噪。有二次幾欲開鎗擊予。中有一人。言彼等之意在劫掠。不在爭戰。此數車不值什麼。餘人從其言。遂退去。行至門口。有罵予者。予見門外有車有騾。滿載包裹。尙有醉兵。觀其野象。卽知其均已大醉。將無所不至也。彼等去遠。山東人忽大笑。引予等至後院。指一屋示予。予不明其故。蓋見此處馬房已空。似各物已被擄淨盡。或已移置他處者。無車無馬。亦無一物留存。然山東人仍笑向所指之屋而進。房門大開。見有亂雜之物。阻礙入路。予之從人用力撥開。卽聞其中有蹴踏之聲。予探視不覺失笑。其中滿繫馬騾。蓋先關於屋內。

而外以桌椅等亂雜之物掩蔽之者。馬驟見有來人。皆嘶鳴。似有歡迎之狀。予等大喜。盡將其牽出。數之得十匹。但無鞍具車輻。予之從人四處搜尋。無所不到。如鼠之覓食。然將各物均翻動。拖開木板。見有一車。藏於其內。收置甚巧。然只有車身而無車輪。意車輪置處必不遠。又搜尋五分鐘。得之於一井內。有一桶蓋之。桶內置有馬具。於是將店中各物。搜尋乾淨。將牲口備好。車內滿堆料草。又用前法尋得車夫。令其趕車。予等遂啟行。騎從愈盛矣。耽閣一點餘鐘。時已近午。街上仍靜寂如前。偶有粗人行走。見人即逃。皆爲北京之流氓。背上負有包裹。予等向之放一鎗。乃止步跪下。言彼曾幫助一兵行事。允其負此包裹以行。包內皆綢緞布疋。予等以足蹴而放之。可見路上極爲騷亂。予忽得一新法。命以粗繩將車夫繫於車上。即遇變事。不能逃走。且難於退後也。繫好後。急急前行。遠見有一羣人。圍繞一高大之屋。其人時聚時散。似欲得物而受拒者。其狀頗奇。予之從人見而大笑。謂此爲一當舖。將被搶也。當此擾亂之時。當舖自不能免。但眼見搶劫。亦殊可驚。及走近。則見有歐洲之兵。亦在其間。有一法國殖民地之兵。臥地呻吟。腿上已受重傷。無一人注意之者。蓋彼等唯圖搶劫。不暇顧也。苟非予等以

布帶裹之。必將血流不止而死矣。裹訖。擡置車上。決意將此人載往安全之地。正欲動身時。聞一法國口音。大聲囑予等。勿過當鋪之大門。予向上一視。見有法國兵數人及印度安南兵數人。已攀上鄰近之屋頂。正欲開鎗以擊屋內之人。蓋此屋堅守不肯降伏也。其他衆人有執屠刀者。有執鐵棍者。均北京之流氓。助桀爲虐者也。皆悄然無聲。以候其事。予見此狀。乃止步觀之。此等事亦人生之所難睹者。不可錯過也。有一不小心之人。行過門前。卽放出一鎗。可見屋內防守亦甚嚴密。亦皆拚命死守。以彼等知洋兵流氓若衝進屋內。則其結果可想而知也。此鎗既發。在屋頂之法兵。愈爲謹慎。不敢經前。予默思彼等將得勝著。忽有磚石從屋中飛出。擲磚之人不見其影。手段極爲靈巧。擊中一人之頭。呻吟負痛而下。然其傷不重。包裹畢。不覺痛苦。乃走近大門外之一隅。厲聲咒罵。謂此仇必報。攻破之日。屋內之人。均無活命。但以無法以達其目的。屋內時有鎗彈放出。攻打毫無進步。予以好奇之心。欲觀其究竟如何。但不久卽得解決。此乃上帝所爲也。有俄國哥薩克兵二人。騎馬緩行而來。行近大門。有人警告之。二人仍不在意。狀甚浮躁。至大門前。砰然一彈飛出。其馬受驚而竄。苟馬術稍遜者。必擲於地。

上數碼之遠。但此二人馬術極精。仍安坐馬上。初發怒。解下背上之馬鎗。亦欲回放。繼而見此情狀。乃大笑下馬。來參預此攻搶之事。予觀之。更覺有趣。此新參入之二人。稍一查看。見此當舖牆壁堅厚。難以直攻。須用他法。乃先悄然繞視一周。執鎗在手。東西張望。冀得一弱點而攻之。其後二人耳語少頃。即走入鄰屋。抱有木料及稻草等。走出。意欲放火。據彼等之意。只有此一法也。不容他人攙言。即聚其薪於大門之一隅。爲門內之鎗所不能及者。火種一放。登時燒著。街上流氓均呼噪。謂房子既燒。其中之物亦皆燒罄矣。蓋彼流氓之意。乃欲俟洋兵搶掠滿意後。起而分其餘也。然哥薩克人計畫已定。任衆人鼓噪。不以爲意。但以其鬼譎之小眼。立而觀之。見火爲風所煽。已射入屋內。煙燄騰空。有一人呼曰。行了。我們不久可以進去了。屋頂之法兵及其同伴。則默然視此二人所爲。聞當舖內有呪罵之聲。可見此計畫甚毒。當舖將不能免。有一哥薩克兵亦攀上屋頂。與兩法人口講指畫。言再歷一二分鐘。應如何行事。其狀甚爲凶悍。予眼光注於上面。及一轉身。則見立於地上之一哥薩克人。用靴踢人。並以馬鎗旋舞。作勢驅街上人。往取堆積之長木棍。此等木棍。在北京街上。每見其堆集也。予之從人知其

意亦向前幫助。轉眼之間。已將兩根長棍拿來。橫置大路之上。哥薩克人又做手式演講。言火勢已熾。煙燄大起。當舖中人已不能施其計。予等可以入矣。遂令衆人扛起木棍。於是有數十人脫去上身之衣。爭前推挽。木棍遂抵於大門。作巨響。門已半裂矣。又聞屋上大聲呼噪。法國強盜之在屋頂者。已均下去。此當舖之防守遂破。已入者自內。祈開大門。在外瘋狂之衆。乃由煙氣迷漫中爭擠而入。火勢雖炎。爲牆壁所阻。其勢漸衰。若不再放火。則不致蔓延。衆強盜既破門而入。則羣思搶劫。狀類瘋狂。如滔滔之濁流。洶湧難遏。予亦隨衆擠進。頗似怒潮上飄浮之物。隨潮而流也。法人及其同伴已深入內面。不見其影。地上則臥有二人。卽當舖中之防守者。其一已死。其一亦將畢命。皆臥於血泊之中。走過天井。爲一大堂。毫無裝飾。只有長大之櫃臺。予跨而入。黑屋內有流氓數十人。羣碎其櫃。其中爲有串之錢。爭前搶取。喧雜之聲。達於極度。可謂要錢不要命者。一霎之間。此當舖已成一瘋人院。其狀可畏。觀於此。卽可知暴民得志之形狀也。予不忍再視。遂避往他處。見法人及哥薩克人以粗野之語。互相譁戲。打破箱子。將其中各物亂拋於地。均棄而不顧。蓋彼等之所欲者。金銀而已。久覓未得。頗爲失望。口

中喃喃呪罵不已。更亂翻各箱。室內頓時紛亂。若首飾若古玩玉器。若皮衣若繡貨。若綢緞。尙有其他各物。均拋置地上。以足踏之。致灰塵上揚。嗆人之喉。彼等志在搜尋黃金。其他皆不顧也。予旁立視之。唯有驚愕。院中亦喧呼不已。蓋搶物相爭打也。歐洲之強盜。與中國流氓。所爲無異。予隨法人至後面之大屋。其中滿堆箱子。灰塵厚積。箱上貼有紙條。堆疊成列。或以刀斫裂。或以物擊破。但其中仍爲衣服皮貨等物。亦無金銀。予之從人亦力擠而入。各衣服皆不要。唯見貂皮長袍。則收藏之。擇有五六十件。皆其中之最佳者。置於空箱內。急荷而出。外間之人。愈聚愈衆。然不能進來。以有一哥薩克人。執鎗在手。坐於內院門前之石坡上。攔阻不准其入。前面站滿數百赤膊之人。汗流遍體。以候進來之機會。其中並有年老之婦人。哥薩克人見予出來。對予露齒而笑。見貂皮則聳其肩。此物在彼眼中不值錢也。彼以一手入其粗馬靴中。拿出金條一根。如一黃色直條之餅乾。可與冰乳同食之物。繼而又拿出一根。與予觀之。彼必尋得秘密收藏之窟。既得此珍物。故視小小之鼠竊蔑如也。此時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皆負一包。此哥薩克人見諸人皆出。覺彼守門之職已完。乃站起退後。外面鵠候。

之衆。遂一擁而進。如一羣獵狗。其中並有婦女小孩。皆聞當舖被搶之消息。來此發財者。一見哥薩克人走開。卽爭前搶入。唯恐落後。相擠相打。似稍遲卽被人搶完者。既入內。嘈雜愈甚。皆拚命搶奪。一切不顧矣。有呼叱之聲。有呻吟之聲。亡命之凶徒。與懦弱之百姓相雜。手執屠刀鐵尺。見有人阻其路。卽肆意擊之。有搶物未得而受重傷者。有被擠倒地者。紛亂之狀。不堪入目。予等闢路而出。將上馬時。見一人遍身皆血。投於予之足前。哀哀而哭。求予救之。彼乃當舖中之一人。受傷未死。身上有八九處流血。予等粗粗裹之。命其上車。坐於車內。乃開車而走。予等此行。帶有奇異之貨物也。今日有此奇遇。光陰過去極快。太陽已將落。各胡同中出來之人愈多。彼等似專候天晚乃出者。數次見執刀之人。必爲拳匪無疑。靜觀予等走過。似商量攻擊與否。有一次忽聞鎗聲。距大路只數百尺。鎗聲止後。又靜寂無聞。予等不敢近前查視之。蓋予等平安之處。僅此大路。若小巷中。殊不可測也。今日之北京。到處皆有怪異之象。爭鬪之事。人人只顧自己。卽洋鬼子亦不注意深究也。予力鞭其馬而行。兩旁人家聞有蹄聲。多於門隙張視。行至極長之大街。乃予等前數日所射擊者。遇前在圍困中之教民一團。約四五十

人當其受困之時。幾至餓死。今亦乘機以施報復。各取其所得之兵器。在使館附近擄掠一天。盡其力量。取得需用之物。每人背上皆負一大包。今日乃受苦難者報復之秋。予等漸漸去遠。不復見之。乃緩轡而行。距欲到之地。已不遠矣。但此處更爲荒涼。在黑暗之中。頗有戒心。思苟再往遠處者。必爲彼許多埋伏之強徒所狙擊。當拳匪勢盛之時。流氓宵小。肆行無忌。到處皆有其踪迹也。每一轉灣。予必思或有鎗來迎乎。每一門響。亦思或有執兵者衝出乎。苟有此事。則予等之輜重。難免散失也。幸而此等幻想。未成事實。尤足奇者。在一橫路之上。見有滿洲婦女數人。梳其長大之旗下頭。穿華麗之衣服。立一高大牆門之口。見予等行近。略無羞愧之容。反以手招予。予初以爲妓女。當變亂之時。不能自存。而圖誘予者。但北京妓女。均在外城。似亦非是。予乃緩緩向之而行。心中遲疑。恐遇詭計。衆婦女以清脆之口音。含笑來迎。予數之共十有二。皆似上等之人。彼等言前兩日。家中男子。恐洋兵入城。恣行殺戮。聞北門尙開。乃攜銀錢騎馬而逃。謂女子不至被殺。此屋接近洋兵。亦無流氓敢滋擾之者。故棄彼等於此。但街上往來多執兵之人。肆行搶劫。不知何時始得安全云云。彼等訴此情形時。說話極快而帶

喘。予聞之。疑惑不知所答。予前已言之。今日之北京。乃人人各顧自己之時。卽洋鬼子亦不注意深究。但此等婦女。予必欲知其底細。彼等見予遲疑。乃同聲懇求。有二三年老者。交頭接耳。不知何語。但見召一高大美麗之婦人。低聲語之。推其上前。此婦人亦毫不羞愧。舉步向予而來。以其白嫩之手。加予臂上。請予止宿。言可視此爲予之家。各事均可隨意。予經過數禮拜之辛苦。出入於鎗彈之林。今忽有此美麗之婦人。接近予身。殊愉快不能自主。心中甚爲愧赧。胡亂答言。此處離予所居尙遠。予能住於此否。尙不能定。但予卽不能來住。亦必於夜未深時。前來探看彼等一次。彼等聞之。殊不滿意。略有疑惑之狀。復懇求予必止於此。然予此時必歸。歸後或再來。但恐予去之後。或發生意外之事。乃以二鎗與之。令彼等將大門關閉。如有人來滋擾。放一二鎗。卽可逐去矣。予交代過。卽鞭馬而歸。重入毀壞之使館綫。天已深黑。乃於亂物之中。緩緩覓路而行。此等亂雜之物。仍堆積於街中而未去也。有小工打掃街道。灰塵上揚。在此窄街之中。周圍均亂雜窮乏之象。自大街走來。愈覺難看。不禁思及故鄉。予羈旅於外。亦已久矣。心頗厭倦之矣。入於此間。如入汗穢之監獄也。予所行爲前兩日車輪不能經過之

路既歸之後。以車馬置於馬廐。留一車裝置。擄得之物及兵器。此時予意已決。不發一言。命從人後隨。予又啟身矣。急急行於黑夜之中。至頃閒經過之大街上。至高大門牆之前。見門已關閉。默思豈爲時已太晚乎。閒內中有喧雜之聲。往門口張看。見門實未閉。乃推而入。清脆之口音。又來予耳。請予入內。予不禁大樂。見其中院子極大。房屋寬敞。雕刻甚美。陳設亦均精緻。有大家氣象。但無一男子耳。予等既入。遂將大門門上。而留少許之孔。便於外視。以防非常。此等訣竅。予等已慣爲之矣。又執燭查看各處。無一隅不查到。恐其藏有奸宄也。此地真爲閒靜溫柔之鄉。愈久愈入樂境。予此夜真做一好夢也。

第四十八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

凡爲人類。必有一定之臥處。唯禽獸則不擇地而臥耳。予三月以來。與禽獸無異。今第一次睡於牀上。舒服已極。不想起來矣。予思今日無如安睡之樂者。欲長臥數月。不思不動。不做一事。以償前此之勞。然此願可想而不可行。有各事相逼而來。使人不能不起也。今滿城有各種之盜賊。各爲所欲爲。千奇百怪。其類不同。今日天將明時。卽聞鎗

聲五六響。歐洲軍隊自其營中衝出。本地流氓以及改裝之拳匪。當洋兵入城時。震恐藏匿者。今則到處遊行。無復忌憚。北京全城數月以來。以獎勵瘋狂之義和團秩序大破。今則洋兵流氓拳匪參合混雜。以同事於搶劫矣。各國軍隊來者愈多。互相嫉視。或遇中國兵隊。則有似是而非之戰事。以此之故。毫無統率。直成一無法制無官長之國。強者爲上耳。予臥牀上。默思情形如此。予在此安閒地方。究能置身幾時。忽聞有叩門之聲。似極近者。其後繼以鎗聲。予諦聽之。知此攻擊。乃對於此屋而來。立即起牀。取鎗於手。見一從人奔至。大呼有馬兵已衝入。舉鎗向空而放。欲將牲口車輛趕去。予聞之。且行且裝予之鎗。決意痛懲之。見來者爲哥薩克之強盜。共四人。見予出。故爲猛厲之狀。欲將予等驚走。予乃先發制人。立向爲首之人開鎗。擊其馬。馬既中鎗。馬上之人遂倒於地。彼等未及逃走。予已命人將門關閉。將彼等自馬上拖下。然久之不得辦法。其後乃深恐嚇之。放令逃走。落馬之人。毫不羞愧。亦手攜鞍鐙。隨其同伴走出。至大門即飛奔而去。似恐予等自後以鎗擊之者。觀此一事。即可知他處之情狀。予等非速預備不可。至天黑時。必有來報復者。急急動工。修築大門。以防哥薩克人之侵陵。戰爭之味。

復來於心矣。在門後掘一大壕。卽以掘起之泥堆爲防堵之用。又取木料加以磚石築高。成一有孔之綫。聚於大門正中之處。又將許多鎗置於同一之方向。以引誘之。一如使館被圍時之所爲。防備既畢。雖有十餘人來攻。可以令其同時倒地。而予等不露一指於外。故哥薩克人雖來。亦無畏矣。日尙未午。予等又於屋頂上建築樓兩個。以便瞭視。諸事皆備。又立意出外。聚集用物及糧食等等。當予等小心開其大門。預備出走時。見一車行來。其後有騎馬人隨之。乃自使館而來者。其狀似受驚恐。及走近。見車內二人均已受傷。血流被體。彼等言曾往東城。俄人日本人正在彼處。死尸遍地。除開鎗搶劫外。無他事。中國兵藏一大屋內。爲親貴之居。踞而守之。勸予小心謹慎。勿太自信。在窄巷小路中。尤爲危險。彼等卽在此等處受傷者。其僕從馬夫均散失。有鎗向之而放。似由防堵之屋內射出也。予雖受此警戒。心更決定。亦將往蹈其轍而不悔。蓋覺如欲使予被捉。亦非易事。予已深知其訣竅矣。遂仍風馳而去。一羣之中。只予一人爲歐人。其餘十餘人皆不能深靠之同伴。僅以利啗之。而期其助。然此均無足顧慮。人生總有一死耳。予等又至大街之上。鼓舞前進。路上無一行人。亦未遇一車。但馬蹄過處。塵土

飛揚耳。過許多等道。仍極荒涼。與予等昨日所見無異。各家均緊閉其門。卽一猫一犬亦未之見。近使館宮廷之處。尤爲寂靜。予知實有多人藏於暗處。但俟陽光一收。卽各出現。蓋黑夜之中。便於行事也。走過之時。常覺有醜陋之面。自門隙中張視。或忽有鎗飛出。擊予等倒地。亦不可知。但此不過預想之事。不久予等晚餐。卽可增添滋味。又何礙乎。僅兩次見有行人。遠隔數里之外。其一次當予等行近。卽急急藏避。至不能辨其爲白人。或爲黃人。又一次則未藏匿。乃一隊歐洲之兵。各國人均有。極爲紛雜。初欲開鎗。其後見予。乃現歡容。轉盼之間。又已走去不見。予等亦不就閱。一直向東而行。至富庶之地。各鋪戶多設防堵。可見此處會慘遭劫掠。但爲何人所劫。何時所劫。則不知之。有門窗破碎。其旁臥一尸身者。各種物件。似爲旋風所捲。堆於路旁。有數寸之高。亦有數十面粗劣之旗幟。散置地上。此乃驚恐之百姓。倉卒製成。以明其非拳匪也。前此扶清滅洋之狂熱。已掃除無餘矣。彼匪徒戲毀各物。擲於灰塵之中。觀此諸狀。顯出搶劫之象。極爲清晰。其事今方盛行。莫能禁止。使人見之。亦不覺發生狂念。而欲詳視之也。人之血旣已激動。且經過長期之禁錮。見此情形。亦不免有參入之思想。不能自持。

予已言之。此等事傳染極速。已遍布於空氣之中矣。如一種酷烈之毒藥。已中入人之血管。使身體發炎。而成爲極度之熱症。人人所思。但欲在此大街之上。乘機而動。以滿其慾念耳。予之從人皆欲掠取衣服。蓋彼等在圍困中。成爲襁褓之狀。今得此機會。不肯失之。一遇其所需要之物。立時攫取。見一木招牌。上畫一靴。彩色甚新。知此舖爲一靴舖。若在平時。必須以錢易之。今則不須乎此。彼等毫不遲疑。直向店門而來。狂擊窗格。大呼開門。言不開者。卽以鎗向之。少頃卽聞裏面腳步聲。有發戰之手。開其大門。見店徒二人。面如白紙。衣服破碎。頭髮散亂。可知其數日以來困苦之情形。顫聲問予等需要何物。言彼等卽一兩銀一串錢亦無有。皆爲拳匪搶去。洋兵見其窮苦。恆憤而打之。予之從人亦不回答。自往搜尋。所要者靴鞋而已。店中固甚多。皆任意選擇。忽有一人低罵一句。旋有粗暴之笑聲。蓋所有靴鞋。均只左脚。而無右脚也。彼等以鎗直指店徒之面而問之。店徒跪下哀哭。言實無右足之靴鞋。隔壁一家有之。謂此處均左足者。隔壁一家均右足者。真奇怪可笑之事。此乃彼伶巧店家。當此苦難時所設之良法。彼知搶劫之人。必無暇細細配對。耽延時候。欲以此法救其貨物也。其後講成。每人兩雙。

鞋子其餘不動。於是右足之鞋。皆自藏處取出。彼店家藉以少受損失也。鞋子既得。其餘用物。均於此街中。以同一之法得之。皆兩面講好。一面稍受損失。一面少費囉唆。並以此法得鷄羊蛋米麵粉諸物。此買物之法。真爲希奇。但今日各事。均異尋常。汝若不取。十分鐘後。卽有他人代汝取之者。此地頗安靜。未遇困難。然此不過予等一時之運氣。非此地真安靜也。各國之兵。將由各方面而來。或已搶劫滿志而歸。或正起身擇物而取。有一好奇之青年。從使館而來。騎一高大之白馬。必爲彼頃間所搶得者。只彼一人獨行。無人隨之。此人當圍困時。已半瘋狂。今則全然如一瘋人矣。彼在圍困中。時願爲劊子手。以殺彼犯罪之苦力。此等可憐苦力。皆予等捉來。迫之使掘地作苦工者。此人常用鎗擊之。人人皆厭惡其人。今受激動。愈爲發狂。一見予卽以疾而且濁之口音呼予曰。你看見他們嗎。又不俟予之回答。急言曰。別人都看見了。你記得嗎。做皇帝師傅的徐桐。要把我們的皮蒙他的轎子的。當我們捉他時。不是讓他逃走嗎。現在他已高吊屋樑之上。他的全家。妻妾子女。以及他的從人。共十六人。都自己用手結繩。站於椅上。將他們的頭套在繩子上。將椅踢開。中國人名爲上吊。這樣死法。不過是緩的絞。

刑要半天才能斷氣。此人一氣說下。說至此處。稍爲休息。以舌舐其乾燥之唇。在此搶掠之街上。講此故事。殊令人不怡。且此人說話之聲。頗似中國軍中之喇叭。尤使人聞而厭生也。稍停又接連說下。愈爲急促。其言曰。你看見東門一帶的井嗎。裏頭都是婦女。他們恐怕受洋兵汗辱。遇見黑兵。越發恐怕。有人說黑兵見了婦女。就像瘋狂。所以許多婦女一聞鎗聲。就投井而死。現在他們將死屍撈出。免得井中有毒。我見一个井中撈出五六个死屍。他們看見我。要開鎗打我。我上馬飛跑。才免中他們的鎗彈。各處除死屍外。沒有別的東西。現在每分鐘均有人自己尋死。此人語至此。又挪身近前。以口湊予之耳。細聲述兵丁凌辱婦女之情形。又言殘忍之兵。特招彼往觀之。其事殊不堪聞。予遂走開。但彼仍隨予講述不已。想從前曾有人樂聞此故事也。彼與予同歸。似其腦中已爲所見之故事及其幻想所充塞。其狀愈變愈奇。在旁觀予飲啖。彼自己則不喫不喝。言尙須出外至蒙雪惹佛君之大禮拜堂。謂彼尙未去過。故欲往觀其情形。此大禮拜堂乃與予等受同一之圍困者。予亦被其提醒。今日人人已全然忘記此羅馬大教士矣。因人人均已得舒服之境。故全忘之。兩日之前。曾派兵隊往查看之。所以

派兵者。因有一教士被殺於使館與教堂之中途也。予亦決意往觀此聖地。此亦義所當往者。予等遂即刻起身。沿路但見兵隊數起。穿街而過。數分鐘間。卽至一姦詐之街。滿目但見殘毀之狀。此數禮拜以來巷戰之所致也。予自五月起卽未來過此地。此地至今仍爲藏奸之所。有法國失散之兵。昨日在此處尋得。有已死者。有手足殘廢者。但外面則純爲歡迎之狀。順民旗觸目皆是。均以數尺之布。倉卒製成各國之旗。每家均插一面。牆上又貼有汙穢之小紙條。有法文。有英文。有又其他各國之文。半帶詼諧。半帶勤懇。此等奇異之告白。皆受過搶劫之苦百姓。或經他種虐待者。則請兵丁寫數字於紙上。以免再被劫掠。彼兵丁粗劣之手。所書之字。大半皆以下二語。卽嚴禁搶劫。予等已盡取之。可見彼等匆遽猖狂之狀也。予等急鞭其馬。至於有名之大教堂。四面有大濠溝。又有土築之工。觀其房屋殘破之狀。可知其爭戰之劇烈。予等久處圍困之中。一見卽明此地防禦之情形。如曾目覩者然。教士及同守者。已將敵人所棄之礮。拖置教堂門口。其尖塔上懸各國之旗。所見只此。未遇一人。皆已出外徵收捐銀。以期修理殘破。恢復原狀。故此處極爲靜寂。恍如墳墓。教士教民水手記得上帝助自助者之格。

言均出門各行其事。以償其損失也。予等所尋見者。唯教民數人。方堆其元寶而已。此已變爲教會之產業。由劫奪之神權而得之。似亦均不以爲奇矣。在光天化日之下。觀此靜如邱墓之教堂。及其殘毀之狀。頗有悽慘之意。彼彼四五十帶鎗之水手。一團之教士。數千之教民。皆曾困於此中。爲礮火所攻。至數禮拜之久。中國人又掘地道來攻。爆發之時。每次死者數十人。或至數百人。思及此。殊覺奇異之至。又有可異者。則爲彼來此城中之二三萬拳匪。皆已忽然不見。何以消滅如此之速。彼等今皆何往乎。予瘋顛之同伴亦已疲乏。懶於再視。欲更往尋新奇之事。當一二日前。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拳匪兵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鎗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鎗卽轟擊於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予瘋顛之同伴所最欲觀者。卽此等事也。此事人人皆聞。或謂此等報復。似覺太過。但時至今日。各事均聽其太過矣。予等緩轡而行。如遊幽僻之區。殊覺詫異。蓋此地僅數句鐘以前。其鬧聲可使人耳爲之聾也。予等直走入窄巷彎曲之處。尙未探得其故。馬忽受驚而逸。視地上遍臥死尸。極其難看。且其死法有十一二種之不同。令人憎

惡均變成極醜之像。身體消縮。被藍色之衣。其中似無物者。予等騎受驚之馬。欲急馳而過。以逃其狀於目中。然竟不能。慌亂急行。無意中忽至軍隊報復之地。彼欲入宮發財。未償其欲。乃於此地洩其怒氣。愈走愈見毀壞。地上死尸亦愈多愈醜。除此之外。不見別物。但爲一荒涼殘破之區而已。其後至一地方。尸首堆積如山。馬又驚逸。鹵莽狂竄。予等力勸其纒。不能控止。設盡方法。欲令就範而不可得。只有聽之而已。後乃漸漸舒緩。乃轉向西而行。至昨日所述最危險地方之附近。此處有藏匿之拳匪。逃散之兵丁。但予等爲火光所引。亦不暇顧及危險。向火所起之處而行。欲查看究爲何事。興趣既生。無厭倦之時。但所見者。仍不過同樣之事。彼法國兵或醉酒。或生性本爲野蠻。以一希奇之機會來至此地。乃大肆搶劫。搶畢則縱火焚之。並以鎗亂放。當予等走近時。彈子飛舞於頭上。悲苦之百姓。則由其藏匿之處。四散逃走。既至其地。彼等以鎗向予等而放。欲將予等逐走。予等止於掩蔽物之後。亦以鎗回敬。一如彼等之無情。此乃予瘋顛之同伴。執意必欲如此爲之者。其後鎗聲更衆。有自相近之房子中打出。有自街上打來。然火勢愈熾。爆烈之聲極其猛厲。致使此等鎗聲。成爲微末之音。人遂不甚注

意予見鎗聲接連不斷。心中疑惑。恐非歐洲兵隊之鎗。忽聞有一陣亂雜之本地口音。卽見一班人自巷中衝出。相距不及百碼。又聞中國號笛之聲。直向法國搶劫之兵隊而攻擊。急行而前。放鎗甚快。此乃彼等之舊態。予見之已熟者。法國兵隊忽見有人來攻。頓時慌亂。逃入附近之屋中。以鎗四擊。此時中國號聲又作。於是從各處衝出之人愈衆。此本不干予等之事。予等若再耽閣。歸路將斷。乃勒馬向西而馳。究走有若干之路。予亦不甚記憶。但不久卽見城牆。又見有數百之敵人。一半改變裝飾。雜於市民之中。向予等開鎗而擊。歷數分鐘之久。所聞者但有鎗聲及喊吶之聲而已。予等知非急馳不能脫免。乃力鞭其馬。向南而逃。旣出城門。遂至外城平安之地矣。一時頗爲靜寂。及至中街。又遇他種強盜。乃印度兵隊。僅帶有左腰所佩之兵器。其後又有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川流不息。均擄掠之盜。得勝者與失敗者。相爲參雜。其所爲之事無異。皆殺人耳。搶劫耳。至晚八鐘。予始歸寓。勞乏已極。經過數月之圍困。覺今日未免太爲多事矣。

第四十九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

避難之人。今已送往通州。距北京十五里。自通州有水道直達天津。婦女小孩病人均送歸。以印度兵一隊護之。有車。有轎。有昇牀。預備齊後。由沿城河地啟程。羣從甚衆。擺列極長。人人心中皆覺難過。言此景大似印度變亂時。均不覺落淚也。印度兵隊熟知其本地故事者。亦有此意。互相談論。並告其官長。言情境實無所異。於是一羣之人。遂由灰塵中揚長而去。援軍之責任。可謂已達。但不免令人失望者。則援軍來北京後。已歷多時。而此地情形並不見有進步也。有人言不獨無進步。並且更壞。其行動均詭譎而祕密。軍隊進來者甚多。而彼德法俄之兵。有進而後出者。其開往何地。無人知之。僅見大路之上。時有兵隊行過而已。後至之兵。心甚煩惱。以爲先來者。腰纏已飽。慾壑已滿。急欲知其所獲。又窮事搜括。卽偏僻之地。亦搶劫之。以補其落後之失。聞人言將編成一軍。派往北方。因此等遠來之軍隊。必須與以差遣。不能聽其懶惰生事。此舉若成。當可改變今日亂雜之情形。但雖有此言。並未見其實行。所見者。仍不過肆行劫掠而已。卽公使中亦有因而發財者。有一奇怪之箱。中藏銀四萬兩。忽置於法使館。忽又移帶於他使館。此罪犯之姓名。人均知之。但皆不敢明言耳。然銀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

間滯積之貨。蓋人人均有之。初以爲日本人之紀律最佳者。亦踵爲之。彼將戶部所存之銀。一取而空。其數在百萬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爲靈巧。不過取其多者而已。現在之貨物。最滯積者。卽爲元寶。若以金幣交換。可以折扣而得。卽以銀元易之。亦可大得便宜。新來之軍隊。到京太遲。則破屋掘地。以尋埋藏之銀。以此之故。金銀珍寶充積於市。相爲買賣。予等軍隊。遂皆成爲商人矣。正式之拍賣行。今已成立。各種之物。均可選擇而買之。然最珍貴之物。則唯於私地交易。蓋無價之寶。唯高位者可得也。今日予聞有一賞鑒家。以洋二十元。從美兵處。買得普魯士王送與中國皇帝之黑鷹大寶星。嵌以極佳之金鋼鑽。蓋膠州灣事件發生後。德之亨利親王。親齎此物。送至中國。以顯德皇尊敬之意者。今日則以二十元購得之。眞一大失體面之事也。印度之兵隊。觀其同伴之所爲。不久亦踵而學之。差務一畢。卽擇一平安之地。鋪一布於地。蹲踞於旁。擺列各類貨物。有銀塊。有古磁瓶碗。以便人之購買。在北京數千之回回。皆大膽行至印度兵陳貨之地。以廉價購得珍貴之物。每日皆見軍隊之踪跡。其頭上亦圍有白布。或藍布。以顯彼亦爲穆哈謨得之徒。與印度軍隊中之回回相親近。此等中國回回。大半皆

爲援軍與居民之中間人。以食物及他種之貨。換得許多綢緞銀塊之物。有數街白晝已甚平安。走路之人漸多。但至夜間。則又有喧嘩之聲。中國人今有閒暇。埋藏劫餘之物。凡值錢之物。均急埋於地中。搜尋之人。則帶有鏟子鋤頭等物。並許送信者。分以數成之贓。以期得其埋藏之地。此真一奇怪之情形也。

第五十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

予今日始聞北京全城已分爲數區。一國兵隊分據一區。此事不知何時所定。可見每日進行之事。予等所知甚微。尤可見亂雜情形之不可以終日也。分派之區。皆試辦軍巡及警察。以禁止擄掠。蓋自援軍入京以來。直至今日。劫掠未嘗少止。凡初到之人。皆言已無大欲。只思少有所得。然既少有所得。自然更思增益。故其事接續而下。無止息之時。昨日有一美國使館中人告予。謂諸事已有頭緒。不久即見效果。亂雜之狀。將可免矣。正談此話時。見一大隊俄國輜重之車。遠遠行來。其中有俄國本地之車。塗以綠色。又有搶得之中國車。皆滿載擄掠之物。從頤和園而來。有一小隊之兵。送之。予亦不示以警告。冷僻之區。時有強徒。苟有十餘凶猛之馬兵。其輜重必將被奪也。然彼大隊

之車。隆隆而去。毫不顧及危險。其趕車者半已睡著。車中物件。時落於地。跌成數段。走過予等之處。路既不平。車愈顛播。一車繩索鬆懈。其中物件將漸傾瀉於地。俄兵見此情形。甚爲焦躁。欲將各物整理完好。須費多時。彼稍一游移。卽得一簡捷之法。將各物棄而擲之於車外。於是。有三箇美麗無價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尙有玉器數件。雕刻奇巧。亦同時粉碎。與予同立之西君。欲向前止之。予但瘳笑。此何足惜。兩日前。予在端王府。見有美盜數千件。皆爲先入之兵所擊碎。成爲無數之碎片。彼等所要者。金銀而已。五彩美麗之盜器。其顏色之鮮明。繪畫之精細。令人愛玩不置。在歐洲市場。價值巨萬者。彼等何能知之。俄國大隊輜重之車。業已走遠不見。但見滾滾之灰塵。及地上殘破之物耳。西君默然無言。告辭而去。數點鐘以前。得一可靠之消息。言有印度兵一隊。在城外鄉間。向一隊俄軍開鎗。其後以誤認爲解。此何能藉口乎。所未爲者。只有一事。其事爲何。卽拿破崙在莫斯科之所爲。放火於全城而後退走也。但北京至海口。路程太短。冬季又未來臨。無甚危險。以藉行此事耳。從歐洲而來之電報。已通達如常。凡居要位者。均將遷往他處。但不知其所往者。究爲何地。各公使皆言。彼等在圍困以前。已請

政府調動。今聞此信。心中甚喜。可以離去北京可怕之地。但彼等外面所言如此。恐亦不盡然也。

第五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

周圍之事。及予自己之事。無一善狀。正欲詳述此地獄中之情形。予友克君。適自俄使館而來。予雖甚樂。而心中不免愧悔。克君自言。彼乃尋覓早餐。經過此處。無意中得知予隱身之處。予意彼必已聞此間住有婦女。或來此更有他故。亦未可知。從其談論之間。可知彼與俄司令阿惹君相識多年。今正由彼處而來。並含有隱祕之事。初不肯告予。經予盤詰。乃一一述之。謂阿惹君爲一和悅之老者。可帶彼私往宮中一遊。但須以其名譽發誓。不將此事洩露於人。並須不取一物。又問予如願發誓者。亦可隨之。予如言發誓。遂一同起身。沿紅牆而行。所以必經此路者。因可不至他國之界。且免爲多人所見也。所過之處。可見聯軍畫界之象。凡進皇城之門口。皆有一國之兵守之。如見有他國之人。或美。或英。或法。或其他各國。皆以妬忌之眼視之。各緊守其寶貴之門。似人將謀奪取之者。彼等之意。殊難測度。或思此宮廷乃妖巫之棒。僅握此棒。即可撫全

中國而治之乎。或以爲彼等在此得一立足之地。則於其本國大有光輝。且知此爲不久之事。乃難得之機會乎。其思想可謂愚矣。予欲向前。告知彼等。有一新戰爭已經開始。彼等不久將賭其性命。與可怕之敵人相爭。並告以外間已有之新聞。使彼等一驚。此種軍隊。忽遽趕至北京。僅爲妬忌而來。予視之已甚清晰。彼等不自知其來此之故。亦不知與之戰者究爲何人。並不知因何故而戰也。彼等一無所知。其所注意者。亦鮮然予所責者。非彼等。亦非其長官。予知其所奉之訓令。及其兵隊之實數。歐洲各國之執政者。其所發之訓令。奇怪已極。常有疑畏他國之意也。觀以上所言。其協和之象。爲何如乎。當予懷此思想時。克君則坐於馬上。有焦煩之狀。蓋慮阿惹君之所許。不知究能有效否。或有其他困難之處否。予心中則覺必有爲難之事。且憶西君曾對予言。認識俄國人非無所爲也。予等由北門而入。見有大隊俄國營帳。駐筍於此。有馬。有礮。排列井井。衆兵有安閒和悅之意。脫其衣服。在美麗石岸之河中。划水爲樂。數百藍睛黃髮之人。遊戲於此古宮殿之中。殊覺奇特。似爲不能有事也。入苟思及僅數日以前。太后皇上曾由此處經過。豈非奇異之甚乎。尋得傳事處長官。告以予等來意。如予所

料果有困難。彼謂予等之所請求。乃不能行之事。無人許一入內者。似覺予等必已瘋狂。故有此請。克君聞之。乃於衣袋中取出一信交之。彼閱後。態度頓變。殊爲可笑。即時對予等行禮。含笑賠話。言既有此信。可以特別看待。請予等即刻入宮。但須格外謹慎耳。予等下馬。急急前行。衆兵見予等所往之方向。不覺大笑。可見入宮遊覽之事。從前已有行之者。亦必如予等所爲而得入。予等不過踵其後耳。克君膽量甚小。忽有悔意。謂曾聞人言。宮中人數甚多。予等或被害於內也。至第一道門。建築極精。可見中國之美術。有極大之麻栗柱子。並雕刻之石虎。其下有凸石承之。有俄兵一隊。在此把守。其內坐有宮中太監。似極和好。共相譚笑。予等走過一青石所鋪之院。房屋頗低矮。爲宮中聽差之人所居。俄哨卒立於望樓之上。有一定之距離。瞭視牆外。似防守極爲嚴密者。傳事處之俄官。言尙有他國兵隊駐守之地。離此約一鎗射擊之遠。時有越牆偷入者。衆呼之爲強盜。至第二道門。較爲矮小。入此門。則離正殿不遠矣。此處把守之兵。較外間更嚴。見予等入。皆側目而視。止予等勿前。問俄官此爲何人。何故來此。俄官乃自其袖珍簿上撕下一葉。書數字於上。並使予等簽名於下。彼等乃放予等入。此地防守

之委員。亦與予等同行。予等不能獨自入內。其嚴重如此。予等四人走至一大花園之內。房屋極多。令人迷惑。過此則爲一帶高大之屋。如波斯式。遇一石砌之圓門。入之耳目一新。爲人意料所不能及。花木明麗。景物甚美。當此擾亂之時。忽遇此境。如入別一世界也。予等至哨卒所守最後之處。守者得上官一言。卽自掛壁之木箱中。取出鐵鑰。套於鎖上。輕輕一響。其門遂開。既入。復關閉之。予等遂在世界最古國神聖之院中矣。境象極其靜穆。似身處上古之世。現世界則在門限之外。未免對之而懷慚也。予在中國舊圖上。察視極爲明瞭。知予等現處之地位。乃轉向東而行。走未遠。見有羣鴿。各各而鳴。北京風氣。上自皇宮。下至庶民。多喜養鴿。當風光明媚之日。則以小笛繫於翅間。放之空中。其聲悠揚。隨其飛之所至。而搖曳焉。想太后亦必喜聞之也。予拾級而登。經一廣榭。其中有美麗之盜器。有高大之火爐。五光十色。目爲之迷。俄官一一撫視。低聲小語。言入此靜穆之地。如遊古代。心中甚樂。予等急急走過。蓋其中必有更佳之處也。至廣榭之盡頭。忽聞有輕腳之音。細碎之脆步。自近而遠。但見門際有麗服女郎之影。一一而過。予等游興方濃。忽走出太監數人。令予等止步。言此內不能再入。俄國二

官卽停步不前。目視克君。此乃守法之性質。予等所不及者也。克君以手捋鬚。偏其頭。似躊躇回答之語者。予覺此事不甚要緊。卽上前問彼等在此何爲。其意如何。並告以予等必欲入內之意。此等太監。予往日曾於前門外古玩舖中遇之。與官員期期而語。彼官員欲博其歡心。常送以禮物也。彼果期期答予曰。怎麼命令破了。外國將官業已答應。不令人走進內廷。現在時常有人偷爬進來。有的竟公然走進。又問予等意欲如何。予以粗魯之狀答之。令其立時走開。不然則將動武。予自知無禮。然急欲入內。不得不爾也。予語時。撫其手鎗以恐嚇之。言予等將巡視全宮。查其是否安全。不俟回答。卽舉步向太后宮而行。前面有一長徑。可通至高大黃牆之處。彼處爲妃嬪所居。數百青年美貌之滿洲女子。循歷來之舊例。終身監禁於宮中。以服事皇帝一人者也。當帝后倉卒出走時。僅最要之人。隨扈西往。其餘均留於宮中。此人人皆知者。予等以溫和之態。且行且與太監講話。走過許多軒閣臺榭。雖當此秋初燥熱之時。行於其中。但覺清涼閒靜。煩慮皆捐。字畫陳設。均極精美。其規模之大。氣象之嚴。令人自生尊敬之心。覺居於此中者。與凡民實相懸絕。誠爲神聖之地也。予等緩緩前進。愈入愈深。太監極力

阻止。或硬說。或軟求。或以身橫阻。予等均不顧之。經過之室宇。有置美麗安樂之長坑者。當其彫刻繪畫陳設之時。必不料歐洲之野人。竟有一日如此無禮而來觀看也。予行時稍爲落後。忽聞有咒罵之聲。視之見有二太監跪於一門之側。叩頭請勿更入。又有一人則植立不動。伸其兩臂。禁止予等入內。於是最有味之處至矣。彼太監以其向來之態度。煩擾不已。予等則告以苟不走開。卽將殺之。各取出手鎗恐嚇。一二分鐘。彼等知其力已無能爲。跪地之人。遂匆匆而起。向予等行禮甚恭。返身而去。克君曰。終究這樣。於是予等終至太后之寢宮。乃亞細亞洲。權力最大之女主。數十年寢處之地也。予等仔細觀看。靠壁有一大牀。掛有繡花之帳。其外則爲雕刻極細之落地罩。有歐式之輦椅。高架之上。有珠寶鑲嵌之鐘。瑟瑟不已。隅間嚴密之地。有一精美之銀便壺。想老太后居此。必極安樂。予所喜者。唯此小巧之便壺。其餘亦平平無奇也。不必多禮。予卽坐於此尊貴之牀上。兩月以來。老太后一念之間。使予等感受長久之苦難。今予但暫坐於其牀上。乃最爲平和之報復也。予思及此。既立復坐。此牀固極精美。當老太后使予等長夜不得合眼之時。其身固在其牀上安睡不醒也。予等今日乃身處宮中最

深密之地。此真夢想所不能及。克君與予到處搜尋。極其詳細。彼監視者見予等滑稽之狀。不發一言。克君時時自言自語。予查得一罐玫瑰醬。香甜無比。即取而大嚼之。又有俄國之煙捲。亦取而吸之。正心滿意得之時。克君忽面有不定之色。其手中執一錶。予知彼已墮落。轉瞬即將發生糾葛之事。此錶乃路易十五世時之錶也。此等錶在北京者極多。真賈不齊。數百年前。舊瑞第派之教士來北京時。設盡方法。不惜卑辱。以博權貴之歡心。每用此爲禮物。凡法蘭西最精美之錶。其裏面繪有男女戀愛之畫者。多輸送於北京。一時成爲風氣。帶來者愈多。若將其聚集。可以開一舖店。專陳設之。彼等如肯出讓。今日人人皆可得一二枚也。克君手執此錶。細細考究。其貪愛之眼光。注視不瞬。至末了不發一言。忽將其置於袋內。此真一卑劣可恥之行爲。俄官見之。即向前爭論。謂其破壞誓言。竟欲劫掠。不得已將執縛之。言時面色發赤。克君初假爲玩笑之狀。後見情勢不佳。乃不發一言。仍將其錶置於原處。但仍繼續搜尋。予留心察之。見彼將各物聚成一小堆。以便乘機竊取之也。予等旋離去此室。遊視各處。瞻仰偉大之殿陛。行至一帶金碧輝煌之處。其中陳設精美。壁有掛鐘。地有花毯。棹上有真金裝

糖之盒鑲以美玉。古盜充滿於室。此必爲皇帝之居。人人憶及進呈尤幾尼后之黑珠一串。皆謂今日之北京。不如一千八百六十年之富。今身入此中。乃知宮中珍寶之多。實爲外人夢想所不能及。予等眼福殊不淺。然後知世間真有奇巧精貴之物也。行至轉角處。見有太監探頭張視。見予等卽退去。彼等人數甚多。知予等不過寥寥數人。復振其膽。欲來干預。予思扯下懸掛之物一件。做成一包。如數日前所見印度兵之所爲。遇有中意之物。卽取而置之。將其裝滿。予若爲此。卽不爲彼醜臉之太監所見。俄國之官。亦將盡力以執予也。予有此幻想。四周之物。均未注意。不覺行至一書齋。四顧予之同伴。均分離甚遠。克君向俄官耳語。若甚密者。委員某君則遠遠背立。玩視棹上各物。其手初遲疑不肯下。旣而眼光一轉。忽然攫取。置於袋中。彼亦不克自持矣。此等怪象。予見之假作呆視一物者。而眼光則注意於彼。克君顯係圖謀所愛之鏤。及其餘各物。此與予不相干涉。彼卽將室中之物盡取之。予亦不管也。雖不知俄官如何回答。但觀其貌。似有不悅之色。時搖其頭。以沉着之聲。低低爭論。於此可見俄國人之真象。初似極爲嚴重者。及克君纏繞不已。沉着之音。漸漸和緩。其後兩人之語。均戛然而止。克君

走近予前。以不着意之態度。對予言。彼猜予欲一人往游他處。以視更有何物。此語之意。明係請予走開也。彼等欲四人分離數分鐘。以便各人爲所欲爲。予卽走出。若向妃嬪居處而行。則太監必來力爭。予殊不欲冒昧。乃向後路而行。目不回顧。亦不左右旁視。一直走去。予思一人往觀可憐皇帝所居最深之處。必有趣味。但彼妃嬪若見予等。必驚呼而隱藏。且此時必已緊閉其門。予若一人往叩其門。此乃荒謬而危險之事。心中轉念。不覺愈走愈遠。迷其方向。身在一小門之側。門未關閉。聞其中有談笑之聲。又有人走路之聲。閒靜之中。聞之極爲清晰。予大膽直走進去。雖覺冒昧。亦不復顧。見一羣青年滿洲婦女。有服飾極其華美者。亦有樸素無飾者。皆在院中。或坐或立。亦有散步者。屋頂黃瓦之上。則有羣鴿。各各而鳴。衆婦女談笑。若甚樂者。忽見予走進。亦不驚駭。有輕年女子二三人。向後退走。攬其同伴之手。發聲而嘆。其後皆以目注予。想彼等亦知予無傷害之心。然予殊局促。不知所爲。應說何語乎。應爲如何之舉動乎。予自以爲凡平日最不能做之事。今皆做慣。然一人獨處於衆輕年女子之中。殊覺愧慙。自知爲極荒謬而不合理之事。此衆女子皆由滿洲大族中選其最美者。送入宮中。然聞中

國皇帝固有隱疾。則仍爲處女也。予又思及宮中女子亦有許多等級。自一等以至於三四等。其分位截然不同。此皆歷史相傳之制度。想彼等不過爲一侍婢而已。人皆謂當同治帝忽然賓天之時。太后選沖齡之光緒帝以繼之。知其不能生育。以便將來立嗣大權。仍握於其手中。此事不知究確實否。彼衆婦女必知之。予初意彼等見予。必驚嚇而走。乃迥出乎意料之外。當予正局促不知所爲時。彼等忽先開言。予不覺如釋重負。彼等毫無窘迫之狀。開首問予之話。亦不俟予回答。即接連問外間之情形如何。前途之事如何。予爲何人。何故來此。知予非一兵也。此等問辭。快而且多。予此時百無所覺。但爲其輕快嬌柔之聲浪所攝。且時雜以笑聲。忽聞砰然一響。門已關上。衆婦女頓現驚窘之狀。面面相覷。此門何以忽然而關乎。予心中甚爲納悶。自思身入危地。如探首於獅吻之中。何愚昧至此。前聞英使館中一人。述一故事。言有二英人。不記係在開羅。抑在君士坦丁。冒昧走入宮禁。遂遭慘刑。身成殘廢。予思及此。見當前景象。果不出予所料。進來之門。業已鎖上。門內站有醜面之太監四人。唇吻翕動。有恐嚇之意。其中兩人即前跪於地上。哀求予等勿入太后之宮者。又有一人。即前站立阻止之人。餘一

人身體壯大。似有力之狀。前二人不足畏。後二人甚難對付。予取手鎗在手。所託命者。只此一物而已。但予見彼太監二人。亦有手鎗。不覺氣爲之餒。事已無望。數分鐘內。予將與之同盡矣。予鵠立以俟。彼等則向予呢喃而語。似恨予已極者。然亦不知將予如何處置。衆婦女則皆驚恐。予常欲知宮中太監之實數。然不可得。是否已有大半。隨太后西行。是否此四人將更召四人。或十四人。或四十人。或四百人。皆來殺予一人。蓋聞人言宮中太監有三千之衆也。此非佳兆。予已落於彼等之手中。苟予不動手者。將留於此處。直至天黑。其後則必被打而擲於井內。死後亦無人尋予。卽有尋者。亦決不能得予之屍身。北京時。時有遺失不見之人。無一人能知遺失者之所遇何如也。予立意徒手而前。凡事急時。每恃忽然新生之思想而行之。中國之論太監者。皆言彼等身體殘廢。故其心最爲狠毒。但亦因此較常人軟弱。而易於制伏。當其觸太后之怒。每每立斃杖下。而絲毫不敢舉手以相抗也。予思及此。恍若在于漢文老先生之前。見其緩緩搖扇講論之狀。予每每不能了解其意。以上所知太監之性情。卽得之於老先生者也。予深望此老先生之言不誤。苟不然者。則予敗矣。此時亦不暇顧慮。只有此一著。可以

救予之性命。乃躍而奮前。狀極凶猛。先撲身體壯大之太監。以右手執之。紐轉其軀。而以右膝力抵之。出其不意。雖常人亦不能當。況其爲一太監乎。此人大叫倒地。不能更動。似已死者。予既擊倒一人。氣乃愈壯。又猛叩一人之喉。亦倒於地。其餘二人。則急逃至門邊。開其門。哀求勿擊。予卽跳出。更不逗留。急急走遠。此次危險已極。未曾喪命。眞可謂幸矣。五分鐘後。尋得克君。彼坐一石榭之內。其衣服口袋凸出甚高。面有得意之色。予心中十分明瞭。遠見俄官之狀。亦與克君相同。某委員則更不必言。予已親覩其事矣。克君向予一笑。言不料予出來如此之速。予所遇之事。未曾對彼言之。想彼必疑予亦如彼之所爲。予雖對彼實說。彼亦決不見信。故僅答言予遊興已足。可以行矣。於是默默而行。各有心事。至繫馬之處。均上馬歸家。仍見各軍隊。心懷妒忌。力守其門。彼若知予等之所爲。其忿怒爲如何耶。歸後思今日之所遊所遇。眞爲意想所不能到。可爲永久記念之日也。

第五十二章 一千九百年八月末號

情勢少定。略有頭緒。非如前日之離奇難明矣。圍困中人。大半皆已他往。少數教士及

教民則遷住小王府中。拍賣其尋得之物。彼等乃得公使軍官之特許者。凡擄掠之物。均四處拍賣。有帶銀元入京者。均發大財。人人手中幾於均有元寶。予知各公使中有數人已極豐富。予之首領。外面若極嚴正。有一日責予。謂人人皆言予爲強盜領袖。曾殺死數百人。又旁及他事。予俟其數說已畢。乃問以無主之財。此四字果爲何義。蓋在今日。此四字已成僞善者之口頭禪。奉爲金科玉律矣。予言今日之軍官。多半皆有無主之財。予亦有之。苟人人皆被稽查。則予亦願自行報告。但今日予所知者。人人皆只有此四字之法律也。此卽予之回答。蓋使館中有數位大人。心極貪鄙。而又欲掩其迹。自己不爲。使其夫人爲之。其不堪至此。予之首領。聞予此言。但答一好字。以奇怪之狀。視予一眼而罷。予知其心中必默默自思。料予知其陰事也。予所答之言。必使其暗喫一驚。恐予再揭其隱。然予不欲再言。所恨者。彼膽小如鼠之人。乃敢責予。若彼爲一勇敢之人。則予決不如此回答。或且以予所得無主之財。分送之也。今事已略定。然人人發財之心愈熾。有一少年英人住於京中。已歷多年。其職業則無從知之。一日之晨。忽同數中國人前來訪予。予觀數中國人之形態。卽知其爲京中小官。此英人以一祕事。

告予。其出言甚快。使予不覺大笑。彼所帶來諸人。乃戶部管庫者。據其所言。彼等知戶部祕密窖銀之所。極爲的確。並言此等藏銀。不僅屬於國家。侵吞公帑之官員。亦日日窖藏。俟盤查既過。乃各取出。共計金銀各有百萬之數云云。言時神氣甚爲張皇。予默然聽之。看彼等如何設策。明取乎。抑暗取乎。今日無一事不奇。故無論何事。人人亦不覺其奇。予等有流氓之技藝。而加以文明之裝飾。彼等皆曉事者。何以不知此乃不能做之事也。彼等言現在管理戶部之權。全在俄人掌握。苟將其首領說動。則此事卽易辦矣。窖中財寶。可以俄政府之名義取之。而予等卽於其中各得一份。以上卽彼等之謀。予本擬辭卻。蓋此等事予近已厭之。但被其慫恿不已。兼以予頗不慊於予首領之虛僞。遂告彼等。此事予雖不甚關心。然將思應如何設策爲妥。予此時不覺又憶及予老友之言。認識俄人。非無所爲也。此事自甚困難。非倉卒所能定議。其後予頗悔此時之未能堅持也。是日子卽由阿爾君將此事完全通告俄統領阿惹君。阿惹君乃一狡猾之老狐。初聞予言。深謝予之報告。言將派一二隊兵掘地二十尺深。以尋之。予等言此乃愚拙之法。卽使兵隊掘地極深。亦必有隱奧不能到之地。祕密之窖藏。不易尋得。

也。阿惹君聞之。忽然變爲怒容。殊莫明其理由。彼言日本人業已盡數取去。若再搜尋。實屬愚拙。又言不能任予等之朋分。予等皆謀奪俄國之財寶者。此財寶當爲俄國政府之所有也。又言北京今已成一強盜世界。人人不自守其本分。恆思侵入他人之界。予聞之大笑。彼又忽變爲嚴重之態。言此乃一大事。將發電報告其本國之政府。除歸公外。不能絲毫分派與人。克君亦在座。乃以言譏刺之曰。閣下以此事電陳俄皇。此乃極重要之事。請閣下加以審慎。其後阿惹君言將電告旅順阿耶克斯色夫君。苟得允許。則此事可行。否則不能擅爲。予知此皆託辭。彼決不肯通知他人也。數日之後。予已將此事忘却。忽一日天甫黎明。予睡正酣。被從人喚醒。言有俄軍官數人在院中欲立刻見予。有要事相商。予出見之。彼等言阿惹君已定於今日兩鐘。帶人往戶部搜取藏金。查出後。俄政府將以四分之一分與報信之人。此數官言須即刻回去。其後又未走。但差一哥薩克兵回去。報知諸事已妥。彼等則留予寓。飲酒甚豪。飲後乃同往俄營。此事必已傳出。有人知之。蓋已有五六人來。見予與俄軍官數人在一處。皆有驚異之色。均問予諸事是否已經齊備。每人可得幾何。此巨額之財寶。藏在何處。此等詢問之辭。

接連不斷。又言彼等估計此財寶之數。當有千萬佛朗克。其後又拉予至一旁。言彼對於此事。曾如何盡力。請勿忘之。又言此爲一極大之事。人愈多愈好也。彼等所言。予殊不能十分了解。當劫掠盛行之時。此等好朋友。多坐於使館內發抖。顧惜性命。失發財之機。今日則希冀於此合法之事。平安獲得分潤。故不惜卑屈以求之。予等隨從如此之多。不知阿惹君如何接待。予頗慮之。俄軍官則飲酒已醉。言希望或有戰事。謂此時景象頗似之。其所嗜者。卽爲衝鋒打仗。然彼等所欲與戰者。爲何人。則無一人能知之。予等所往之地。不過一箭之遠。其地無一中國人。但有俄兵兩隊。在其附近也。俄軍官見人人皆聞其言而笑。則大怒。言彼等雖醉。尙不至爲無心肝之人。此時予等已至。見阿惹君已整備一切。其部下人多隨之者。尙有哥薩克兵騎馬排立於旁。官態甚足。阿惹君見予等人數甚衆。頗有忿怒之色。問衆人此去。是否赴宴。醉軍官中之一人。聞此言。忽以靴刺擊馬之腹。馬痛極。猛然豎立。將此人掀倒於地。予不覺狂笑。情形愈爲熱鬧。衆人皆欲笑不得。蓋彼等頗畏阿惹君也。幸阿惹君起身先行。喃喃自語。予等則騎馬後隨。予覺此行頗爲荒謬。不信真可成功。未免冒昧。同衆愚人做此一事。必無好

運也。尙有不知此事之人。見予等一行甚衆。亦隨後觀之。及到戶部。除不相干之人外。約有數打之人。有俄兵二隊。在此駐守。前堂有中國小孩數百人。以繩穿錢。旁有執兵器之衛兵。監視之。此等制錢。堆積成山。其散置於諸處者。合計必有百萬。或千萬之多。欲檢齊而賣之。須數月始能完。彼伶巧之日本人。所留遺未取者。僅此物而已。阿惹君召守衛之長官至。告以來此之故。因聞部中有窖藏之金。爲日本人所未尋得者。命彼等幫助取之。彼等聞言。相視驚愕。言苟無藏金者。則罪將誰歸乎。於是由報信之管庫人領路。予等隨之而進。走過許多房屋。均甚汗穢。如陳舊之棧房。最後至一室。門上有鎖。俄官言此室自日本人交來後始關閉。然仍費多時始將其打開。其中黑暗無光。潮溼極重。不能看見一物。亦幾不能出氣。乃以燭來照。火光既入。蝙蝠羣飛。以致灰塵蛛網紛紛而下。數百年陳積之物。皆被煽動。然人亦無暇顧之。但覺真有數百萬之財寶。埋於此地而已。管庫者毫不遲疑。直向前行。領予等至一高大隔欄。此隔欄乃將此廣廳隔而爲二者。見其內堆積無數之空袋。但不能進去。有一小門。門上有中國之荷包鎖。無鑰匙開之。有一官搖其手。卽有二兵走出。拿斧頭入。擊數下。門已開。管庫者躍入。

如獵犬聞聲而覓者。急急走上大堆空袋之陡坡。高聲估量。記下一處。即將上衣脫下。將口袋拋開。愈拋愈快。以致滿室中灰塵大起。嗆人欲嘔。予等殊不能耐。急出至院中。見室內如煙霧濃罩。恍惚仍見彼等兩手拋擲愈快。予甚希奇。不知彼等如何呼吸也。然數分鐘後。彼等亦不能更耐。急急走出。呼吸新鮮空氣。帶出繩之一端。不但估量甚確。並已尋得往時之迹。蓋必有此。始能知其埋藏之處也。然欲將堆積成山之口袋拋開。已須費多時。拋開之後。又須掘下。取出埋藏之寶。亦須費多時。予等商量之後。乃定議推開一邊之牆。使有亮光。以便可使多人作事。於是立刻發令。此等事唯俄人最爲出色也。彼召守衛之工兵入。以極簡單之言。命其打開一邊之牆。轉瞬之間。卽已成功。當圍困緊急之時。予曾見以短少之時間。作繁重之事。甚爲敏捷者。然不料工兵之作此事。其速乃至於此也。彼等以斧頭鉤子擊落磚石木鐵諸物。如雨而下。霎時卽有大缺口出現。管庫者乃又於灰塵瀰漫中。從事工作。但只靠此數人。決不濟事。乃將外間穿錢之中國小兒。叫入數十人。擺列成行。如救火者。令其幫助爲之。人數既衆。只一分鐘之間。拋出空袋已約一千之多。愈拋愈快。似諸小兒亦變爲瘋狂者。灰塵愈揚愈高。

上沖於天。白日爲之昏暗。忽聞管庫者發一呼聲。蓋彼等此時已至下面。欲得火光以照之。流汗之少數兵隊。及數十汗穢之小兒。皆歇手注目。看有何事出現。予等耐煩等候。俟灰塵漸漸消散。落於人衣履面目之上。乃見內面一人刮一火柴。點燭遞入一大洞內。此大洞乃在堆積口袋正中之下者。其洞有若干深。予不能見。但知有三人下去。毫不見其影耳。彼等下去多時。未有動靜。予等在外久候。均有焦急之狀。或此事實有差誤。予思及此。頗爲後悔。其後見一人喊叫而上。一見予等。卽連呢帶罵。其肩上負一大塊銀錠。走至予等站立之處。擲於地上。作一巨響。言其中所剩者。只此而已。必有他人先已來過。連說此二語不已。驚動許多人。費許多力。所得者。只此一錠大銀。餘無所有。人人聞之。頓失笑容。予從未見過。人人容貌。忽然改變。如此次者。以予觀之。此乃命運也。予等心中不安。急至阿惹君處告之。阿惹君聞而大怒曰。這不能設。必有錯誤。人說金銀在那里。必在那里。言時以足踢地下之大元寶。操法語連問曰。金在那里。金在那里。予知彼此句之法語。乃專爲此事而學者。其語調如一小兒。聞之頗覺可憐。彼以爲受予等之欺。此事已成一笑話。予不知所爲。人人皆如阿惹君之態度。以爲被人欺。

竊觀其神色似極大之財寶。自其手中失落者。羣圍繞於予旁。言此事傳出。殊失體面。報假信之人。須懲治之。彼等如此激動。使予不得不親入洞中。觀其究爲何狀。空袋之下。爲活動之地板。已有數塊。爲中國人搬開。其下有一短梯。內乃一大地室。灰塵堆積。汗穢不堪。空氣既濁。潮溼又重。令人呼吸爲艱。執一燭而入。光力既微。又搖擺不定。周圍諦視。見其中盡係箱子。但各箱均已破裂。乃曾被入擊者。蓋彼靈巧之小日本人。業已先來。將窖金盡數取出。所餘者唯一錠之大銀。大約因其太重。不便於攜耳。管庫者又言窖金既已取出。尙有真金之法碼。乃數百年之物。自明代用之。以至於今。當爲彼日本人所不能知。應尙存在。予問此法碼置於何處。予等雖不得窖金。而得此法碼。亦聊勝於無。嗟乎。彼日本人真正刻薄。乃並此一點而不留也。管庫者引予由一石板所做之小門。走入一更小之室。又驚訝呈失望之狀。但指一劫掠已畢之箱。此大箱內套小箱。法碼本置此小箱之中。其大小與箱相等。今亦不翼而飛矣。此事予前亦聞之。謂戶部中最大之法碼。乃真金所鑄。其重量與一成人相等。予頗思觀之。不料又爲彼小日本人所給也。在此留連。亦無益處。予等乃滯數隻破箱出來。以爲解說。並作記念。但

見予之朋友。正圍繞數兵。不知作何事。近前觀之。乃知此數兵偶然打開幾片石頭。見其下有一深洞。衆人見之。又起希冀之心。或者更有密窖。爲彼日人所未尋得者。故正掃除阻礙之物。以便察視洞中之所有。其後各物已除。予等延頸以望。見其中果然有物。不覺心中躍躍跳動。既而其物現出。乃一汗穢之人臉也。彼卽中國報告人之一。且呼且走出。予等猛然見之。雖失敗之餘。亦不覺爲之大笑。工兵聞之。亦爲鬨然。以致數百之中國小兒。亦隨聲而笑。予等今爲彼小日本人所愚弄。彼等不但尋得窖金。並知此秘密之門戶。已毫不費力。將窖中之物。盡數取去。乃打掃此地。極爲乾淨。而留此一大錠之銀。以爲後來者之贈物。此真一滑稽之事。予等均爲其所賣矣。人人均懷極大之希望而來。今均垂頭喪氣。不發一言。彼老統領初欲靠予等之報告。以發大財者。今則怒詈予等。謂視彼爲一愚人而播弄之。予則心中默想彼之電報。並初見予等時之態度。雖對予怒詈。予亦不理。但予心中已定一小小之算計矣。予等既已作此一大笑話。乃皆匆匆而走。前予等來。衆兵出迎於門。皆向其老統領問安。齊聲而唱。阿惹君亦笑頷之。並回問衆兒郎亦佳。今出門時。衆兵仍排立於旁。然阿惹君略不顧視。徑直走。

出人苟冷眼觀此頃刻之變態。亦殊有味。然衆人均不之覺。蓋彼等心中皆甚懊惱也。予等一身自首至足。滿積塵垢。即使真有金銀到手。此狀亦殊難看。予之朋友早間何等親密。今則冷淡如冰矣。彼等未得一文。何不自誇其品行乎。此事傳播。以致人人皆知。予等歸途。曾遇多人。皆詢問予之好運。予之同伴聞之。愈爲忿忿。其後將分手時。予不能再忍。乃拍馬向前。對於阿惹君最親信之一人。請其不可忘記。提醒阿惹君一事。其事爲何。卽數日前阿惹君親口所言。必須電告旅順之阿那克斯色夫君也。此卽予最後之一言也。

第五十三章 一千九百年九月

予騎馬遊行城中各處。並出至城外。審察其情形。城中有數處甚爲安靜。卽夜間亦然。雖婦女亦有走出者。有數處則僅外面安靜。其餘則擾亂之狀。仍未止息。有人言城中居民已逃走一半。或謂尙不止此。已逃走四分之三。雖今日視爲安靜之地。仍不可恃。時爲強徒及軍隊所擾。云云。但予不信。逃者真有如此之多。予知有許多。人仍藏於較安之地。一屋中或藏至數十人。皆暫時躲避。以俟太平之至。予有時思及中國數千年

易代時之變亂。其間無數圍城。其慘狀必有較今日之所處更甚。爲史文所不詳者。僅五十年前。太平天國之亂。使南方十餘省之百姓。流離轉徙。劫掠殺戮。悉如今日之北京。此等事必深入人民之腦中。而永不能忘也。當予騎馬遊行時。見軍隊之輜重往天津者。其車上滿堆箱籠。皆搶劫之物也。予思劫掠如此之多。北京精華。想已盡淨。所餘者。不過皮與骨而已。今四方之路已通。乘機之人。皆來北京。以廉價收得其所欲購之物。軍隊均變爲商家。專從事於交易估價轉運裝貨諸事。人人所急欲知者。則收古盜是否可發大財。黑龍江出產之貂皮長袍。是否在倫敦市場可得數百金鎊。最關心者。均此等事耳。軍隊之拍賣場。到處皆是。若綢緞。若皮貨。若其他各物。無所不備。但最佳最珍之物。則未曾拍賣。絕迹不見。有一通行之話。卽欲見珍貴之物。須往尋統領是也。各物雖日日拍賣。毫不見少。蓋時有新得之貨。以一二長官帶領從人爲之。此新得之貨。自然亦呼爲無主之財也。此乃極好之名詞。有此則雖已有命令嚴禁搶掠。而仍可以公然爲之。此事已深入人人之血中。不能逃免。凡所到之地。無論遠近。皆可見之。數日之前。予騎馬至皇城內。欲登有名之煤山。由山下行至山頂。屢聞劫掠未曾滿慾。

之怨聲。有法國兵一隊。由歐洲開來。到京已遲。未及預於援軍之列。派在此處駐守。當予上山時。有法兵隨予而上。想彼或受有命令。勿使予剝落亭中之金飾。予殊不明。今日何以受人之監視也。由曲折之山路而登。經過一小亭。略坐。遂登其頂。眼界忽拓。可見全宮之形勢。三海中一片紅荷。風景絕佳。其外則北京全景在目。周圍雉堞。鱗鱗屋瓦。更遠則一片綠浪。乃未割之禾稻。鄉農恐洋兵滋擾。均已遠逃。遂聽此終歲動動將次取割之稻。腐爛於地中矣。其西巍然插於天半。鬱鬱蒼翠者。則西山是也。予正曠然神怡之時。忽聞隨從之法兵。高聲而呼。彼等乃故意呼叫。使予注意者。予不理之。彼計無所施。有一兵較其同伴爲有膽量。走至予前。向予施禮。言彼有物出售。問予要否。其物尙未擊出。先罵由安南東京而來之法兵。言彼等先至北京。所獲極多。予等來遲。僅得此區區。殊爲不平云云。言畢。乃從其身畔取出一紙。予見之不覺大笑。蓋彼等每人均有一單。載明某物價若干。極爲清晰。此真由法國而來之好商家也。然彼等所有者。僅時計戒指。鼻煙壺。首飾及粗劣之寶石等件。圍繞予身。極力稱贊其貨之美。必欲予購。如歐洲之小販然。又言價極便宜。彼等但欲速售。不索高價。聞新有一命令。要搜索

各人所掠之物。以充公用。故急欲出脫之。又言北京黑暗之情形。已傳至歐洲。各統領皆爲之驚駭。此言乃第一次聞之也。幸予身畔尚有金錢數枚。只一啟齒。已盡買得各物。予本不願購之。但鑒於他人之經歷。苟獨身遇此等事。如不買之。則汝袋中之物。將盡爲人搜去。毫無客氣也。德使館中有一人。卽曾被劫。予思及此。故不得已而購之。購後卽下山。心思此等事。不知何時始止。治安果何時而始恢復也。走過有名之石橋。兩面均爲紅荷。一望無際。此石橋之建築。極爲精美。行於此中。真覺飄飄欲仙。予留連不忍舍去。並見瀛臺。人謂此地乃戊戌以後。皇帝被囚之處。英法之兵。均駐紮於此。分其榮光。其哨率相距不過十尺。或十五尺。互相嫉視。狀似仇敵。皆謹守其所得之疆宇。勿爲他人所得。英兵隊駐守門際。法兵所以站立如此之近者。其爲監守之意乎。予一路觀看。走入一寂靜之處。有人向予問話。亦爲兜攬買賣者。但彼等不似先前所遇之笨拙。開首不提買賣之事。先查問予爲何人。然後言彼等所有之物。非同平常。均極珍貴者。可值同量之金。又一人則忽然將其物一現。以誘予。大類巴黎之賣淫畫者。自其衣中取出一小木盒。將蓋揭開。其中乃路易十五世時之金帶扣。精美無倫。嵌以金鋼鑽。

及紅寶石。描畫極工。予稍明歷史。知此物之來歷。蓋舊瑞第派教士初來北京時。所送禮物之一種也。此乃一無價之寶。予一見自然愛之。此等寶物。有國際歷史之關係。非同尋常之物也。誰能見之而不取乎。予又隨往英國營中。有多人來。既不行禮。亦不問話。各人皆將其所有者取出。英國人真長於交易者。毫無一句閒辭。予觀看之時。忽思及苟某某見此等珍寶。當如何煩惱耶。各物無一件不精。予一見即知其所從得之處。均爲一二百年以前之物。有極佳之寶石。鼻煙壺等。其中雖無蒙道本將軍持獻。尤幾尼后之黑珠。而各種珍寶。亦必有爲公爵夫人所愛玩不已者。予不覺亦變成一商人。與彼等約定。晚間盡攜其所有。至予寓中。將以金錢或金條易之。各如其物之重量。而付以金之重量。一言而定。極其捷速。至晚間彼等果來。並有前所未見之人。亦隨之而來。人數極多。院中至爲之滿。但皆靜寂無喧譁之聲。彼等均甚爽利。言彼等只願發小財。但要交易痛快而已。予之前面。置一天秤。旁置金幣金條。一一秤之。歷兩鐘始畢。彼等搖擺其身。似極鬆快。如在煩熱流汗之際。而得洗浴者。其中傳話之一人。皮膚甚黑。而說話極快。交易既畢。皆對予表謝忱。予出酒飲之。此人歡然述其得物之原委。其演

說時神情如做戲。予特記之。以誌不忘。彼低聲而言。謂每當日入之後。卽爲彼等之世界。法兵常監視之。然彼等監視法兵更密。外間情形。業已寬鬆。故夜間不須防守。得以爲所欲爲。一至天明。則彼等之事卽畢。其入宮之法。乃於換班之時。將衣服脫下。由洞中匍匐而進。如一蛇然。亦不帶火。彼講至此處。不覺自笑。略帶破裂之聲。又接言謂依此方法。瀛臺中之物。不久卽已取盡。今已不能再於此間得一物矣。距離法人不過十五步遠。有時法人亦動疑。欲來察看。但彼等下級軍官已先預備。見法人來。卽以鎗尖止之。有兩次法軍官行至瀛臺門口。欲監視一夜。時彼等已偷入其中。法人甚爲疑心。但彼等皆魯莽斥之去。現在珍物已盡。彼等又搬取大件之物。於瓷瓶。瓷缸。雕刻之物等類。或以大衣包之。或藏於袋中。運至他處。又言全宮各處皆有似此之行爲。如花旗人。如俄羅斯人。如他國之人。皆是一樣。每至夜間。卽越牆而入。偷取其中之物。若再過六箇月。則宮中將無一物之留存矣。以上乃彼等所述偷物之法也。彼等去後。予獨坐久之。思此亦一報復之事。予等今皆回復洪荒時之狀況。然有何法禁止之乎。此乃一圍不可理之亂絲。只得聽之耳。

第五十四章 一千九百年九月

近來歐洲電報雖已通達無阻。然無一新聞足記者。人人仍不知前途之事如何。兩宮西走。已通國皆知。予等之援軍。本挾有最大之目的而來。今則僅變爲販賣之商人矣。北京珍貴之物。已漸運走。衆人至此。始覺予等何以變至如此之荒謬。援軍之來。固爲解使館之圍。然此外應尙有他事也。若今日爲之。則已太遲矣。有人言轉運之事。一定。卽將派兵往各處。懲治匪徒。清理地方。今日得一報告。只離京數里之遠。已有散兵及拳匪藏匿。彼似知雖離洋兵如此之近。亦不患有危險。卽有舉動。亦必先有消息。可以從容逃走也。彼等亦四處放火劫掠。哥薩克及他國之騎兵。聞已開往城外。從事搜擊。並焚毀寺院。以爲藏留匪徒之懲罰。然所爲毫無條理。一二日前。予偶登內城閒眺。見遠遠一縷濃煙。上起於天。約十里或十五里之地。其煙愈拓愈廣。想有一村落已全體被焚。中國之鄉農。至今仍以爲洋兵如出。必至焚戮。今已應其所言矣。此等安分無罪之人。濫施責罰。果何爲乎。今日各事。仍爲麻木不仁之象。無一人能知前途之爲何狀者。亦無人深加注意者。有人言歐洲各國正相辨論。並有分離之會議。其結果或至分

裂。虛僞之聯合。或有一旦竟成仇敵也。當予觀宮門駐守軍隊互相嫉視之狀。卽會推想至此矣。昨日有予素識之數中國人前來視予。及見衆人散去。忽倒地痛哭。甚爲淒慘。彼等均良善之人也。予難受已極。半晌不能開言。彼等哭時仍不失其尊貴之態。但似受極端之冤苦耳。久之始言當此騷亂之時。彼等所有一切失亡。或爲拳匪所取。或爲洋兵所劫。但此等物件尙不在意。所最痛心者。卽其家人之被汗辱是也。彼等眷屬不分老幼。無得免者。此等事皆自其戰慄之唇中含糊道出。觀於彼青白枯瘦之臉。卽知其所言者皆爲眞事。且此事亦決不至扯謊也。中國人苟遇此事。卽自覺不可爲人。故痛苦尤甚。予極力安慰之。然實難覓其辭。不知如何措語也。其後彼等又言此乃天降之災。中國政府鑄此大錯。不啻瘋狂。言畢默然不語者移時。予似眼見各種殘忍之事。但再說亦無益處。彼等旣已如此窮苦。予乃取錢送之。盡其力之所能攜。並告彼等。若無錢財。不妨再來。並請轉告其餘之華友。如處窘境。亦可來予處。予當盡力資助。故今日又有人來。予亦毫不吝惜。以是遂有數家得予之救。最後所來之一人。言其隣居乃一翰林。平日甚爲人所禮敬。今則賣糕爲生。此事亦不足奇。在今日固甚多矣。

第五十五章 一千九百年九月

衆人近亦知必須整頓。使形勢爲之一變。今日之情形爲何如乎。如各國將領之互相嫉視。如軍隊之肆行搶掠。如各公使因恐有更壞之事發生。尙延遲未行。凡此等事。豈能長久。據中國政府留京代表之通信。並竭力搜索。知在京者。尙有大官數人。小官則更多。其對於列強。皆表感謝之意。經過數次之談判。遂有定立暫時條件之希望。不久並知慶王亦未隨扈西行。在離京十五里之地。太后命其停留。若欲來京。甚爲容易。彼在其處。似已等候數禮拜之久。總理衙門調停和局之文書。自然使此老王爲斷溝之橋。此溝固其政府所自掘者。其瘋狂之舉動。時時掘令更深更闊。故此橋亦殊不易搭也。人人想尙記憶。當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入京。朝廷避往熱河。卽留恭王在京。主持議和之事也。慶王初藏匿。不肯露面。其後有人勸之。昨日始由北門入京。衆人圍觀。希冀其可以改變情勢。然皆失望而返。慶王坐於轎中。形狀衰老。雖有從者。但爲日本兵所圍繞。露刃於外。非一欽差。似一囚犯耳。中國大小官員。均出迎之。此乃洋兵入城後第一次出現者也。皆身穿官服。戰慄來迎。當其未見老王之時。不知其心中如何。

恐懼。及其既見。當亦知並無冒昧之兵。向之而開鎗也。一月以來。彼等皆以粗服自掩。苟有警信。則以婦女當其衝。而已則逃匿。其情形真狼狽不堪也。彼等又時時恐其仇人告於聯軍。指爲拳黨。以致被殺。蒙雪惹佛君教堂之附近。卽有此等之事。彼處教民死者甚衆。有家屬盡失者。及洋兵入京。遂盡力以圖報復。引導洋兵。窮事搜索。凡稍帶疑似者。皆被指出。致罹橫禍。當慶王入京之時。此等搜索報復之事。仍接續未已也。予知中國官員。其心中必皆思及此事。觀彼等往北門時。皆有恐懼之色。可以見之。予見一車。滿插旗幟。各國之旗均有。藉以保護其身。予止之。問慶王何時可到。將住於何處。車中之人。一聞予言。探出半身。面色青白。全體戰慄。似魂魄業已喪失者。不能回答一語。予命其不必害怕。予不傷害汝。此言說至數次。彼仍瞠目不知所對。且予每說一次。則其戰慄亦愈甚。彼驚懼之極。已失其知覺矣。雖極力慰解。亦無用處。此時其從騎已下馬。謂予曰。洋大人。饒他罷。不是他的錯。他嚇糊塗了。此人臉上雖亦微帶白色。而較車中之官。則遠勝之矣。此次北京之亂。被禍太酷。爲時太久。除平常百姓外。人人皆爲此狀。汝若對之問話。彼注視汝面。其心中則思或有鎗彈隨所問之話而來。故見洋人。

無不恐懼者。無法以解釋之。慶王已平安入城。撥一所大屋與之居住。有日本兵守之。或暫時條件。可以漸漸議定也。

第五十六章 一千九百年九月二十號

慶王來京。已住多日。但仍未作一事。有人言列強中之一半。皆不願接待之。欲候事勢大定後再議。俄人更爲頑強。言日本挾此滿洲老王於肘腋之下。且滿蒙各處。當拳匪勢張時。教士教民被屠戮者不少。俄國必派兵前往報復。俟仇恨已報。始有接待。故流血之事。方興未艾。和平之期。尙屬遼遠。此人人之所言也。據可靠之消息。兩宮已至山西之太原府。離京約三百英里。太后尙覺其不隱。更欲西行。往陝西之西安。則離京有七百英里之遠矣。中國人言。苟有歐兵往追者。則太后必將更往甘肅之蘭州。其去西安。又有四百英里。或更遠至肅州。則與中亞細亞不遠矣。此等城池。在長城之極西。由蒙古而去。一片沙漠。其地之人。逐水草而居。日在馬背之上。共計有二千英里之遠。歐洲軍隊。永不能追及。卽五年之久。亦不能至也。若果欲行如此之長途。則皆將困踣於路中。故中國朝廷有後退之路。無慮爲歐人所得。可以隨意措置之也。人謂慶王極其

窮苦需用之物皆不完備。遂不得不於聯軍處借款使用。而命長江諸省撥還。此等款項。卽係擄掠於北京者也。有數枝小隊。開往鄉間四五十里。或至六十里。冀遇中國軍隊。予亦隨行一次。蓋北京今已成晦滯之象。無事可做也。人苟久留於此。終日所見。唯有殘毀及擾亂之狀。必至無聊而思歸。故以出遊爲佳。所過之處。山勢蒼莽。長城蜿蜒於其間。氣象雄偉。人未經過。圍困中之悶苦者。不能知予此時胸懷之舒暢也。晨間則有軍隊之號聲。爲啟程之調。在山谷中。空氣清明。其聲悠揚悅耳。至不欲其止息。當天際漸現魚肚之色。臥聞此音。似數月來之困苦。均爲之蘇。憶受圍時。聞中國軍中之笳。其悲壯沈鬱之音。真刺耳而錐心也。予等愈行愈遠。路亦愈高。各鄉村人多逃亡。予等則查其有敵人埋伏否。其後至一山顛之衛所。其外城極厚而大。並有瞭望之樓。此在昔日。乃以阻止匈奴之侵入。守之以待援兵者。固極重要之地也。所行之道路。均向所未習。經歷無數殘毀之城堡。行過古籐交加之關門。此真一奇異之旅行也。有一日予等行路甚多。晚間駐營於小山寨中。此寨遂完全爲予等所據。以防奸宄之至。此夜安靜而過。蓋雖離京五十里之地。仍極不靖。不能不豫防之也。次晨予等乃遊於包鐵皮

之城門。及城樓之間。此處真古舊。雖其下層不久曾有人登過。有形跡可見。而其上層則階級滿佈蛛網。灰塵堆積。似已多年未曾稍動者。樓頂有一室。其門有鎖。予等設法打開。見室內除蛛網灰塵及腐舊之黃紙外。更無他物。或歐洲中古巫人喜居之耳。然予等竟於其中覓得數箱。其內爲黃羊皮紙。書有大字。年代太久。以手觸之。皆隨手而碎。所書或爲蒙古文。或爲滿洲文。必已歷數百年之久。書之下面。爲青盔。鑲以金銀飾。以黑絨掛物。上有小鐵鈕。並有全套之鏈環甲。見之似忽然置身於中古時代者。蓋此等物件。並非滿洲初起時之物。乃蒙古入中國時之物也。此乃其將士之所披戴。而其身則埋於荒郊。已五六百年。或七八百年。或竟至九百年也。其骨早已朽矣。然盔甲置於此處。未經人動。予等乃服之而下。如古代之得勝者。下面有印度兵。見予等如此裝束。大爲驚奇。皆言此盔甲與德利 Dahi (印度中央大城) 城中所遺留之大蒙古帝國戰服正相同也。當蒙古軍征服印度之時。亦服此而過亞細亞之高地。凡北印度之人。無不知之也。故印度兵見之。尤以爲奇。羣相談論。似置身中古之世。復見蒙古鐵騎。自中國長城之北。長驅而下。包北亞細亞。中亞細亞。沿喜馬拉耶山。以至印度之高

原也。此事殊有趣味。乃無意而得之。予等搜尋已畢。遂旋其馬。另取一道回京。至離京約一日之程。得一消息。言南苑地方。仍有拳匪散兵匿處。彼處本爲皇室之獵苑。近百年以來。久未行獵。已荒廢矣。苑甚廣大。予等須往搜索之。聞令之後。卽於夜半起身。以本地人爲嚮導。行數鐘之久。至天明。已抵獵苑之圍牆。稍爲休息。乃自一裂口走入。平原數里。一望皆綠。空闊明敞。殊覺爽人。至午時。見一小丘之前。有低屋數幢。予等將次走近。忽有人自內衝出。喊吶放鎗。有執長矛者。約十五尺長。其尖爲鋼鋒。綴以小旗。或紅絨總。彼等甚爲凶悍。至將予等衝散。墮馬者有數人之多。其後短兵相接。混戰一陣。捕殺甚少。餘皆逃走。至晚。予等乃歸。手攜盜甲長矛。以爲凱旋之品。自鄉間來。見都中仍爲擾亂荒涼之狀。予極恨此行之太暫。甫酬適數日。復返於此煩悶之地也。

第五十七章 一千九百年十月

又踰一月。諸事仍無改變。人言慶王今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如一囚徒。無權開議。李鴻章已來天津。如和局果開。李必爲全權大臣。但此時。李似又在俄人掌握之中也。俄人以兵守之。得入見者甚少。因此英俄二國之間。已在天津起有牴牾。或謂列強之中。有

思乘機而握外交上之樞紐者。京津間毀壞之鐵路。已互相爭奪。皆欲得重修此路之權。且均不肯棄其駐守之地段。困難之事。時有所聞。至於北京。則勢已漸定。情形較前安靜。各事亦漸有進步。信用稍稍恢復。但仍時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爲最橫。天甫黑。彼等卽從事於劫掠。自謂其該撒（德皇稱呼）訓詞中。命彼等如此爲之。彼等不過遵奉命令而已。此等新兵隊之軍官。亦公然爲之。不過其爲之之狀。不同於兵丁耳。彼至古玩鋪中。擇取殘留之物數件。以洋一元置於櫃臺而去。若爲公道之交易也者。日本地段最爲安靜。有條理。鋪店已有開市者。但亦時爲上述之新事而震恐。此乃一改良之劫掠。無法以禁止之。除此等事以外。予不知尙有一事可記載否也。

第五十八章 一千九百年十月

一時尙無和平之望。已屬無疑。聞俄人侵入滿洲。時時加兵。拓其勢力。又有人言法兵亦自安南侵過邊界。但此事真否。則不得而知。京津之間。一旦屯駐外兵六七萬人。情形紛亂已極。不能得一確實消息。電報雖通。亦割裂不全。且時有遺失。郵信袋已至。然新舊雜置。堆積如一小丘。殊難披閱。有四月之信。有五月六月之信。至數百封之多。以

顯外部之勤幹。予頗覺其奇。豈國中之辦公者。所留盡爲愚人耶。予耐煩檢閱一過。亦可略知各國之計畫。及援軍所以遲緩之故。最妨礙者。爲南河之戰。其次則各國欲舉德將瓦德西爲統帥。率領大軍占據北京。執中國之老太后。掃定中國之北方。而瓜分之。然後措置一切。此皆在歐洲所議定者。然此計畫之實行。最要者。卽歐洲各國之間。不可自起糾葛。然此如何能得。於是有極端反對之事發生。皆互相猜疑。互相嫉忌。與使館圍攻以前無異。此亦自然必有之情形也。瓦德西今在天津。已有數禮拜之久。須重立計畫。聯軍占據北京之目的已達。此時有數軍隊欲往南方各省。使行在之朝廷。成爲孤立。會議時時有之。然瓦德西既已將到。故其未來之先。不能決定一事也。歐洲各國初不料太后之出走。兩宮既走。遂使其計畫。頓成瓦解。此真一荒謬之事。歷史中本有先例。今日之事。智者亦能料及。但彼等均已忘之矣。

第五十九章 一千九百年十月

瓦德西已到京矣。其進城時。予曾觀之。彼年紀已老。但觀其所戴之帽。已極怪異。其帽用草編成。如南非地方之所用者。有德旗之紋印。縫於向上捲起之處。此當係柏林裁

縫之意。專爲在東方夏日行軍之用者。然此帽實毫無用處。彼若早來一月。其面必爲陽光所炙焦矣。統帥旣已來京。自當有所作爲。今日所聞之消息。則中國朝廷更將西行。有人報告。言予等苟稍有追擊之狀。則兩宮必愈行愈遠也。以予視之。果真追擊。使中國朝廷奔至邊境。忘卻其本部各地。亦殊可笑。但現在朝廷之出奔。於中國實無損害。自中國人眼光觀之。並不覺其朝廷之播越爲可笑。但以爲國運之屯。唯當致其悲痛之懷。而不當有怨望之意也。彼等覺此事自始至終。均受洋人之害。並非其朝廷之失德。禍患之根。出於洋人。百姓之心均如此也。今日北京全城。雖在外兵掌握之中。而中國之行政。並不因此稍有阻滯。其先衆人皆以爲宮廷及各部院。旣爲外人所據。則全國之政令。必不能行。但今日迥非所料。中國政府仍與前日無異。一面出奔。一面仍降諭旨於全國。每日仍收百官之奏摺。各省督撫並進貢物。兩宮所到之處。地方官皆辦大差。內外官吏出缺。仍奉旨派人補署。與在京時毫無所異。此眞予等始意之所不及也。

第六十章 一千九百年十月

予今已厭棄此事矣。其厭棄之情。非言詞所能宣。有時覺予等留存之人。似曾害過大病者。及病愈之後。又交極壞之運。長關閉於病房之中。凡圍城卽不啻爲一病院。此病院內有各種瘋狂之思想。及瘋狂之舉動。因受非常之激刺。人人皆似另換一人。其表面之性情。雖與往日無異。實則死去更生。與前截然不同。此亦奇異之甚。莫明其故也。蓋汝永不能恢復其原狀。此無可疑者。汝之受毒已深矣。凡曾經戰事者。時時向人表示其戰功。卽曾嘗過鹽質者也。彼固亦同具肉體。而惜生命之人。其於若干之時間。舌上所有者。無他物。只有死亡之鹽質耳。此鹽質固爲其所不願嘗。然受逼迫。不得不嘗之。有時真可悲傷。其勞苦。其希望。均歸於泡影。可怕之鹽質。逼下汝之喉。而返於無何有之鄉矣。其運氣好者。則僅留一苦辣之味。永不能忘耳。此等運氣較好之人。亦有數等。有帶遺傳之劣性。其先本不料己之尙能生存。其後則墮落於禽獸之列者。（此指解圍後之淫掠者而言）亦有不全然墮落。但頽喪惰廢。奄奄任運。以至於墳墓者。然亦有受病甚深。而他人毫不覺者。此奇巧之毒藥。深入人之血中。將經歷多年之久。而無從洗滌。真一可怕之事也。人人經過若干禮拜之圍困。耳聞不止之吵鬧。身任無

息之勞苦。及至圍解。仍不能掃除。擾亂之狀。仍留而不去。唯有力忘之而已。雖有人仍爲半瘋狂之狀。亦無一人能解其故。或加以留意者。新到之人。無論文官武職。與言圍困中之情事。皆有冷淡之態。有人言此乃一大戲劇。無足言者。又有人但願聞彼瑣細之事。無關重要者。英人尤爲嚴重自矜。彼見汝。但問汝當時曾在英使館否。及汝答一。是字。其意卽足。亦不再問矣。美國人走上城牆。述圍困中事。暗含譏刺。言衆人如欲知保全使館出力之人。可以意得之矣。法人德人亦然。卽意大利人亦然。不說話者。唯日本人與俄人耳。予初以此事之真狀。詳細講述於人。並取出予所繪之草圖。其上滿汗泥迹者。口講指畫。以闡明其形勢。然人並不樂聞。予苦口而道。竟無一人能明其實情者。真可憐也。並有人覺予爲油滑之謊語。亦有人漠然聞之。而漠然置之。毫不動心。彼未經過許多禮拜之圍困。不知其苦。未受毒藥。未嘗鹽質。雖聞之而亦不信也。故予亦漸漸閉口不道一字。予今始知歷史之如何作成矣。人苟明白之後。最好是緘默二字。凡佳妙之文章。有名之演說。不過贅辭耳。故予今已厭棄此事矣。其厭棄之情。非口舌所能宣也。予欲逃離此病院。換一境界。或可使予忘記。然究能忘之否乎。

第六十一章 一千九百年十一月

忽忽又換一月。予心中業已決定。棄之而去矣。卽心中未能全忘。而外面必須完畢。靜候一二禮拜。思予此後何作。不料忽有一大爭論之事。所與爭者。爲一德國人。其所言觸予之怒。至於極點。致使予向之挑戰。此人爲一略低之官。乃德軍派來。與予之首領商議外交及軍事者。其事已畢。蓋所決定者極少也。彼對予縱談聯軍此後之應取何策。謂各國之閒。苟能泯其猜忌之情。一聽瓦德西統帥之所爲。則將有懲治之軍隊。出發至數百里之遠。每至一村。卽鎗斃其頭目。以驚餘衆。使凡信拳匪之地。永留一大記念云云。此人口才甚好。侃侃而談。一若有極大之經濟也者。但彼來京。爲日不久。實無所知。予聞其言。不覺深恨。候其辭鋒一畢。乃痛斥之。當時之所言。予今已不能十分記憶。但其語必極爲難堪。爲彼生平所從未受過者。蓋予聞其殘忍之言。實憤怒之極也。見彼之面。初變紅色。繼則變白。終則起立。予乘機與言。如欲決鬪。可以隨彼之意。距離遠近。一任其所定。此時予之首領。忽然插入。唇齒顫動。謂此事不能再鬧。自攬其過。言以後當再求恕。勸解良久。德官乃走。其兩眼閃動不定。並無十分惱怒之狀。彼知若

一鎗不能中予要害。則予第二鎗必喪其命也。此事過後。予乃對於予之首領。直訴衷曲。當時出言甚爲鹵莽。有爲近時社會之所怪詫者。予直言彼太畏葸。不肯做一事。雖其權力可以有爲。而亦不能有一毫之作爲。又言其所報告多非實情。雖一時可以瞞人之耳目。終久必暴露於世界。人人終必知之。此等無肝膽之人。予已厭惡。不能共處。今告辭矣。語畢。卽奮然走出。盡力將門一帶。發一巨響。此卽予最後之言也。歸至住處。見避難之人已歸。此房主隨某大官偷入城中。某大官乃有外兵護送之者也。彼見予作諂媚之狀。謝予之保護。衆滿洲婦女則聚於一處。大爲感動。彼等蓋不願有此改變也。予前所述身量高大之女子。卽在前夜。首先接予之膝者。則未之見。彼房主卑巽承順之狀。愈觸予怒。予之所以怒者。因彼等尙生存之故。彼何以尙未死乎。彼等雖平安而歸。仍懷恐懼。恐予報告於歐洲掌刑之官。指彼等爲拳黨而殺之。衆婦女則極口贊予。歷述予所爲之奇事。但予最爲注意之一人。乃不在此。予漸覺必有緣故。豈又有悲劇出現乎。予往尋之。見彼在一室中。意欲自盡。予大爲驚怖。此乃予之責任。萬不能聽其罹於慘禍。乃極力勸解之。其後亦安置妥帖。不久予遂預備動身矣。預備甚爲捷速。

蓋行裝頗爲輕簡也。於是率領從人告別而去。出內城至前門大街。見街上仍離亂如前。有廢物。有人骨。有破壞之軍器。至外城門口。遇馬隊中之三人。彼等屬於印度軍隊。今聞予之行。而來執別者。亦與予等並轡出城。予見之心中頗覺戀戀。走至城外。見田中禾稻仍未收割。聽其腐爛。蓋農人均已逃去。不敢歸也。予等漸行漸遠。路遇新入京之兵隊。係德國人。驅其擄獲之物於前。予儕中有一人罵曰。可惡之德人。其餘二人亦接罵曰。可惡之德人。予則微笑。彼等告予。言遠行之軍已定。彼等亦須同去。有命令自本國來。令彼等決不可與瓦德西相爭。必須與德人和睦。蓋因方有事於南非洲之故也。但美國人不去。俄人日本人亦不願去。此爲一新發生之事。彼等長談不已。予聞之。如在夢中。予雖已出京。心中仍不乾淨。予豪爽之友。乃極力用言安慰。以解予憂。使予忘記諸事。彼等所知之事。較他人爲多也。彼等乃自印度而來者。與予甚爲相得。行至分歧之處。乃止。立執予之手。爲告別之語。回顧來處。遠見北京城堞隱隱。似亦向予辭別者。紅日已沈於西山之後。空氣中頗有凜冽之意。蓋冬季已至矣。可憎之塵土。亦不能跋扈如前矣。予催馬速行。天尙未黑。已至水次。予之記載。遂至此而畢。

(終)

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A.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B.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C.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
- D. 滿期之書欲續借者須持書至本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即須交還

民國六年八月印刷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清外史 庚子使館被圍記) 全一冊
叢刊之一

定價銀三角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印刷所	印刷者	發行者	譯述者	原著者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陳冷 陳詒	英國 樸威爾 姆威爾

(一七〇八)

